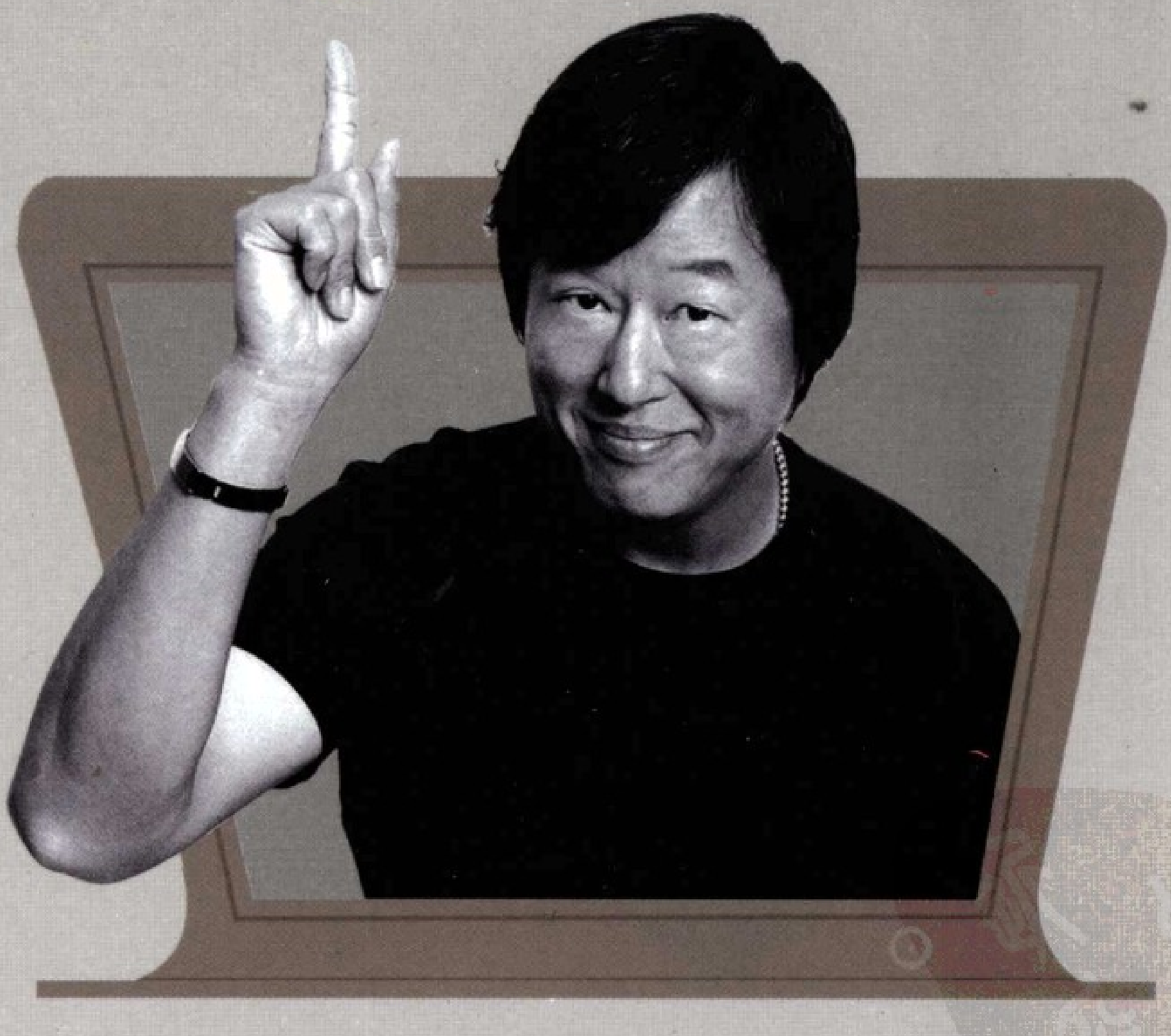
王伟忠◎口述　王蓉◎采访整理

欢迎大家收看

王伟忠的※◎△☆…



我做了30年电视节目，对观众说了无数次“欢迎收看”。
现在的我有一份专业、一个老婆、一场人生，日子还算精彩有趣。
这样的人生也欢迎各位收看，
如果本书可以让你哈哈一笑，通便清肠，那我就很感谢了！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伟忠说“伟忠帮”的明星们

胡瓜——他可以一脸严肃地胡说八道，乍听之下言之有理，仔细一想才发现全是瞎扯……“一皮天下无难事”是他特殊的主持方式。

小S和蔡康永——小S与蔡康永的搭档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组合……两人想法与反应都很独特，但又不会有搭档常见的心结，合作起来很自在，搭在一起有火花。

大小S——小S对任何事都有非常特别的反应，大S的漫画及写作有令人惊艳的味道，对戏的诠释也与众不同。因为很了解她们，让我想把她们放在好的位子上发光。

吴宗宪——他能够做到艺人的最高指导原则：“表里一致，自娱娱人”。他不论在电视上或私底下都一样可爱，在虚荣的娱乐圈中是少见的真性情。

曹启泰——我眼中的启泰不是表演型的艺人，启泰只是‘能说善道’而已。由启泰来接小燕姐丢出来的话，配上他脸部独特的外阔嘴，效果应该不错。

王伟忠的人生智慧和创意门道

- 不管如意或不如意，我都会扪心自问：“我是否身心健康？”
- “不是妖魔不出活”，能在这一行有成就，一定要有些特色。
- 创意难免遇到抄袭，但无所谓，有些“绝活”是旁人学不到的。
- 顺着天赋做事，逆者个性做人。
- 失败也需要智慧，能吞下失败，消化成新养分，才有重新出发的动力。
- 要懂得“跟自己偷情”，找到秘密花园宣泄情绪，才能够保持心灵的自由。
- 要彻底开心之前，得习惯彻底的辛苦。非得把事情做成、做得很漂亮，才能在漂亮的句点里找到快乐……

——以上均摘自本书

英特颂 Interzone

ISBN 978-7-212-03240-1

9 787212 032401 >

ISBN 978-7-212-03240-1

定价：25.00元

欢迎大家收看

王伟忠的※◎△☆…

王伟忠◎口述
王蓉◎采访整理

安徽人民出版社

策　划：杨　雯　　责任编辑：王海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迎大家收看/王蓉，王伟忠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12-03240-1

Ⅰ.欢… Ⅱ.①王… ②王… Ⅲ.王伟忠-自传
Ⅳ.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936号

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欢迎大家收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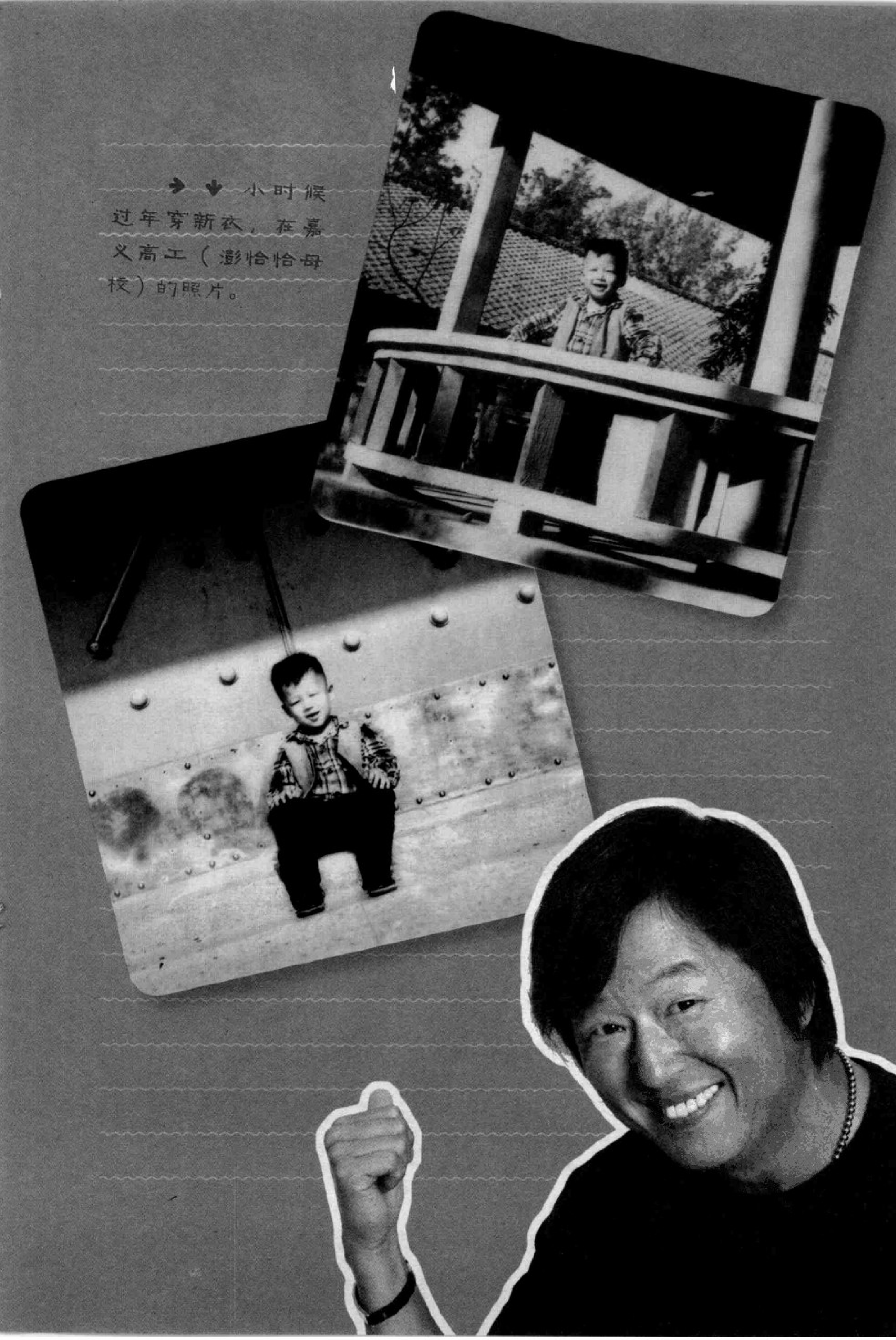
王蓉 王伟忠/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编 辑 室：0551-3533278
经　　销：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640mm×940mm　1/16　印张：13.5　字数：157千
版　　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240-1
定　　价：2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1961年左右，全家去西螺大桥，戴帽者就是日后的“王姓制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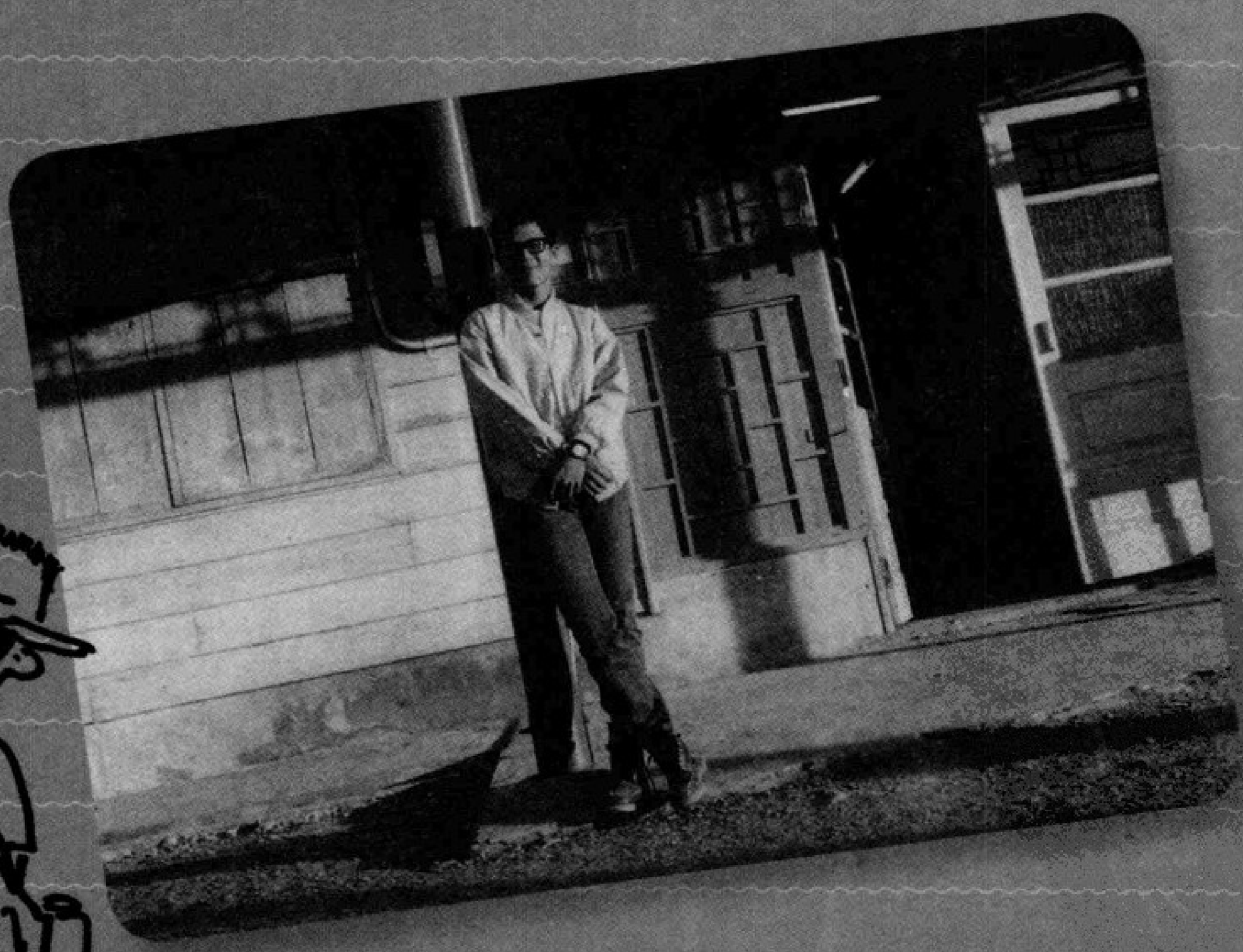
标准的眷村竹篱笆，标准的台湾地区土狗，标准的初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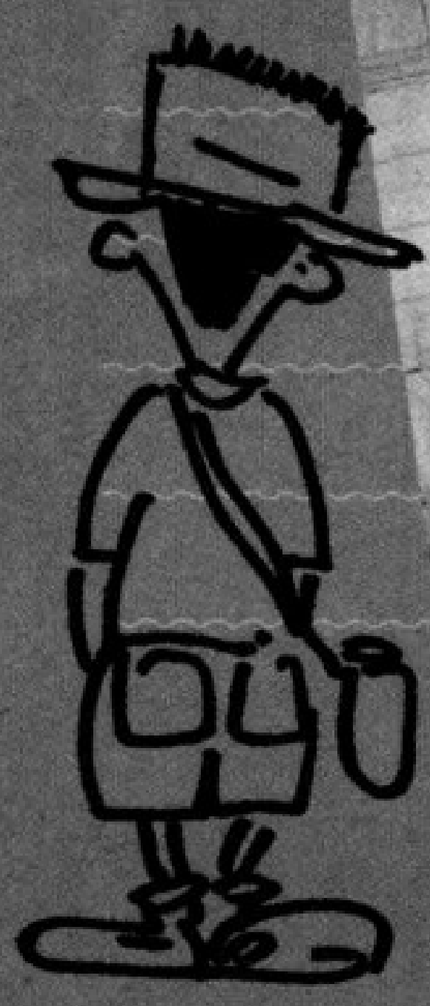


→ ↓ 小时候过年穿新衣，在嘉义高工（澎恰恰母校）的照片。

儿时就爱耍帅，花了很多很多年，才知道自己真的不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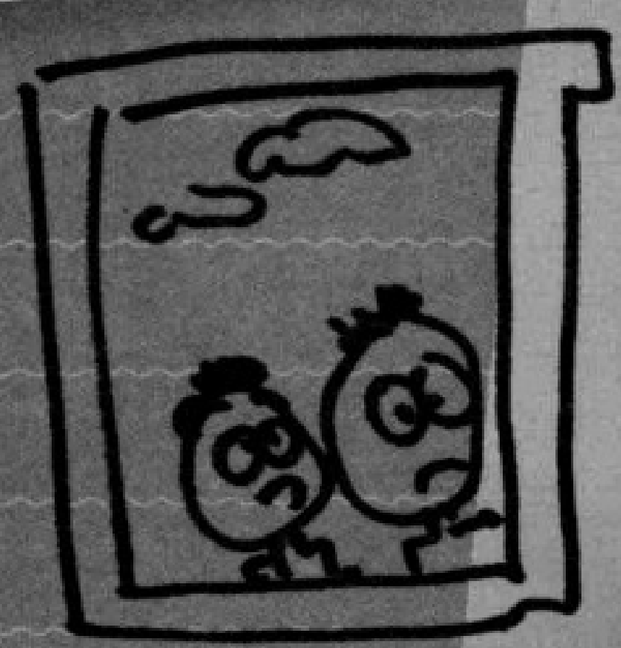
高中在中横大禹岭山庄，老爸花了不少钱让我去这个暑假营。





↑↓ 初中时和我爸爸、两个姐姐、哥哥的合影。天啊！我好想我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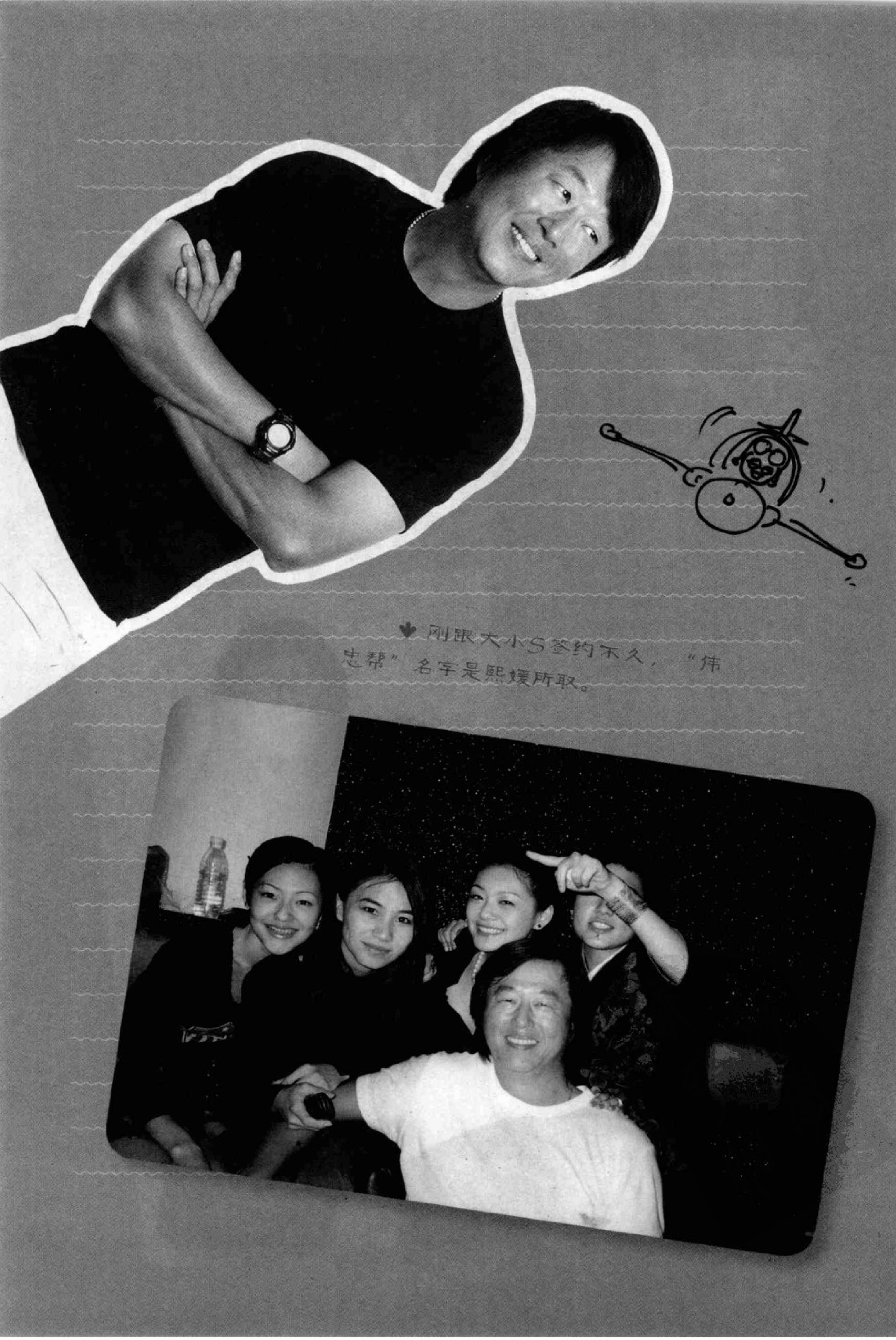
大学时拍照，一定要这样子拍的。那时候腰围66厘米，现在增加了……17.78厘米。



现在想起来，当年"孙小毛"的个性跟我现在二女儿嘉嘉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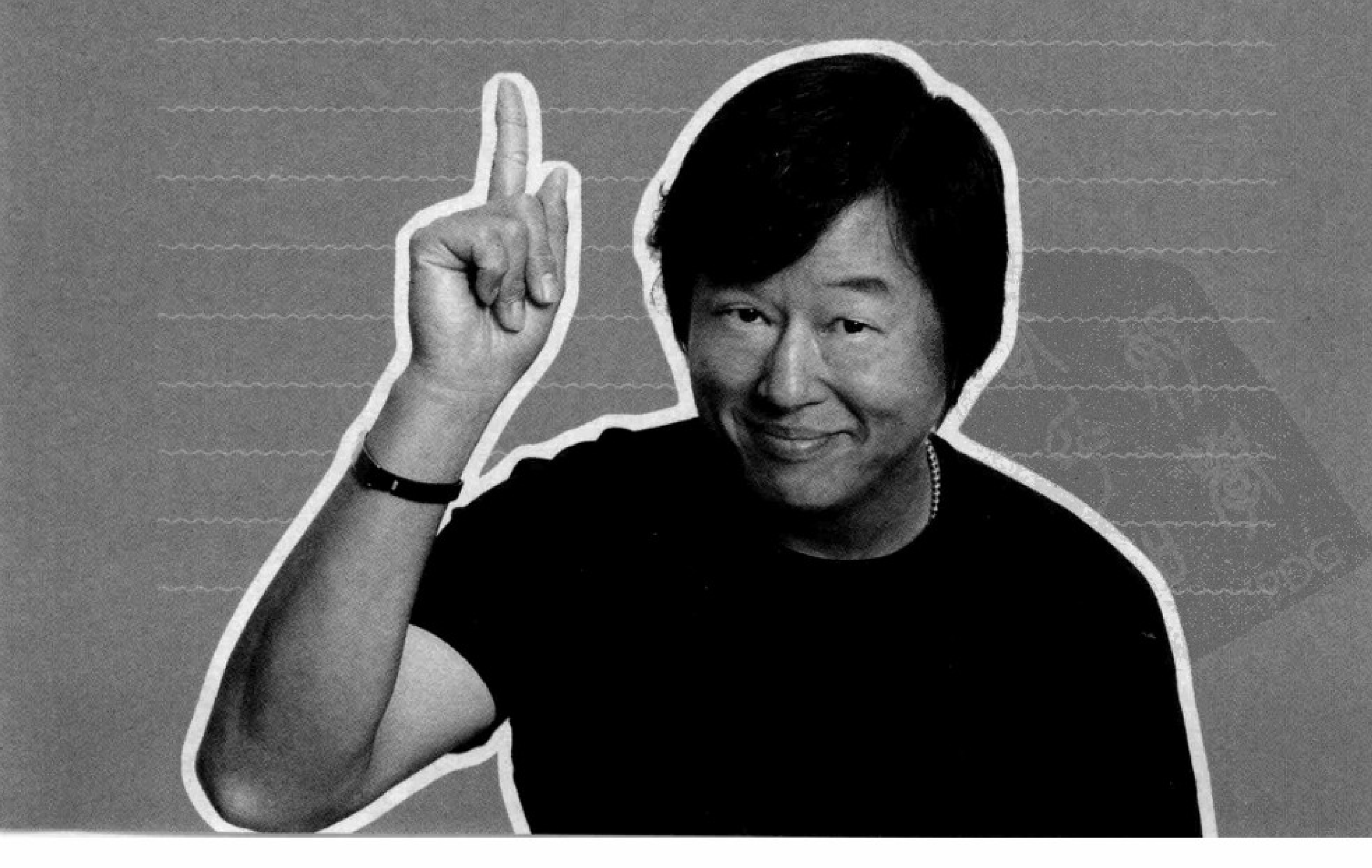
↑2005年，坐在拆掉的眷村石阶上，我跟老妈感触良多。

→28岁做《周末派》和小燕姐合影，那时的我表里一致"臭屁呆了"！



刚跟大小S签约不久，“伟忠帮”名字是熙媛所取。

↑从“年轻”玩到现在，除了大炳，都20多年的交情了。



序

003 谁抓得到那条大鱼——陈浩

家人的话

009 我的爸爸——王羚

011 我的爸爸——王嘉

预告

015 欢迎大家收看

TAKE 1：眷村啊！眷村

023 眷村啊！眷村

031 我的父亲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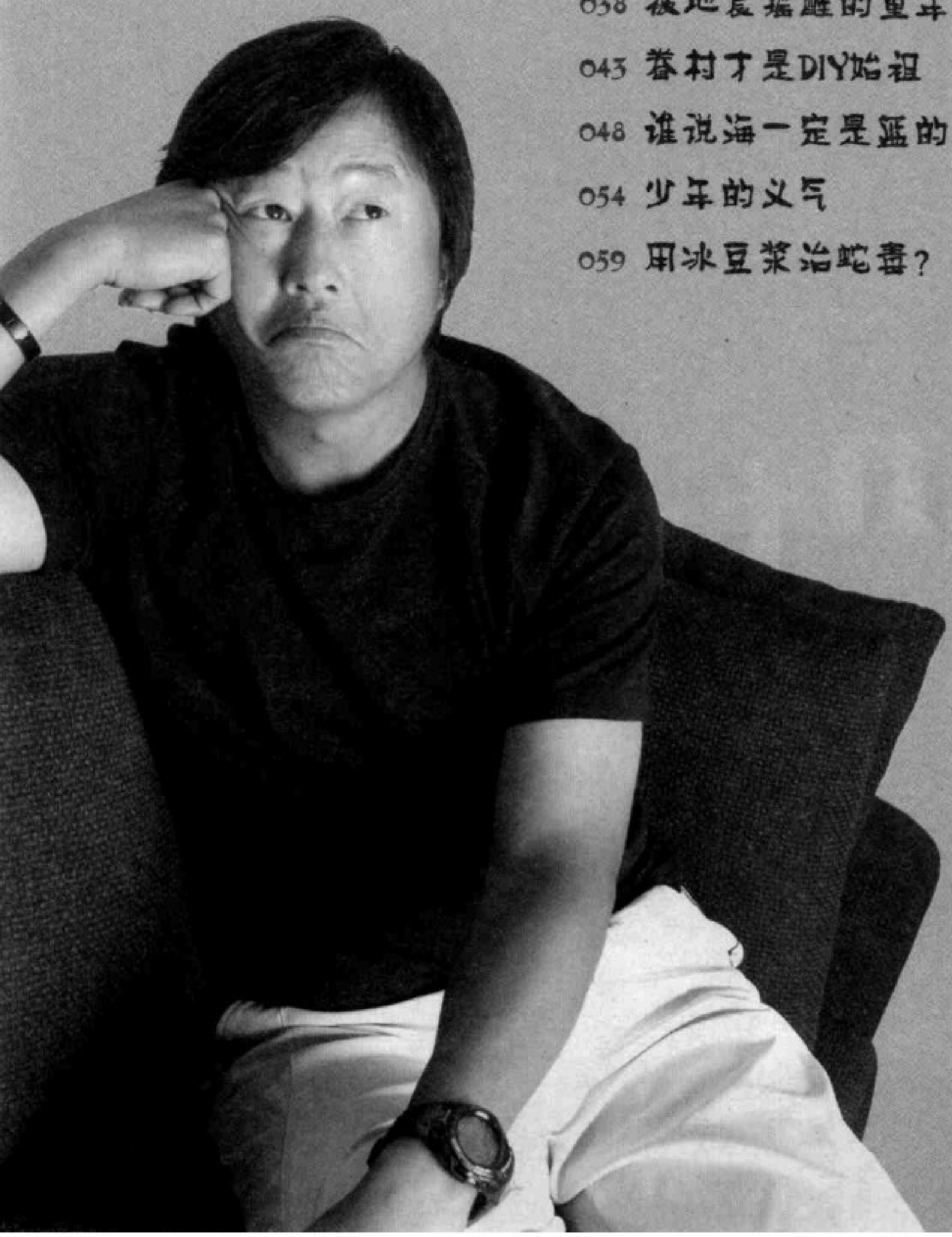
038 被地震摇醒的童年

043 眷村才是DIY始祖

048 谁说海一定是蓝的！

054 少年的义气

059 用冰豆浆治蛇毒？



065 第一次上台北
076 当大家都长大了
082 不良好人好事
087 首度北京行

TAKE 2：打开伟思电视史

097 一定要让万家灯火认识我
103 实习惊魂记
106 长官偷懒就是接班机会
111 电视街大震撼
116 电视圈里，什么人都有
124 一偶一世界、一树一天堂
——我最得意的作品
131 我的眷村精神
137 大哥倪敏然

TAKE 3：创意看门道

149 创意打哪儿来？
155 写作密技
160 30岁的中年危机
167 顺着天赋做事，逆着个性做人
173 失败学
178 结婚比恋爱有意思
184 跟自己偷情
189 快乐来自漂亮的句点

采访后记

195 原来他不只是个好玩的人——王蓉

序

谁抓得到那条大鱼

——陈浩

There are some fish that can't be caught.
It's not that they're bigger or faster than the other fish,
they're just touched by something extra.
A man tells so many stories,
that he becomes the stories.

——Big Fish

★ ★ ★

司机老王在驾驶座上，从无照驾驶到终于考到了驾照，讲了无数个故事，坐在驾驶旁边累积了数百公里里程数的我，没一次睡着，有的段子听了几百遍也没厌倦。他看了电影《Big Fish》（大智若愚），觉得讲得太像他爸爸和他自己，叫我非看不可。电影看了让人很感动，但看完第一个反应是：这小子一路跟我讲的故事是不是都是这么近乎瞎掰的啊？

出版社寄给我他的书稿，里头的情节我大致烂熟。我听过的故事没写进去的，大概还够出个大半本，但我善良地以为，没收进书里，一定不是篇幅不够，而是真假难辨、近乎幻想。但光是书里证据确凿的故事，也足可想象王氏父子自己就是“前所未

见”、“谁也抓不到的”、“说了太多故事自己也成为故事”的那一条大鱼。

说故事是一种天赋，瞎掰是一种本领，幻想自己能飞起来则需要一种打死不退的乐天精神，但是能把自己的快乐想象放进电视这个魔术盒子里，自娱娱人成为一种专业，写进电视史的重要一页，我们恐怕需要知道他的性格里还有没有别的配方。

首度曝光的原虫DNA

认识王伟忠的第一天，不由得就想到了电影《星球大战》里的武士，血液里要有惊人的“原虫”含量，才能修炼成“原力”，但有了“原力”还能保持源源不绝的正面动力，就还得学习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的“黑暗情绪”，终能修成挥舞光剑的大师。

王伟忠终于公布了他的原虫DNA。伟忠家的喜剧性格分外迷人，母亲是生活巨浪中坚韧的舵手，父亲却是乐天善良的开心果。我常以为伟忠的幽默戏仿的才华是“爸爸的儿子”，但你若仔细端详，中年过后的伟忠长得越来越像母亲。这个家庭的人生观是“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谁说这不也是底层生活的眷村最普遍的生活态度：“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但你若是读了这本书的前段，终于会了解，为什么这个调皮的王幺儿能得到他翱翔想象的天空。是一种对命运别无多求的豁达和眷村生活中浓浓人情的温暖，让他飞起来。眷村是眷村人的故乡，多么奇怪的叙述，不是家乡却是家乡，多么不正确的时空，却又是多么真实、多么深情的眷恋。你若曾为这个时代的动人真情落过泪，你必也会知晓无所着落仍有余温的一时一地之眷恋何以能有创作的力量。王伟忠在他制造的电视笑声里，自问自答。

“大”过真实人生的电视人生

电影里人生太远，电视又离得太近；电视是“一次过”的媒体，我们的人生也是，对电视里的内容甚至不会记得太久。现代人的生活里少不了电视，但我们的人生里却不会有电视的位置。只有两种人例外，第一种人我称之为“第一代的电视观众”，尤其是在孩童时代，经验过电锅、电冰箱、洗衣机的生活革命，电视突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还改变了我们看到的生活和看待生活的方法。有人还因此想要钻进那一个显像管里面，甚至把他的人生也投进去。王伟忠背着眷村人生的包袱到了台北，竟成为第二种人：“吃电视饭的人”，简称“电视人”。

王伟忠的电视人生，常让我有某种错觉，“大”过他的真实人生；另一方面，他制作的电视节目，一个大大的人生自我又无所不在。读过《水浒传》的人，最好也看过电视剧版，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剧中人物选角，完全呈现108条好汉头角峥嵘的造型想象，从李逵、宋江、浪子燕青到浪里白条，没有一个人物是你今天在台北东区街上习见的平板时尚男女。套句王伟忠老爱说的行话，“不是妖魔不出活儿”。而这王伟忠，也是妖魔。

我早上才在球场上看他为了一个打坏的球，气得把球杆丢得“满山坪”，球童却都爱看他生气，像看一场秀一样乐呵呵地去捡回来；下午进了摄影棚，看一位女演员NG了6次，始终入不了戏，又气得脱下了鞋子扔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那女丑接住了鞋，放下鞋，开录，文不加点，喜感十足，一次OK。

现在新一代的电视人，已经绝少有王伟忠这样如工匠学徒出身的完整经历。他熟透了所有的电视魔术，他的喜感创意，不择时不择地而出，“淹了”的“打沉”的创意经常比“红”了的节

目更好笑。对于电视制作的生活现实感，他别有体会，常说“电视不能高人两等，只能高人一等”。你若对他的即兴点子没反应，他就再出一个；观众笑声不热，必须转身再来；还没反应，他就开始骂人。他必须骂人，“干我们这一行，情绪要对”，“你不能让我憋着”。他在笑骂之间收发自如的本事，无人能及。在书里，他大谈创意学，就这一点没讲。

岛屿喧嚣，人心蹉跎，台湾地区电视媒体热闹蓬勃，但今年忘却去年，这一个十年不知上一个十年，时空上之断裂破碎，经营之无接续无关联，电视之“无史”，亦是怪奇；一如伟忠笔下镜头下的眷村，百万人之迁徙又迁徙，多少成长的记忆情感的紧系，眷村亦是“无史”。王伟忠以一村一家一人之记忆书写自己的成长，时代的漂移，家国的深情，专业的体会，为他的眷村家园、他的电视人生留下记录，笑中有泪，既是他的私人历史，也是我们共同走过的时代痕迹，我珍而读之，珍而视之。

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台湾地区资深媒体人）

家人
的话

我的爸爸

王玲

我的爸爸雖然外表嚴肅，但事實上在那黑色的西裝裡，藏著一個帶給人們歡樂的太陽！

我爸爸從一個出生於嘉義「建國二村」這個村裡的小毛頭到來台北工作，一直到現在人人稱讚的「創意點子王」，這一路以來我爸爸到底是怎麼發光發熱，如何帶給人們快樂和歡笑呢？

有人說我爸很兇狠，罵人不眨眼，有人說我爸很有趣，像馬戲團裡的小丑，又有人說我爸是個不斷努力的人，也許我爸什麼都是；也許什麼也不是，難道他是個雙面人？

可不是哩！直正的王偉忠只有一個，歡迎大家收看這本書告訴你所有有關我爸的雞毛小事，如果想知道的話，再往後翻幾頁吧。

蔡皮

我的爸爸

——王羚

我的爸爸虽然外表严肃，但事实上在那黑色的西装里，藏着一个带给人们欢乐的太阳。我爸爸从一个出生于嘉义“建国二村”这个眷村里的小毛头到来台北工作，一直到现在人人称赞的“创意点子王”，这一路以来，我爸爸到底是怎么发光发热，如何带给人们快乐和欢笑呢？有人说我爸很凶狠，骂人不眨眼；有人说我爸很有趣，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又有人说我爸是个不断努力的人。也许我爸什么都是，也许什么也不是，难道他是个双面人？哈！才不是哩！真正的王伟忠只有一个，《欢迎大家收看》这本书告诉你所有关于我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想知道的话，再往后翻几页吧！

（本文作者为王伟忠大女儿）

学芸会の役

学芸会の役割決めの日。教室の黒板に、一覧表が貼られていた。

一番目、主人公。

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二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三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四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五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六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七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八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一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二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三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四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五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六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七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八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九十九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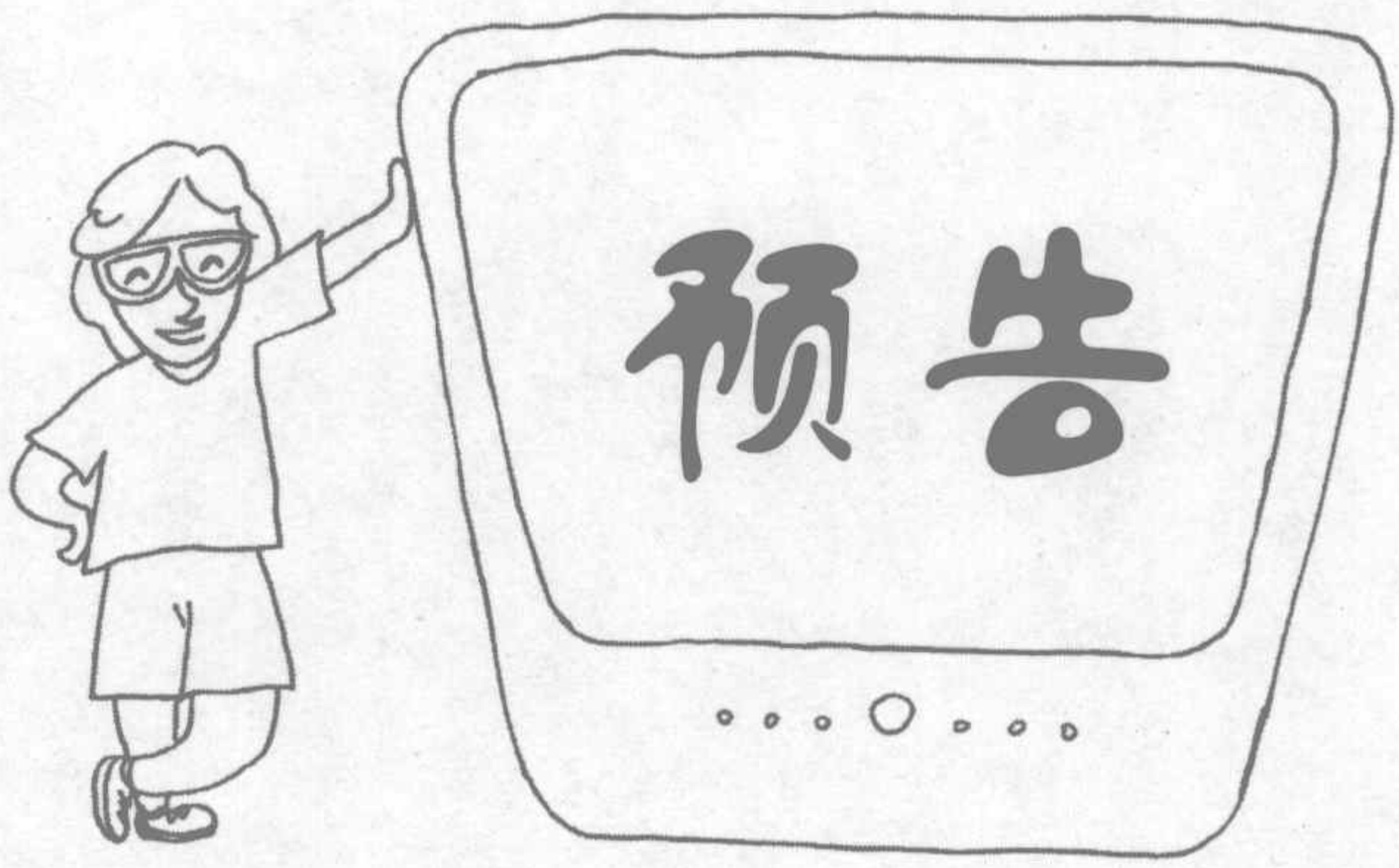
百番目、ヒロインの相手役。

我的爸爸

——王嘉

我的爸爸很高，但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一搞起笑来整个人都变得很好看！ 我的爸爸跑步很快，像豹一样快。我爸爸常常会说小时候他在嘉义老家的故事，有好笑的、有感动的、有被骂的，也有好奇的。爸爸也常常说历史，还听爸爸说要爱惜生命等等的事情。 我爸爸是我家的开心果，当有人难过时他都会搞笑。当有人考试考不好，他都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再考好，因为他高中时，数学考过零分。我都会说我考不好的又不是数学。爸爸会说：“我其他科目也有考过4分。”我才会说：“爸爸，谢谢您。” 我觉得能有这么好的爸爸真是我的福气，爸爸工作很忙，但他常常会在10点以前回来看我们，我真的很爱我的爸爸。

（本文作者为王伟忠小女儿）


预告

欢迎大家收看

我做了30年电视节目，
对观众说了无数次“欢迎收看”。
现在的我有一份专业、一个老婆、一场人生，
日子还算精彩有趣。
这样的人生也欢迎各位收看，
如果本书可以让你哈哈一笑、通便清肠，
那我就很感谢了！

★ ★ ★

50岁，我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看着过去的日子，很高兴过程都很精彩，让我能深入浅出地讲些故事给人听。过程当中有得有失，有趣的是，以前的“得”，可能是“失”，而以为“大失特失”，结果却可能是“得”。

不管好的坏的，都很好，对我来说是“酸甜苦辣都尝尽，却道人间一富翁”，任何经历能讲出来，还带出点道理，就是“得”。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人生就像一场从台北市政府大楼前出发的马拉松，每十年是一段路程。一开始，刚毕业时马拉松才起跑，大家都很从容，没流汗，不累，衣服整整齐齐，缝在上面的号码牌都还在，跑在前面的人也没领先多少，落在最后的人还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等到仁爱路口，头尾开始有了点差距，然后到了金山南路口，差距愈拉愈大。

接着，来到了凯达格兰大道折返点，人生已经40岁，慢慢有人跑着跑着，香汗淋漓，解衣卸甲。有人走到一半决定放弃，朝同伴挥挥手走了。有人开车跑了。有人决定休息一下，也有人坚持着原本的步伐。

有人跑得身心愉快，有人跑得身心俱疲。

有人跑掉了鞋子，有人跑掉了头发。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接着来到50岁，已经是行程的2/3，先行者跑得快，还可以看到动作较慢的人流露的羡慕眼光。但远眺前程，终点还在同样的地方，说远不远，但又不想那么快到达。

有人开始放慢速度，原本一心一意盯着目标跑，现在视线移到路边的风景——原来这里有间家具店，对面有间古董店，也许下个周日可以来逛逛，还惊讶地发现另一个街口竟然有家店卖煲汤，以前忙忙碌碌来回穿梭几百次了，竟然从没注意到。

当然还是有人脚步稳健地前进，也有人猛力加速，想要抢先。但这个阶段领先不一定好，楼上可能有个人刚好打开窗，一不小心推翻窗台上的花盆，跑得快的人闪躲不及，头砸了个大洞，想抬头骂骂楼上的冒失鬼，结果这个人比你还要凶。

一时之间找不到镜子，不知道伤口多深，只好先用手抹了抹伤口，看看有没流血，还好，大概只起了个包，但心情受到惊吓，脚步错乱，跑起来有点歪歪斜斜的。无论如何，还是继续跑吧！

跑着跑着，环顾四周的朋友，心中忍不住一惊，不知不觉竟然混入长青组，跟着一群中老年人跑步。转念一想，啊！原来我也50岁了。

身心健康最重要

50岁的我不在乎穿衣要西装配领带，不在乎在社会上能不能受人尊敬，心境又回到了20岁打篮球的年纪，怎么舒服怎么穿，一条牛仔裤、一双破球鞋，在哪个场合都觉得合适。只是神韵已非当年，不需要耍帅耍猛，吸引女孩子注意，现在的我只想过得自在。

以前想要每个男人都尊敬我，现在不必。

以前想要每个女人都喜爱我，现在不太需要如此。

30年慢慢造成今天的变化，不能说成败，但我觉得，一路上还蛮丰富的。

对现在的我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让自己身心健康。不管如意或不如意，我都会扪心自问："我是否身心健康？"

如果"是"，就算投资损失了点钱，就算遇到什么挫折，都还值得庆贺。

如果"不是"，那可要赶紧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身与心有关，心灵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且每个人都有机会自己验证。

烦、躁、怨是很恼人的情绪。当心情不好，身体的环节就像卡了一堆油污，运转不顺，很容易生病。

一感觉到体内躁动不安，似乎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滋生时，就得赶紧运动，让汗水把体内的不安排除。运动还会产生脑啡，让人保持正面思考的乐观能力。千万不要坐困愁城。花时间发愁，不如花时间流汗。保持健康的身心，就有机会等到转机出现。

我有过一个老板，待过两家公司，做了30年电视节目，对观众说了无数次“欢迎收看”。

现在的我有一份专业、一个老婆、一场人生，日子还算精彩有趣。这样的人生也欢迎各位收看，如果本书可以让你哈哈一笑、通便清肠，那我就很感谢了！

Take 1

眷村啊！眷村

诸如此类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
而每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
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
若能再度回到狭窄的老家里，
我可以说出每个角落的故事。

眷村啊！眷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
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
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 ★ ★

这些年来，一直想拍部纪录片谈谈眷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走访各地眷村

真正着手进行拍摄计划也是在最近这两三年的事情，我跟工作人员走访了台湾地区各地较具规模的眷村，意外发现每个眷村的外观看起来几乎都一样，全都很像位于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的我家！

每个小区都有着类似的外形，黑色的屋瓦栉比鳞次，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二楼，狭窄的巷道，还一定会有条特别热闹的十字小巷，巷口有棵大榕树，树荫下随意放几张破了洞的藤椅，树旁还砌

了个水泥石椅，好让各家妈妈杵在这个角落聊天交换“情报”。

这里的人不需要便利商店，因为不远处就有个热闹的小菜市场。每个人都认识卖鱼、卖肉、卖锅碗瓢盆的老板，老板也都认识这些妈妈们，大大小小、吃吃喝喝全都在这里得到满足。这里也不需要大楼管理员，在村子里进进出出、东跑西晃，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聊聊天，随时看到陌生面孔都会主动问一声：“你找谁啊？”

一砖一瓦筑起人生记忆

在不是我的村子里，却看到好熟悉的榕树、小巷，甚至连参差不齐的天际线都乱得几乎一样。为何眷村不分南北，都呈现了这么类似的生活环境呢？边走边问，深入研究后，才发现眷村的兴起与败落，都恰恰反映几十年间社会繁荣进步的足迹，以及老一辈的凋零速度。

眷村就像是个大蜂窝。很多蜜蜂飞进飞出，哺育下一代，在有限的空间里筑出一格格蜂巢，滋养着蜂窝。但随着花期结束，年轻的女王蜂移到别的花丛，组织了新的蜂窝，老的蜂窝渐渐干枯，蜜愈少，蜂离开的愈多。于是有天“砰”的一声，整个蜂窝落到地上，结束了数十载热闹丰硕的岁月。

可能眷村外的人不太懂“眷村”的涵义，觉得这些人干吗守着老房子不走，房子又破又旧，快点翻盖新大楼，不就家家都可以买进卖出，大赚一笔、海捞一票？

但对建立眷村的父母亲这一代，还有在眷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眷村不只是个小区，不是一块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记忆。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我记录下不少人的故事，而村子也用不会言语的一砖一瓦，说出了这五十多年来的故事。

随时准备返回老家

一开始眷村只是个区域，房子都很简陋，只用竹片编成墙，糊上泥块，前胸贴后背地分配给军人及眷属使用，勉强就说是一个家。

房子很小，但前后都有空间，逐渐大家用竹篱笆搭起围墙。《竹篱笆外的春天》这部电影说的就是眷村的生活。

那时人们都认为眷村只是个暂栖之所。像邻居杨妈妈家就是一例，家里没床，全家打地铺。每天晚上铺开褥子，盖着被子睡觉，早上起来，再把棉被跟褥子捆起来，随时准备扛了就走。

多年以后，他们知道老家回不去了，才决定做个床，代表真在这里落户了。

而每个眷村都可以看到的“破洞藤椅”也代表这样的心情，即使知道自己要在此地住一段时间，也没人在家里摆放法式家具，大都选择简单便宜的堪用品，藤椅最简便、便宜，就这样攻占了眷村。

眷村里面除了空勤军官可以住独门独院的日式房子，其他人一开始都住简陋的泥糊竹编的小房子，小孩就在你家跟我家之间的竹篱笆穿梭，来去自如。邮差寄信也不用放进信箱，喊个人名，自然有人从篱笆窟窿里伸手拿信，人人都走“极简”风格，因为户户家徒四壁。

人无恒产无恒心，眷村就不是个恒产，住起来是自己的屋子，却又不像自家的财产，没人猜到会在此小屋长治久安，于是不会那么费心维护。

乱七八糟但又处处流露人情的改建

而眷村之所以异常拥挤，是因为每家都在生孩子，加上日子久了，竹墙泥屋不堪使用，总要想办法安居乐业，于是各家发挥本领，或是请人，或是由无所不能的爸爸们朝前往后地增建，在院子上盖房间，或借旁边无主空地盖小屋。很快的，竹篱笆全都改砌成砖墙，家与家之间的巷道因为砖墙外推而变窄，我家门前的小巷也就只剩两人宽。

但那时个头小，从不觉得巷子窄，只觉得家里院子很大，连院子里的扶桑树都巨大无比。妈妈蹲在前院水沟边用洗衣板洗衣服，我则站在旁边看着扶桑树上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拿起粉笔在砖墙上画画，整天开开心心，像在天堂一样快乐。

接着小孩长大了，房间还是不够住，爸爸、妈妈天天商量着该怎么增建。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院子里堆了水泥、沙子、砖块，闻着沙子带来的潮湿味，心情变得很兴奋，因为又会有新房间出现。对小孩来说，“扩建”是富足的具体感受，全家一同静心期待房间早日完工。

眷村里南腔北调，就是少有机会讲闽南语，我家的墙壁与房间却都由村外不会说普通话的老黄砌盖而成。老黄的泥水工很差，做出来的墙壁及门窗都是歪的，人人都说他的工不好，但家家户户都找他，因为他的价格最低，所以村子里的梁柱、门窗都呈现奇怪的角度，让人一望而知是“老黄做的”。

后来才发现这怪角度可是老黄的“独家专利”，因为只有他知道该怎么“以歪治歪”、“以斜补斜”，完工之后除了他，没人知道该怎么维修。于是他从年轻做到老，生意兴隆，甚至老到得了青光眼，还有接不完的工作。

后来平面没空地，前后院都盖满了房间，大家往上发展，自动加盖二楼。上楼的楼梯长相也全部雷同，怎么简单、便宜，就怎么设计。家家户户的楼梯踩起来都会嘎嘎响，陡得足以摔破屁股，但也没听人真摔过。

就这样，眷村经过一年一年的改建，改成后来乱七八糟，但又处处流露人情的怪样。

每间房子都有一段家族史

接下来电视开播了，又带动了另一波流行，家家户户都在原本已经横七竖八的屋顶上架起电视天线。谁第一个架起电视天线，谁就是大家公认的凯子，套句现在的用语就是“首富”。

每当电视播出期间，小孩子们早早卡好位，有的挤在凯子家门口，有的趴在窗口，整张脸紧紧贴在纱窗、纱门上朝内看，脸都轧出纱窗格子纹，大家心里都急得不得了，生怕错过播出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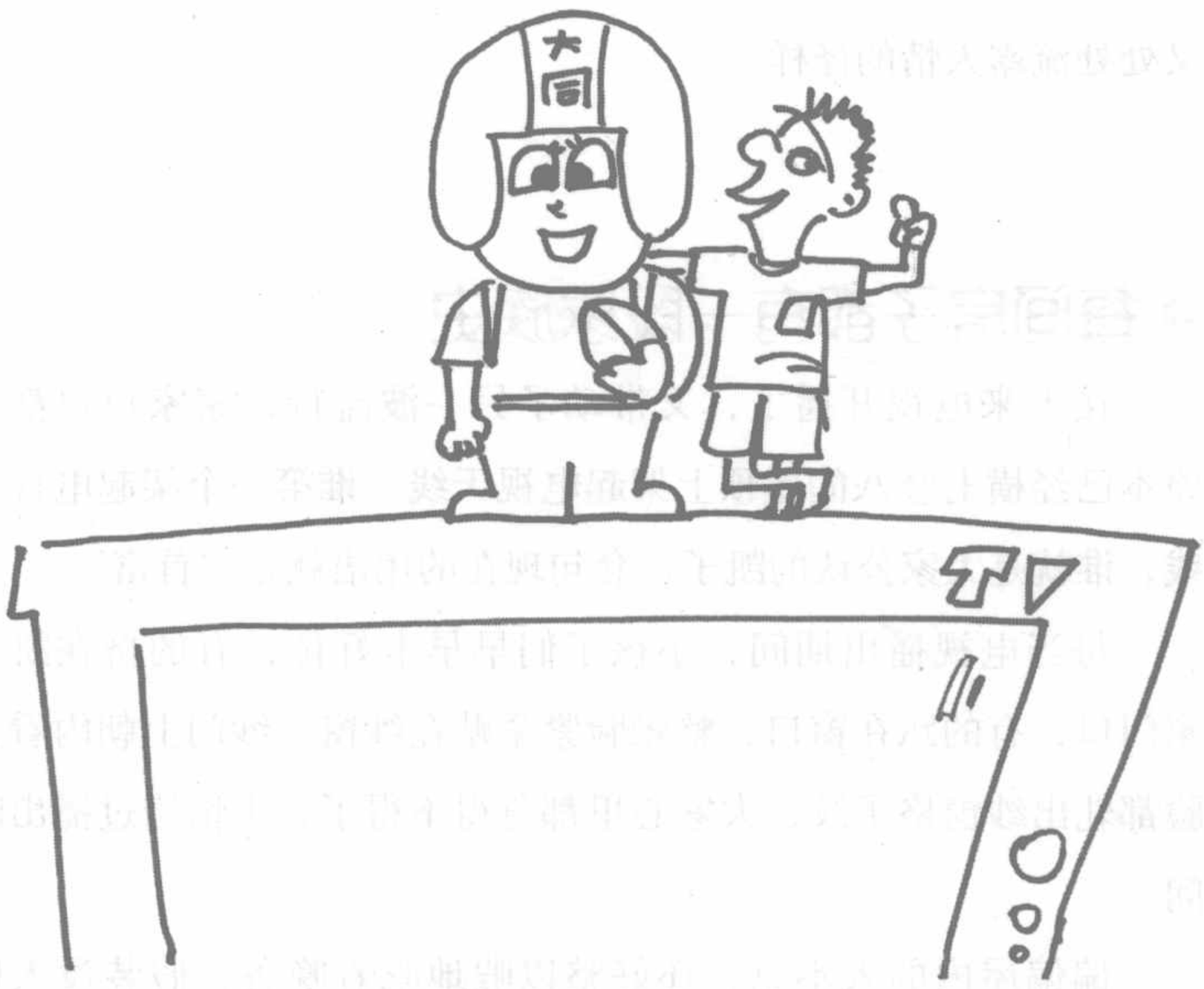
偏偏屋内的人不急，还好整以暇地吃着晚餐，假装没人围观。这可说是整个眷村一同参与的“真人秀”，剧名叫做《凯子家的晚餐与村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诸如此类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而每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

若能再度回到狭窄的老家里，我可以说出每个角落的故事。

像二楼的房间是为了姐姐的女儿——我们家的第三代回家跟我爸妈住——才用木头另外加盖出来。

而另一间屋的墙壁，用的是老土房子拆掉后留下的废土，整理整理和上水又抹回墙上，强度当然比不上水泥跟沙子。小时候在墙上抠了好几个洞，整天没事就偷看隔壁房间在做什么。每回



小时候在眷村，谁家有了电视机，谁家就是“凯子”。

看到这些小洞，都会想起很多好笑又神秘的记忆。

这么多年下来，老黄的工还是奇差无比，却成了眷村的守护天使，哪家破了，修哪家。后来他过世了，没人知道该怎么以歪治歪，以斜挡斜。眷村也渐渐失去了活力，进入凋敝期，四处可见破瓦、残窗。

有些眷村爸爸撑着一把老骨头，自己登上梯子修门补窗，但不久之后爸爸们也都过世，留下独守家园的老媪或年幼的孙儿，再也没人有能力维护这倾颓的家园，只能眼睁睁看着屋子漏水、渐渐破败。

有些老妈妈投奔儿女另外购置的新屋，或跟着子女去往各地。有些还是眷恋着眷村的一景一物，凑合凑合继续住，而且住得怡然自得。因为左邻右舍年纪相仿，这么多年下来早就亲如姐妹，可以串串门子，聚在巷口聊天、打发时间；中餐晚餐时间到了，就走到不远的小菜市场买买菜，自己随便煮煮。对这些老妈妈来说，近邻就是血亲。

不过，大多数的眷村妈妈也经历了寂寞的空巢期。小孩离开之后，连孙子都离开了，家里空、闷得慌，整天没事可做。后来眷村决定改建，住户们都抽签分配新住宅，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愈来愈少了。

欢送昨日的眷村

在眷村拆除前一年的农历新年，我发出通知请老邻居号召自家儿女回眷村，大家一起举办同乐会，欢送陪了我们一辈子的眷村走入历史，也让大家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重新团圆，把握机会，让离开的、没离开的、先来的、后到的，都聚在一起好好看看彼此。

那晚来了好多人，小时候好熟的朋友，多年不见，再见面感觉有点生疏，但想到童年，却又清晰如昨。

当年打架的、放鞭炮的、打棒球的、打破窗户的、偷钱的、挨打的、偷抽烟的，种种好笑或好糗的记忆都还在，只要提个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嘉义七虎少棒输了……"另一个就说："对啊！那时候我们一起去丢石头……"仿佛谈的都是昨天才刚做过的坏事。

听着大家在舞台上唱民歌"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还有些眷村大姐上台唱以前学会的英文歌，小巷挂满了喜气的红灯笼，眷村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有了最热闹的结束。

在眷村拆除后，我带着太太、女儿跟妈妈一同回到老家。

这里已经找不到高挂在主要通路上的大喇叭，没有村长广播提醒大家投票。老家没留下只砖片瓦，竟然完全从地表上消失了，自然也找不着过去各种DIY的痕迹。我以邻居残留的老房子当坐标，勉强从地面上的瓷砖花色找到了老家，妈妈站在上面，眼眶都红了。

虽然景物全非，但这破巷子、破房子就像我的娘胎一样，深深刻在眼下、记在心底。后来我拿着眷村巷口的照片，请最精于描绘台湾地区风景的本土画家杨兴生画出我记忆中的巷口，让这份永恒的回忆一代一代传下去。

纪录片完成之后，命名为《伟忠妈妈的眷村》，说的是我生长的眷村故事，实际上，也是所有眷村的故事。

我的父亲母亲

1992年4月5日爸爸过世，
封棺之前，
我心目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在众多亲友面前，
对着爸爸额头轻轻留下一吻……

★ ★ ★

大学时期想交女朋友，但我只是个穷大学生，拿什么追女孩？幸好那时候有个朋友正在帮某栋阳明山别墅找管理员，于是自告奋勇。拿到了别墅的钥匙，接下来就打着“王少祖”的名号在外面认识女孩，当然不久之后就被踢爆真相。

交女朋友成功与否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这是一门“恋爱创意学”，如何透过创意让恋情发生，是每个人都该学习的智慧。

而我恋爱创意学的导师就是爸爸，因为，当年妈妈也是爸爸用创意“唬”来的！

爸爸开F机

爷爷在爸爸还年幼时就过世了，于是爸爸从14岁开始工作，

好为家庭增加收入。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据，他在日本人开的汽车机械厂当学徒，想习得一技之长。

那时爸爸才十四五岁，旁人嫌他个小不能开车，因为坐在驾驶座上，脚尖居然够不着汽车踏板，怎么可能开车上路！不过爸爸不肯认输，他在脚底绑了个盒子，半站半蹲在庞大的驾驶座上操作自如。有个日本技师看到了他的拼劲，被他感动了，毫不藏私地传授他相关开车与修车的技术。

日本战败投降后，爸爸的日本同事们都被遣返，整间汽车厂的员工归入军队体系。爸爸还不满18，就糊里糊涂从修汽车的小学徒，成了帮空军维修车辆的机械小兵，在空军的车辆调度场里工作。

当时空军社会地位很高。一般老百姓见到空军，就像现在看到高科技新贵一样崇拜。

爸爸身高172厘米，不算太高，身材是北京人喜爱的圆呼呼“四喜样”，虽然隶属空军但没开过飞机，不过他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比方：“你在哪里高就？”

“在空军！”

“哇！真优秀！在哪个单位？”

“开 F 机的。”

“哇！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这个“F 机”可非要说得特别含混不清、迅速带过，乍听之下像是“开飞机”，因为凡人听到“开 F 机”，自然会认为对方“开飞机”，但若有人不识相或是太耳背，多问两句，爸爸就破功了！

“啊？开什么机？”

“开 F 机……”

“什么机？”

“开F……发电机……”（就是开车的。）

我是军阀之后

很快的，在空军开发电机的爸爸在北京遇到梦中情人，我的妈妈。

妈妈是河南洛阳人，姓孙。孙家在河南被当成土匪大户，因为家族中出了个大军阀孙殿英。他从流氓、土匪一路“升级”成了大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很具争议性的角色，因为他抢先挖开慈禧太后的陵寝，拿走许多宝贝。后代的历史学家写到孙殿英，都会提到这段金光闪闪、价值连城的盗墓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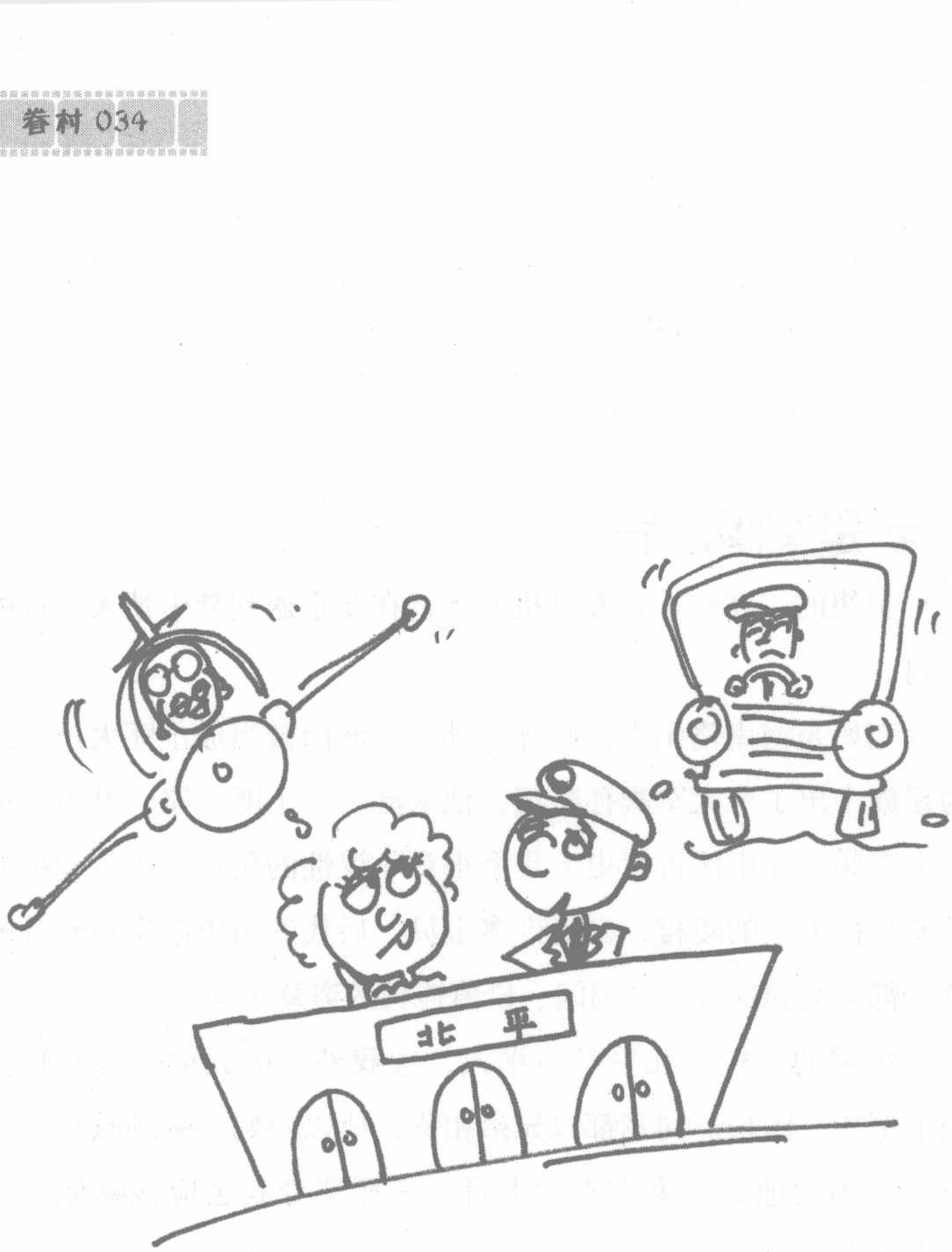
孙家的年轻人几乎都当军人，像我外公的兄弟们很年轻就当上军长、团长。同辈都以兄弟相称，所以妈妈也喊孙殿英“大爷”，因为他是孙家带头的大哥，按照辈分我也应该喊他一声“大爷爷”。

很少人知道我与大爷爷的关系，毕竟“军阀”已经是太久以前的故事。但在我担任制作人之后，有时会为了工作大发脾气，体内到处爆窜的怒火倒是提醒了我有个土匪军阀出身的长辈，只是我再生气，也不能像大爷爷拿起绑着红色小布条的“盒子炮”，毙了工作伙伴。

这是后话，请容我再度回到妈妈还是少女的那个时代。

洛阳分家之后，裹着小脚的姥姥带着妈妈，舅姥姥带着表舅，四人离开洛阳来到北京落户，第一步就先拿些积蓄，置了房产出租。而家中的闺女，也就是我妈，那时刚刚小学毕业，就负责跑腿收租。

在舅姥姥不幸过世之后，姥姥照顾表舅宛如亲娘，表舅跟我



我爸爸在北平追我妈的时候，我妈误以为他是“开飞机”的。最后才知道他是“开发电机”的。

妈就像是亲兄弟姐妹一样，不分彼此。那时的生活不算太富裕，但家里有口箱子，里面有拿不完的钞票，也让表舅沾染了出手大方的纨绔子弟习气，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卖掉了家中的房产，资产所剩不多。

尽管不富有，老北京常说最舒适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贵，只要“石榴、池塘、胖丫头”，即是绝品！在胡同里有座小小的四合院，庭院中养一池金鱼，种株遮荫、开花又结果的石榴，养只小肥狗在院子里东跑跑西跑跑，听见门外小贩叫卖的声音，就差个胖丫头去买点驴打滚、豌豆黄吃吃，日子真是快活。而我妈家里虽没胖丫头可使唤，倒也过得惬意安稳。

妈妈平日就在定居落户的豆芽菜胡同附近跑进跑出，豆芽菜胡同在北京城西，爸爸的老家也在西城，跑来跑去总会遇到我妈，就对我妈滋生了情愫。

爸爸追女孩的妙招

妈妈常说爸爸爱对她“使坏”。爸爸非常喜欢逗我妈，没事就说笑话让她哈哈笑，或是拉着她去散步，这习惯打小到老都没变。

爸爸“使坏”，当然要靠自己的空军背景。当时他的班长是王大大（“王大大”不是他的真名，只是我们对他的称呼。“大大”是北方人喊爸爸的哥哥，也就是“大伯”的意思），王大大是很老实的天津人，明明是我爸的班长，却乐于配合我爸“吹牛”。爸爸跟他约好某一天在紫禁城旁的红楼戏院，只要看到我爸出现，就要如此这般……

那天，爸爸带着妈妈散步来到红楼戏院，爸爸穿着空军制服，脖子还打上一条自己用空军报废的降落伞裁制的围巾，看起

来真帅。穿着军装的王大大老远看到这一对，立刻举手敬礼，对着小兵爸爸大喊："班长好！"爸爸很镇静地点头回应，这下妈妈可深信不疑，身边这个爱使坏的男生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长官"呢！

在这样散步、聊天的"使坏"之下，爸爸跟妈妈愈来愈熟，后来妈妈渐渐知道爸爸是开发电机的小兵，不是开飞机的班长，但两人感情好，相关细节也就概括承受。后来我奶奶请了六爷爷陪同，上我妈家提亲。

奶奶对着姥姥说："我有一双眼睛，你有一双眼睛，你家的女儿到我家，我不会让她吃亏，你会看到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就这样小两口在双方家长同意之下互许终身。

总司令与士官长始终携手

后来母亲随着父亲到了青岛，搭上渡轮过台湾海峡，来到嘉义。安顿之后写了封信给北京家里报平安，信上的地址让舅舅循线找来，找到妈妈。他们两人是偌大家族在台湾地区安身立命的血脉，此后与北京家里断了通讯，一别数十年。

1987年5月开放赴大陆探亲，次年7月，母亲立刻收拾行李，重返北京。见着了姥姥，姥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一玩，可玩了40年啊！"

但这40年过得也不容易，因为妈妈到台湾地区还不满16岁，已经怀上我大姐。她脸皮薄，觉得自己年龄太小就当妈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总虚报岁数，不满16就说自己已经18，在嘉义的眷村里，跟着当年还不满20的丈夫一同组织家庭。妈妈喊隔壁的张妈妈都喊张阿姨，所以我们跟着喊张奶奶，成了眷村里辈分最小的一辈。

爸爸很疼妈妈，身为士官长的他总是称呼我妈"总司令"，

两人靠着军人微薄的薪俸养大了一大家子人。我妈极为敬重爸爸，她很心疼爸爸一肩扛起照顾一家大小的重担，总是带着遗憾的语气说，如果爸爸当年有机会可以多读书，凭着他的脑袋瓜儿，绝对有一番大事业。

爸爸跟妈妈的感情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少见的亲密，自由恋爱又早婚，两人感情始终很好。

1992年4月5日爸爸过世，封棺之前，我心目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在众多亲友面前，对着爸爸额头轻轻留下一吻。

这一吻带给我无比震撼，这是多么纯粹的浪漫、多么切实的爱情，从年轻到老，总司令与士官长始终携手。

2004年眷村改建，妈妈离开东门町的老屋时，拆下了旧门牌，贴在新家自个儿卧室门外，她说："这样，你爸回来还找得到路。"

而房间里除了摆着嘉义老家的照片，妈还贴着一张我从北京给她带回来的四四方方的老北京地图。在胡同与胡同之间，按图追忆爸爸如何"使坏"的片段，回味着永不褪色的青春。

被地震摇醒的童年

心中那个小孩总会随着地震醒来，
想起那年嘉义大地震停机棚里的快乐记忆，
鼻腔里仿佛又充满了青草混合着柴油味的芳香。

★ ★ ★

在我长大的嘉义，大人说到1964年的白河大地震总余悸犹存，但对小孩来说，地震是童年的“高潮”。

白河大地震发生那天，我才小学2年级，7岁。

那天晚上家里只有奶奶跟我，我乖乖坐在书桌前写功课。书桌面窗，放在爸爸请老黄搭出来的房间里。左手边是客厅，奶奶正坐在椅子上休息。爸爸照例不在家，不知上哪儿帮人处理婚丧喜庆了。妈妈听说前面巷子的傅奶奶身体不舒服，上她家探病。哥哥在邻居家玩，大姐在同学家写功课，二姐在对面宋小莉家里玩办家家酒。

我的小媳妇儿

妈妈喊宋小莉的妈妈“喷气儿”，“喷气儿”指喷射飞机，妈

妈觉得宋妈妈说话的速度比飞机还快，于是帮她取了这么个绰号。

妈妈跟宋妈妈的感情特别好，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就来到台湾地区，很有话聊。而且眷村小孩出生的时辰都差不多，第一批1949年出生，第二批1951年出生，平均每两年可以制造出一批小孩。所以宋妈妈家跟我家可说是“一对对儿”地生，宋妈妈早上生宋家大姐，妈妈下午也生下大姐，下两年宋妈妈生了老二，妈妈没过多久也生了我大哥。

反正只要宋妈妈肚子一疼，我妈就说：“我也得回家躺着了！”然后就听到两家都传出娃娃哭声，跟拍电视剧一样准。后来两人又同时大了肚子，决定效法古装戏“指腹为婚”，要把排行第三的二姐许配给宋家老三，宋妈妈的幺女小莉则许给我。于是小莉从小喊我妈“婆婆”，二姐喊宋妈妈“婆婆”，两家感情特别好。

尽管我跟小莉早就被两家妈妈安排成一对，但我老嫌她不够漂亮，跳橡皮筋又不顾忌形象，动作一大，三角裤就走光，没一点淑女味道，所以不爱跟她玩，宁愿在家做功课。我那时当然不知道小莉长大了会变成大美女，更不知道她的档案柜里有个档案，上面正写着“王伟忠”。如果知道未来她会掌握不少关于我的机密，那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多跟她哈啦哈啦，而不是躲在家里写功课。

地震发威

这天，写了一会儿功课，抬头看到天上星星特别亮、特别多，心想：“星星怎么这么多？不要发生什么事吧！”

这莫名其妙的怪念头让我心里有点恐惧。不久，忽然感到地面一阵剧烈摇晃，屋子呀呀作响，接着客厅酒柜——所有眷村客厅都一定有的嵌入式小酒柜，还有个小玻璃拉门——的方向，传来玻璃掼碎的巨大声响，转头看到爸爸的“好人好事”盾牌、

酒瓶通通摔个稀烂。我想到奶奶就坐在酒柜旁边，担心奶奶的安全，一面喊着奶奶，一面想去拉她，但还没走到隔壁房间，更强的震波让我跌坐在地上，瞬间四周一片漆黑，努力张大眼看，发现奶奶也跌倒了，幸好没跌进碎玻璃堆里。

稍微稳定之后，安然无恙的大姐急忙冲回家。对面的二姐哭着回来，因为她正在跟指腹为婚的宋哥哥玩拜天地，一拜就被地震震倒，头肿了个包。哥哥则跟朋友玩摔跤，正奇怪怎么还没用力，对方就跌了一大跤。

妈妈急忙冲回家，看到我们全都没事，才放下心来。

这时明显嗅到空气中有股浓浓的硫磺味，大家全都跑到巷口一探究竟，这才看到远远的嘉义市区方向一片漆黑，整区都停电了。在漆黑里，冒出一长条火龙，烈焰冲天，原来是中山路的一家餐厅火灾，起因是店里有油锅又有热火，一地震，火上加油延烧，失火外加房屋倒塌，整条街火速烧了起来，酿成重大灾难。远远眺望，景色壮观，但每个人心中都好害怕。

搬进“超大游乐场”

爸爸赶回家，消息灵通的他告诉大家房子倒了不能住，要大家收拾细软，坐他的卡车速速离开。

虽然面临天灾，但小孩不识愁滋味。我们这些毛孩子们跟着大人带上大包小包，裹着棉被坐上军用大卡车，车上吊了个灯光昏暗的行军灯。一上路我们忍不住高兴地大吼大叫、兴奋地蹦蹦跳跳，直到妈妈在孩子们头上敲个包，大家才安静下来。

在卡车上经过约莫40分钟路程，我们来到嘉义水上机场，原来避难所就是机场的停机棚，未来一个多月大家都以停机棚为家，不分你我互相帮助。

记得那年住在停机棚里好快乐，谁有机会住在这么大的停机棚，旁边还停着货真价实的大飞机，我打从心底觉得这一切太过瘾了！整晚就跟着同伴玩哪！疯啊！笑啊！跑啊！在超大的游乐场里，玩到全身的电量都用光了，才跟同伴约好明天继续玩，然后迷迷糊糊地钻进被窝。

隔天起床，大家一起上学，沿路都是残屋破瓦，外面的气氛跟停机棚里截然不同，天气虽然好，但看着街景感觉很恐怖。到校之后大家都傻了，没想到连我们的小学也被震垮，教室全毁，老师宣布停课一个月。

我们一听，全都乐昏了！这简直是多出来的假期，完全忽略眷村有三分之一房屋倒塌的残酷事实。

这一个多月对小孩来说是彻底的幸福，可以住在停机棚，吃喝玩乐都跟朋友在一起，感觉就像全眷村的人一同住在超级大通铺里度假。我所有的好朋友都睡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妈妈们一起煮饭，小孩从早到晚一起玩，一同去游泳！

这个假期比暑假更棒，不仅没有暑假作业，而且在停机棚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妈妈们怕烦，要我们全出去玩，什么规矩、什么作息全抛在一边，整天只要玩就好了，小孩心目中的天堂约莫就是这样。

更棒的是，眷村的房子太破、建材太烂，即使屋垮也压不死人，所以停机棚里没有亲人死亡的阴影。唯有大人烦恼着家里没钱、房屋全垮，该去哪找钱来重建。

被地震摇醒的童年

我永远记得那一年天高气爽，躺在停机棚外草地上的感觉，心中没有一点点负担，不论功课、考试，都跟着地震一起震到很

远很远的地心去了。我可以随便安排自己的时间，在地上滚来滚去，躺下来晒太阳，眯眼盯着白热的太阳看个清楚，直到视觉疲劳，眼前出现一个小黑点，再闭上眼睛，闻着地上的青草味，辨认远处飘来妈妈们煮菜的香味，还混合了机棚里柴油、机油的味道，百味杂陈，这边嗅嗅、那边闻闻，心情愉快。

远远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急忙张开眼睛，盯着远方跑道上正要起飞的军机，看着飞机慢慢加速，愈来愈快，接着拉起机头飞上天，变成了“一滴滴大”的小飞机。

我就像在蓝天白云之下、翠绿草丛里，随处乱窜的红、白、黑花纹的小斑蛇，自在而开心。

房屋重建好之后，我们搬回眷村，爸爸们继续在房子上面盖房子、开窗子、加楼梯。我则发现同村的小梅很可爱，喜欢了她一阵子，后来变心喜欢别的女孩子，就这样又过了好多年。

时至今日，只要一遇到地震，惊惶之际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家人的安全，接着关心是否有人伤亡，这是大人世界运作的模式。但不久之后，心中那个小孩总会随着地震醒来，想起那年嘉义大地震停机棚里的快乐记忆，鼻腔里仿佛又充满了青草混合着柴油味的芳香。

眷村才是DIY始祖

那些日子里，
虽然口袋里掏半天掏不出一毛钱，
但每个人都过得很认真，
生活得有滋有味……

★ ★ ★

DIY听起来像是从外国传入的文化，现在的人觉得DIY是一种生活潮流，代表自己有钱有闲，所以拿起电钻帮自家阳台做个木头步道、摆上几盆草花，来象征生活品味。

其实，以前的年代虽然没有DIY这个洋词儿，但人人都do it yourself，因为没钱请旁人代劳。

从天而降的蛆

眷村妈妈会做各种食品，馒头面条、腊肉香肠、自制各省酱菜，全都自家厨房生产，每逢过年，家家户户的晒衣竹竿上晒的都不是衣服，改晒腊肉、香肠，一闻到那味儿，就知道该过年了！

有朋友说怕那股香肠、火腿味儿，此人肯定没闻过咸鱼味。只有“咸鱼臭”，才是令人终身难忘的嗅觉经验，偏偏我一闻十多年。因为老家斜对门的房伯伯家专门做咸鱼，街坊邻居没有不怕这股味儿的，却也不得不长期忍受。

房伯伯很早自军中退伍，改行卖咸鱼。他在自家顶楼晒咸鱼，那咸鱼的气味就像大量臭袜子堆在一起。自家闻臭也就算了，毕竟条条咸鱼都可以换钱，但对邻居来说可真是折磨！

首当其冲的就是住在房家隔壁、我家对门的陈奶奶家。

陈爷爷很爱念书，是个有学问的老学究，但那咸鱼臭味让他完全念不下书。那年头大家都穷，没什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更别提什么环保法规，也只能互相体谅。

可是，有一天陈奶奶吃饭的时候，唉呀！白白的蛆居然直直从天而降，落在餐桌上。抬头一看，原来房家咸鱼上的蛆爬呀爬，掉进她家，让她当场大骂，骂完后，还是得忍耐。

直到房家老大长大成人娶媳妇，家里还是做着这门气味熏人的生意，但娶媳妇总不能太臭，他们拿明星花露水满屋满巷地洒，那股咸鱼气味搭配上明星花露水的味道，我就别说了，您自个儿想象吧！

其他人不做咸鱼，但也都想方设法赚点钱贴补家用，例如响应“家庭即工厂”的口号，由妈妈们带着一家大小做手工。我就跟着做过圣诞灯、火柴盒，也钩过皮鞋面，缝过皮手套。

有的妈妈靠好手艺赚钱，我家曾经开过馅饼粥店，爸爸的长官、王大大家则开了包子店。现在王大大的包子店已经由第二代接手。每天一早，老客人都自动带着茶杯到店里吃包子，吃饱了聊聊天，透过包子回忆点眷村味儿。

眷村的爸爸们则都是各式各样的专家——连续剧专家、军事专家、喝酒专家、修理电器专家、钉东西专家。

他们知道所有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拥有所有人无法匹敌的酒量，最懂得某导演的戏剧手法，拥有专业的电工知识，能够维修所有找得到的电器。而且这样优秀的爸爸可不是只在你家、我家，问一百个爸爸，会有一百零一个爸爸觉得各种绝活儿只有他知道。他最懂，旁人全没他懂。

爸爸自制的浴缸

而我爸爸当然也拥有各种专家身份，他对水电工程尤其有兴趣，看到什么新鲜的设备，就想帮自己家里也安上一套。像他看到旁人家有浴缸，决定也给家里砌上一个。

眷村原本不设浴室，所以没有浴缸，也没有私人厕所。大家都上公厕，洗澡就在自家厨房烧盆水，关上房门洗洗就好了。

最早流行的浴缸不是现在一体成型的按摩浴缸，而是用水泥砌个形状、贴上拼花瓷砖的手工浴缸，现在仍可在屋龄30年以上、还没重新整修过的老屋中看到这样的设备。如今，这种浴缸会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在小时候，能有私家的拼花浴缸，可是极度时髦。

打从爸爸打算做个浴缸，就开始张罗材料，在已经外推的院子里找个角落，搬来水泥、瓷砖等等，铺好排水管线，用水泥抹了个浴缸形状，依样贴上拼花瓷砖，等水泥全干，看起来还不赖，往里放水测试。

每次爸爸有新鲜的实验，我都是第一只白老鼠。听到爸爸一喊："伟忠！"我立刻就把衣服脱光，毫不迟疑地跳进浴缸里洗澡，边洗边笑乐得很，洗完才发现身上全都是瓷砖刮出来的伤痕。

爸爸看着我身上一条条伤口，恍然大悟说："唉呀！原来完工了还得磨干净才行！"赶紧张罗磨平瓷砖锐角的工具。

比大便还臭的马桶

接下来，爸爸看到军队里有抽水马桶，直觉这应该是个很不错的设备，尤其家里女孩大了，不方便继续使用公共厕所，那就自己做吧！

军中各种人才都有，木匠、泥水匠、水电工一应俱全，他在军队里仔细观察这些专家盖厕所，觉得自己“应该”都学会了。

经过爸爸的分析，抽水马桶的奥妙在于化粪池。只要经过摆放了炭、石头的过滤系统，就可以充分过滤排泄物中的残渣，接着通过抽气孔抽出臭气，就能排放出干净无味的液体。

计划完毕之后，爸爸准备动工。左邻右舍没人有抽水马桶，就我家拔得头筹，所以各家爸爸都好奇地在一旁围观，看我爸爸边做边说明各种高深技术。

首先，要把院子整个挖开，爸爸在地面下摆放了层层关卡，像迷宫一样设置了几个格子，填进木炭、石灰、石头等过滤物，将末端接上排水管，一路拉到家门口的小水沟，然后封起箱子，铺平水泥，在“源头”安上马桶座，大喊一声：“完工！”

当然这次光凭我一人之屎尿绝对不足，爸爸拼命要大家喝水、上厕所、大便，想看看最后到底会排出些什么。

一阵努力之后，我跟邻居小孩好奇地挤在家门口的小水沟前，盯着排水管瞧，守了好几个小时，水管终于排出水来，结果那个味道……比大便还臭。

更恐怖的是，随着排放出来的水，还带出一些仍然留有“残形”的物体，爸爸镇定地说：“这很正常，过几天就好了！”

但整整半个月之后，我家的排水管还是臭不可闻，连带让整条巷子的邻居都笼罩在臭气里，大家骂声不绝，爸爸只好承认实

验失败，把院子挖开重做。

打开“验屎”之后，爸爸改良了些配方，把排水管加长，一路牵到巷子外的大排水沟，这个DIY马桶总算不再臭气冲天，解除了“毒气警报”。

每次想到这些事，我总是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

那些日子里，虽然口袋里掏半天掏不出一毛钱，但每个人都过得很认真，生活得有滋有味，回想起来总是趣味横生。

无论脏如大便、臭如咸鱼，在记忆里也不再熏人，反而像镶了一层彩绘玻璃，怎么都看不腻。

谁说海一定是蓝的！

所谓“大人”，
只是不敢相信没见过的事情的人。
我首度感觉到自己不太一样，
非但没有照着老师说的话走，
还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在好奇处细细探究……

★ ★ ★

很多人问：“节目里好笑的点子是怎么来的？”

有句话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就像小时候，家里人口多，爸爸薪饷少，妈妈却能变出各式各样的打卤面：茄子卤、白菜卤、西红柿卤、鱼丸卤，什么都可以做成打卤。本来我以为是妈妈厨艺高超，懂得食物相生相克之道，后来才发现妈妈的秘诀只有一个——只要是菜市场最便宜的菜，就是餐桌上最好的主角。

创意也是如此，因为穷，小时候我没看过一整套漫画。每次生病发高烧的时候，妈妈就会丢给我三本漫画，但三本彼此没有关联，更不是同一个作者，要靠自己从左一本、右一本不相干的漫画中自行组合，编出一套看起来很合理的故事。

不把问题当成“困难”

小时候我还喜欢自己编剧，捡来纱窗的隔板，钉成一把小宝剑，整天把宝剑揣在身上，演一个人行侠仗义的戏。后来007侦探片流行，我就把宝剑改成小手枪，插在腰间，整天在眷村的小巷弄间演着“被人跟踪”的戏码，努力想要甩掉想象中跟踪我的恶徒。

后来二姐发现了我的小秘密，跟朋友说：“我弟弟发疯了！”朋友不信，她就带着他们从窗子偷看我，只看到我趴在床上玩打仗游戏，用枕头、被子叠成高山，一人分饰两角，边进攻边防守，嘴巴里还制造各种“轰隆隆”的音效，同时自问自答，让对峙的两军吵来吵去。

二姐对着惊讶的朋友说：“你看，他真的疯了吧！”真的应了那句话：看戏的是傻子，演戏的是疯子。

小孩很积极，只要看到好玩的事情，一定不会错过，主动在匮乏处找方法，就算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起劲。

我们这一代面对问题，从不把问题当成“困难”，问题只是个眼前面临的状况，自己处理处理、找办法解决就好了，没人哭爹喊娘的。

在规定中找新路走

像我小时候很讨厌阶级制度。同样是军人，飞官住独门独院的日式房子，小孩读高级班；而士官住小房子，小孩读普通班，这种差别待遇让我很不平衡。而班上刚好有一位晚报到的飞官小

我常在家里自导自演，一人多角，不亦乐乎。我二姐会带同学到家看我，她跟人家说："你看，我弟疯了。"

孩就坐在我的正前方，他人很好，但我对他总是有种不平之气。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穿着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牛仔装上课，我实在气不过，趁着上课，拿剪刀把他衣服上好漂亮的流苏一家伙全剪掉，心里得意极了。

所以从小我就是个意见很多、很麻烦的小孩，讨厌权威与制度，如果有规定，那一定要想办法在规定中找条新路走。幸好爸爸尊重小孩的自主性，也允许我唱反调，从不想用父母权威“镇压”我的想象力。

不过其他的大人没这么开放，像小学写作文时要描写海，大家都写“蓝蓝的大海”，可我明明跟着爸爸看过笼罩在夕阳余晖下、闪着万千鳞片般璀璨光芒的红海，知道海不一定是蓝的，海会反映出天空的色彩，于是很有信心地写下“一片红红的海”。没想到老师竟然用红笔订正：“海是蓝的，不是红色的。”

年幼无知，不懂什么叫做“抗议”，只理解到大人也会犯错。所谓“大人”，只是不敢相信没见过的事情的人。我首度感觉到自己不太一样，非但没有照着老师说的话走，还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在好奇处细细探究。

谁说墙报一定是平面的

但创意再好，也要遇到识才的伯乐，不然好马也只能关在路边扛稻草。幸好，我身边一直有伯乐，像高中参加墙报比赛就是一次正面的鼓励。

那时的墙报比赛，几乎年年都由梁锦林老师指导的班级包办冠军。梁老师接受的是正统的美术教育，到台湾地区之后，也用科班专业知识教导学生，整体美术成绩当然杰出。加上梁老师很疼学生，总会私下赞助制作经费，在她的指导及鼓励之下，当然

年年蝉联墙报冠军。

我对自己的美术设计天分有些自信，当然很想靠实力抢下冠军头衔。很巧的是，梁老师与我私底下有些渊源，她的先生是联队长，我爸爸则是她先生麾下的士官长。旁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面倒的比赛，我既没有接受过专业美术教育，也没有师长额外赞助的制作经费，又只是个老兵的小孩，与学有专精的联队长夫人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反权威的革命情怀影响之下，我这初生之犊就是想跟梁老师的班级拼一拼。

过去墙报冠军得主的做法有着一定的逻辑，照着做也许可以拿到好成绩，但很无聊，于是我开始动脑想着该如何大玩特玩、颠覆传统。

班上同学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只知道交件日期快到了，但这墙报怎么连个影儿都没有，每个同学看到我都问："墙报怎么办？"我都神秘地笑一笑，说："安心啦！安心啦！"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底了。

一般墙报设计的思考逻辑是平面式的，注重版面设计跟颜色搭配。本来我也是同样思维，但考虑到我们班上经费不足的现况，没办法跟着这样做。后来，四处乱晃时忽然发现一条被丢在路边的小破船，嘿！这真是太妙了！脑中立刻浮现了废物利用的好点子。

为了出奇制胜，我拖到比赛快截止收件的前几天，才请同学帮忙把船扛回学校，大家一起整理、卷起袖子上油漆，还自己做了个船桅，撑起一面写着"一帆风顺"的帆，船上则装满了各种以祝福为主题的手绘漫画，祝福即将毕业的学长们航向幸福的未来。

比赛结果公布，冠军首度落入我这个不知哪里跑来的学生手中。梁老师也好奇，到底是什么作品破了她班上蝉联多年的冠军纪录，还特别跑来参观。当然她也服气了，认为我真的做得很

好。不仅如此，当她知道我从没受过正统的美术教育，又是她认识的士官长王志刚的小孩，主动担任我的美术老师。我就在她的指导之下打好美学基础，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后来想想，幸好当年评审老师及准备毕业的学长们没往歪路上想，不然，这样一艘上了白漆的船，搞不好会被当成“烧王船”啊！

别让孩子的创意枯竭

赢了比赛又得到老师的肯定，但我并未因此而进入规范中当个模范生，还是喜欢“好玩”多过“听话”。

像写作文不爱用成语，不顾“起承转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拿起笔就像江洋大河，一气呵成。

长大之后，这习惯不改，写剧本也保持这样的步调。事前研究数据可以读上十几本书，然后抛开数据，坐在租来的小房里，就着小书桌开始猛写。由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画下句点结束，都不必翻书，因为全文都已经在脑海里了。

偶尔受邀写些文章，不论长短，也都不分段，一口气从头写到尾。文章就像说话，总要说得溜，说得淋漓尽致。

听说现在的小孩除了补数学、英文，竟然还要上“作文补习班”！真是离谱，连文字创作都要套公式，那写作还有什么好玩，文学又有何价值？

再这样下去，不管是你在教育上实行“红海策略”还是“蓝海策略”，孩子脑袋里丰富的创意很快就会成枯竭死海了。

少年的义气

大家年纪都小，很讨厌输球，
骂着骂着就打了起来，
打球总是以打架收场。
但隔天打不打球？当然打。
这就是少年的义气，
左手打完架，右手还是好哥儿们。

★ ★ ★

小时候少棒当红，家家户户熬夜看棒球比赛，小孩子不分南北都在打棒球。但打棒球需要一些配备，像球、球棒、手套，这种东西哪是我们眷村小孩玩得起的！所以大家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棒球队张罗设备。

假左撇子投球法

眷村里最有钱的小孩就属杂货店的老三，他爸爸李伯帮他买了两个手套，一投、一捕。在眷村讲究“有福同享”，你的手套，就是大家的手套。

但美中不足的是，老三是个左撇子，他爸当然买适合他用、戴在右手的手套。如果他是王建民，那大家当然会让他担任主力投手，三振愈多愈好。遗憾的是老三的控球极烂，没人知道他往哪K，还常常暴投，乱投到大家求他别当投手，他也不吝啬，让出手套给旁人使用。

只是，用惯右手的人怎么用得惯老三的手套？尤其右投手戴着右手套，根本没法用右手投球，但若不戴手套、空手接球，手掌承受不了高速直球的力量，可是会痛死！

穷则变、变则通，很快的，大家都练会了右投右接的手法。所谓“右投右接”，就是接球的时候右手戴上手套接，投球的时候则把右手手套夹在左边腋窝，拔出右手来投球，这样就可以右手投、右手接，完美！

于是乎，眷村里的小孩都练会了这种“假左撇子投球法”，每个人站上投手丘都忙得很，夹、投、夹、接，都在几秒钟内完成。

不怕球K的捕手

有了投球手套，还得帮捕手张罗配备。这捕手可苦了，因为只有手套，没有面罩、护胸、头盔，投手动不动来个暴投，肯定被球K。这时候，住我家对面的房登楼可红了。

房登楼的名字很有趣，爸爸姓房，妈妈姓楼，我从小就觉得他的名字色情意味很浓。

房家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唯一的女孩很会读书，成绩很好，人也乖，男孩却都很皮。他家卖咸鱼，每天都有现金收入，四个男孩都知道爸妈把钱藏在哪儿，从老大到老四轮流偷钱，只要人赃俱获，少不了一顿痛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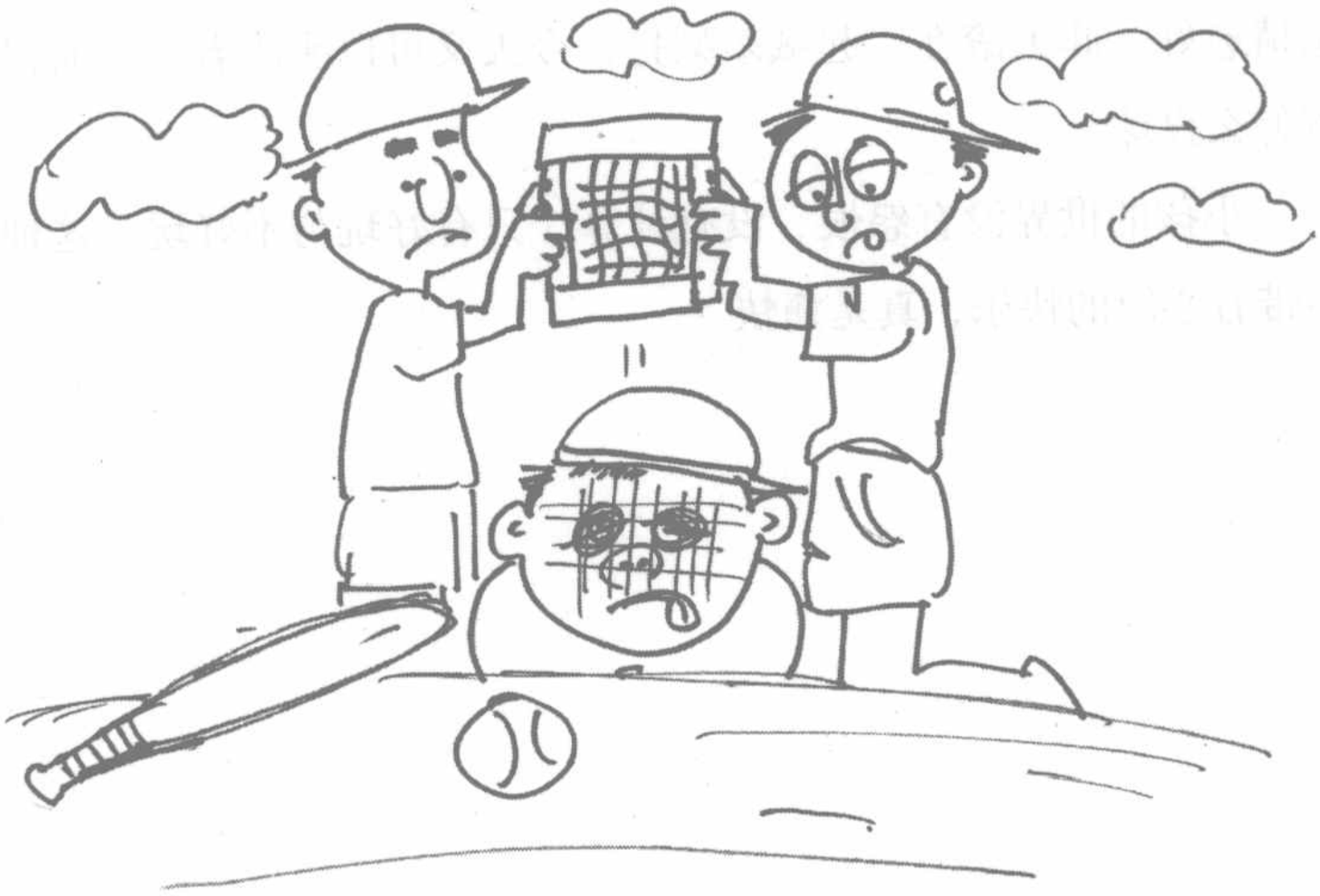
别家如果一个小孩犯错挨打，其他兄弟姐妹会帮忙求情，但房家完全不同。一个偷钱被抓，其他三个小孩会帮忙把“犯人”绑起来，吊着让爸爸打，每打必定哭声震天，像杀猪一样凄厉，但真好看！所以每逢房家打小孩，邻家大大小小必定跑来围观，也成了当年眷村奇观之一。

后来我读到胡适的《我的母亲》，说到他妈妈处罚他都趁着天刚亮，同住的家人们还没清醒时，压低声音数落昨天不适当的行为，然后用手拧他的肉作为处罚，不发出一点声响，因为妈妈认为教训孩子不是给旁人听的。如果胡适妈妈有机会看过房家体罚的场面，应该会大呼过瘾，搞不好也会爱上这种现场演出的刺激。

至于打棒球为什么非找房登楼当捕手不可？因为捕手最怕投手暴投，一没接稳，棒球直接打在身上，可是会痛得直打滚，谁受得了！但只有房登楼经常挨打，练就了一身铜筋铁骨，不怕球K，被K到也顶多骂一声脏话。于是我们公认他当捕手当得最好，左一句右一句猛喊他“铁捕”，迷汤灌得他乐得很。但这“铁捕”其实不是夸奖他懂得配球，而是耐痛力惊人。

虽然他是“铁捕”，但我们觉得还是得帮他找个面罩，不然太危险了！于是大家动手做了个铁面罩，拿四根木条钉成框，框上四周用锥子钻出洞，将捡来的铁丝一条条穿过洞去，两端固定住，编成铁网。然后，左思右想该怎么把这网子固定在脸前呢？我们到处找，找到了咖啡色、弹性极佳的脚踏车内胎，刚好可以当成大型橡皮筋，牢牢捆绑在面罩左右两端，再紧紧套在脑袋瓜上，可不就成了个面罩，看起来还真不错。

至于到底管不管用呢？终于有一次捕手暴投，球直接命中房登楼的面罩，K得他眼冒金星，幸好脑袋没开花，但看起来实在很惨。我们赶紧把他面罩上的脚踏车内胎“啵”的一声拔下来，



那年夏天，我们自制补手面具。眷村“铁补”自告奋勇，不幸“罹难”。

他说："喔！干！很痛！"这才发现他脸上竟然被球压出了一格一格的铁丝网花纹，脸上红的红、白的白，当场笑坏了大家。

相信不只是我，很多人的童年都可以用一个一个棒球故事串起来，谁打球的时候把谁头上K出一个包，谁打破了几窗玻璃，说也说不尽。尽管过程总是球打着、打着，就打起架了，但愈打感情愈好。昨天滚在一起喊杀喊打，今天又可以头凑着头，研讨该怎么投球。

小孩的世界没有怨恨、没有计算，只有好玩与不好玩，这种不带着心眼的快乐，真是痛快。

用冰豆浆治蛇毒？

经过这次惊吓，
我从中悟出爸爸处理事情的原则——
只要开心，就不怕病毒。
所以，他才想找我爱喝的冰豆浆，
来让我开心开心，
用快乐对抗蛇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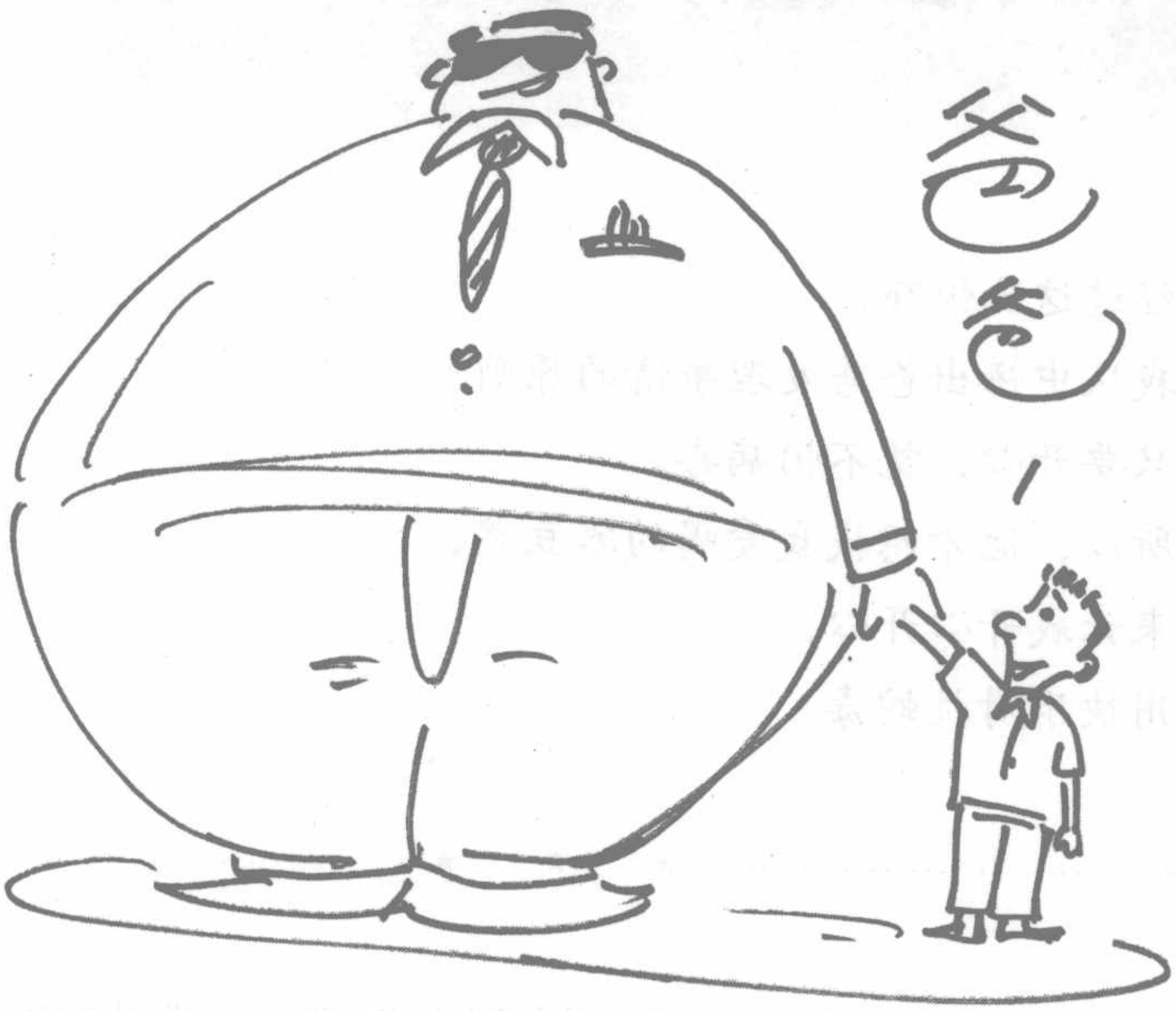
★ ★ ★

爸爸就像大树，小时候抱着他圆滚滚的肚子，觉得天塌下来爸爸都会想出办法来帮我们挡着。他那层出不穷的创意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养分，透过他，我学到了生命中美好的一切。

卡车是我们的游乐场

爸爸是空军的士官长，不开飞机，只开发电机跟卡车。尽管如此，他的配备还是比照开飞机的军官，一辈子都爱戴飞行员专用的雷朋太阳眼镜。

每天放学，他会开着帆布篷盖顶、车鼻凸出的卡车，将学校



我爸爸是个老兵，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像棵大树，可以帮我解决任何问题！

里的眷村小朋友载回家，车就停在路旁芒果树下，所有小朋友都会上上下下到处攀爬，把卡车当游乐场。

我最喜欢双手抓着车顶的帆布篷架，一用力，攀上篷顶，躺在宛若吊床的帆布上，闻着浓厚的柴油味，伸手摘下隔壁李珀家的青芒果，在浓厚的柴油味中搜寻着青芒果独特的果腥味。这两种味道在鼻腔当中形成了乡愁，至今闻到柴油味或青芒果，还是会感觉到一阵幸福。

尽管大家都没什么钱，日子还是过得开开心心。每逢休假，爸爸还会开着卡车载眷村里的小朋友到各处玩。我们郊游的路线包括八卦山、澄清湖、东势的海边。想到卡车，心里都是甜蜜的回忆。

爸爸永远身兼很多份工作，除了开军用卡车，后来当上眷村的副村长，他也帮天主堂的幼儿园开车，经常接触到上教堂做礼拜、望弥撒的军官小孩。爸爸觉得他们的气质特别好，很希望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向他们看齐，所以某次天主堂外出郊游，他带着我一起去，希望我能受到“潜移默化”。

我年纪虽小，却也懂得爱面子，一开始还和和气气地跟这些“高阶小孩”相处。到了郊游地点，军官的孩子们纷纷打开书包，拿出三明治准备野餐，我则从小包里拿出馒头夹蛋，他们新奇地盯着馒头哈哈大笑，气得我脸红脖子粗，把笑的人鼻子打开花，众人气质顿失地大哭大叫，爸爸看了猛摇头，但也没特别生气。

这非找王志刚不可！

往后，四个孩子当中他还是爱带着我到处跑，只是跑的场合换成了各种婚丧喜庆。在众多大人之间我反而特别沉稳，即使爸

爸一到现场就不见人影，也能独自安心地跟一桌陌生大人吃饭，张开耳朵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学大人说话的腔调，回家模仿给左右邻居的陈奶奶、赵奶奶听，满足我的表演欲望。

爸爸也是我的第一位表演老师，他热爱“角色扮演”，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有需要，他随时可以变成另一个身份。不论是棒球赛、电影、舞台剧，只要跟着爸爸，从来不必买门票。他总是挺着大肚、戴副墨镜，莫测高深地对收票员说：“我南门的！”接着指指我，“这我儿子！”就直接入场，收票员从没质疑过他的身份。

“南门的”代表的是嘉义的南门派出所。我当然不认为他说谎，只觉得爸爸真神，唬人技巧真高明！

我爸当然不只会唬收票员，他的热心出了名，在街坊邻居的心中，是永远的“好人好事”代表。早年大家生活都很苦，任何人有任何事，都说：“找王志刚！”他成了街坊眼中的万事通先生。

那个年代，只要分数及格就能申请奖学金，但眷村里大大小小这么多小孩，爱念书的没几个，能够及格拿到奖学金的更屈指可数。爸爸不管认不认识人家，只要受托去“说话”，他都会出面找学校老师商量，恳请老师务必要把成绩改成及格，好领下这笔奖学金贴补家用，因为大家都缺钱，不无小补。

我常想，爸爸到底真是“助人为快乐之本”，还是把受人之托看成了荣誉？在助人的过程当中，顺便享受“非我不可”的成就感。不论是哪一种心情，久而久之，眷村里大大小小事情都会想到我爸，人口一句：“这非找王志刚不可！”正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用快乐解蛇毒

但这样的爸爸也偶尔出点小纰漏，像他生平最大败笔“冰豆浆事件”。

那年我才小学，七月天，快放暑假了，忽然发大水。我贪玩，水还没退尽就在路上蹦蹦跳跳，没留神竟然让蛇给咬了，把我吓得半死，立刻冲回家找大人救命。

爸爸知道我被蛇咬，也吓得半死，向来聪明、反应快的他居然脑筋卡住，不知该如何是好，想了想之后问我：“那——你想喝什么呢？”

我不假思索地说：“冰豆浆！”

“好！”他立刻冲出家门，去市场帮我找冰豆浆。

随后回家的妈妈知道我被蛇咬了，吓得脸都绿了，问我：“那你爸上哪去了？”

“买冰豆浆去了！”

“这时候买什么冰豆浆！”

妈妈火速带着我去找市场的治蛇毒专家，在左脚伤口上敷了一包清凉的草药。

赤脚医生叮咛，小孩遭蛇咬，万一半夜发高烧会很危险，要立刻找他急救，如果没发烧，就代表没事了。

我头昏脑涨地听到“发烧”“急救”，紧张得不得了，十分担心小命可能不保。

后来邻居在路上打到了这条蛇，是条大水蛇，不是毒蛇。但我还是很担心自己半夜发烧会送命，妈妈在大热天搬出了厚棉被，硬裹在我身上，想逼出一身汗，我们心想只要发汗，就不会发烧了！

我迷迷糊糊又汗流浃背地睡去，隔天昏昏沉沉地醒来，张眼一看，天大亮，确定自己没发烧，那一刻的心情真是前所未有的开心。

走在路上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云特别白，路上的人特别漂亮，连空气都特别新鲜，蝴蝶、蜻蜓格外精神，总之，人生真是好得不得了。

只是，向来灵光的爸爸这回居然败在“冰豆浆”之下，亲生儿子的意外事件反让他的“好人簿”上记了笔错账，往后妈妈经常翻出这杯冰豆浆，来证明爸爸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经过这次惊吓，我从中悟出爸爸处理事情的原则——只要开心，就不怕病毒。所以，他才想找我爱喝的冰豆浆，来让我开心开心，用快乐对抗蛇毒。

这杯冰豆浆带来的快乐，一直存在心底，让我享用不尽。

第一次上台北

任何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台北，
对眷村的老老小小来说都很合理，
因为台北就是个罩着光环的大城市。

★ ★ ★

对嘉义长大的我而言，“台北”是个金镶玉嵌的名词，上台北简直如同出国一样，是一年当中的大事。没去之前非常向往，去了之后可以把旅途中见到的一草一木说上一整年，所有画图的主题都是“台北”。

上台北，是凯子专属行程

我们家的旅游通常都是携家带眷的集体行动，在人力三轮车的年代，车夫远远看到我家叫车，简直跑得比飞还快，不过不是朝着我们的方向抢生意，而是躲得愈远愈安全。因为我们一家六口全都要上车，依序是爸妈坐在人力车的座位上，膝盖上抱着我跟二姐，而哥哥跟大姐则蹲在爸妈脚下的空间，可怜的三轮车夫要靠自己的力气拉两大四小共六个人，当然避之唯恐不及。

后来爸爸买了本田50摩托车，也照样把小摩托车当轿车开。有次爸爸坐中间，前面坐着二姐，身后卡着两个表妹孙晓梅、孙晓芳，而我的宝座则在车后载货的铁架上，一车塞上五个人，照样在路上跑。

我记得那铁架坐起来可会割屁股，不仅不舒服，而且“坐相”难看。只要爸爸一发动车子，我坐在车上总是低头不语，不敢东张西望，生怕被熟人看到，那可就丢脸丢到“北京姥姥家”去了！

小时候村子里众家父母的收入差不多，物质条件的差距不像现今社会贫富悬殊，那时候有钱、没钱要靠“指标”区分。像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家里有没有电视机是一大指标，只要有电视机，就会被贴上“凯子”标签，成了小朋友心中羡慕的对象。

第二大指标就是有没有去过台北。有！就是有钱人！

土包子准备出发

我10岁那年家里手头宽裕，生活改善不少。妈妈很有远见，她觉得有了余钱，该让小孩子上台北长长见识，所以打算让爸爸带着几个小的上台北玩玩，她则留在嘉义照顾长辈。

这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但随之而来还有比天大更大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可以搭飞机去台北。

在这“处女飞”之前，我与飞机最接近的一次经验是某一年作为军眷近距离亲眼看看飞机。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着打仗的军刀机实在太开心了，忍不住用小手掌摸摸拍拍飞机轮胎，这一拍可吓坏了自己，不是轮胎被我拍坏了，而是我的手竟然立刻肿了一圈！

原来飞机的轮胎跟地面摩擦之后，表面会变得跟针尖一样锐利，我等于把手放在一堆针头上拍打，后果当然很惨。

我爸爸的50cc载客众多，一表弟、二表妹，我老坐在后货架，就怕被熟人看到，往往一路都是观众。

看了真实的军机之后，我也爬上飞机过过干瘾，开始梦想当飞行员。真没想到，几年之后竟然真有机会坐上飞机。

因为爸爸在空军服务，照规定眷属可以通过申请，免费搭空军军机往返台北、嘉义。于是，爸爸帮我们全都办好了手续，带着舅妈和两个表妹孙晓梅跟孙晓芳，加上大姐、哥哥、二姐跟我，准备上台北。

那个年头上台北可是大事，重要到必须为此添购新衣。打从出生以来，我知道一年到头只有过新年才能买新衣服，平日不能上街血拼。不过为了上台北，妈妈大手笔帮每个人都买了新衣服。我还特别指定，非要买个草帽不可。妈妈怎么都想不透一个男孩子干吗对草帽一往情深，但最后拗不过，还是让我耍赖成功。

直到现在，我的“帽子情结”还是很严重，有着一抽屉的帽子，可每一顶都没怎么戴过。这几十年来，也常纳闷何以从小就对帽子情有独钟，左思右想，终于豁然开朗。

诗人看着枯藤、老树、昏鸦会想到断肠，而我则从帽子想到西部片的拓荒。因为每个到大西部拓荒的帅气牛仔都戴顶帽子，我要出远门，当然也得来顶帽子壮壮声势！似乎已经准备好将来要学着牛仔拓荒、打天下。

总之，那一年我戴上草帽，换了新衣，背个水壶，水壶上的盖子还用条链子拴在壶上，壶里放两颗酸梅，摇一摇，就成了酸梅汤。我土里土气兼心满意足地准备上台北“玩玩”。一行八人兴高采烈地出发到机场，等着搭运输机到台北。

我们坐火车去！

以前空军运输机只有三种，一是可以迫降在水面上的水鸭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是C119运输机，C119要念作“C幺幺

九”，外号叫做“老母鸡”，常常南来北往运送伤员、物资等等，每次飞行都可顺道载人，但要事先经过特别关系申请；一是担任空军一号的螺旋桨飞机。

当年我们预定要搭乘的就是“老母鸡”，但大家在机场左等右等，这幺幺九就是不飞，原来是嘉义机场天气不好，不适合起降，所以班机取消了。

这怎么办呢？我一听到飞机不能飞，当场号啕大哭。二姐感染到我这史无前例的巨大悲伤，跟着哭了起来。哥哥心里也闷，眼睛直盯着地下不肯说话。大姐如母，向来很懂得管教我们，但也只是个孩子，失望之余小声斥喝，叫我们不要哭。

爸爸看着这群小孩张嘴大哭的模样，心里更不好受，心一横，掏出口袋里的钞票说：“好！我们坐火车去！”

以前的火车速度慢，光从嘉义搭普通车南下到台南，都要经过十几站，我特别爱搭火车，每站站名都会背。

上台北更久，如果坐普通车，从嘉义到台北要花十几个小时，平快车也要8个小时。那时爸爸想赶在天黑之前到台北，所以一咬牙，买了平快车的车票。这车票到底多贵，我完全没概念，只知道要搭火车去台北，开心地抹干眼泪，迎接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

上火车的时候大概是中午11点，平快车没对号入座，乘客找到空位就坐下。爸爸还买了车上的茶来喝，服务员送来个透明玻璃杯，里面搁点茶叶，两根手指环着茶杯，两根手指头夹着杯盖，一手举起大茶壶往里头冲热水，然后盖上透明杯盖，放在杯架上。这是百看不腻的表演。

抵达40年后的家

一路上经过了无数山洞、跨越了无数大桥，快到台北时，迎接我们的是夏夜迟落的夕阳。

火车轰隆轰隆地跑过连接台北的大桥，我趴在车窗上，俯视桥下广阔的河面，河面上闪闪发光的夕阳余晖，像有千百条鱼正在底下翻动，河水仿佛有种魔力，蕴藏着好多想告诉我的故事，忍不住看痴了。

像是想要确定自己不是做梦，趁着大家都不注意，我拿起火车专用茶杯上的玻璃杯盖，迅速往窗外一扔，想象中这个杯盖像飞盘一样，稳稳地、缓缓地旋入河中，在河面上漂了一阵子，才沉入河底。扔出的那一刻像犯了滔天大罪，也像许下了小小心愿，觉得好刺激、惊险又混合着得意。

那感觉即使经过了40年，仍仿佛昨日般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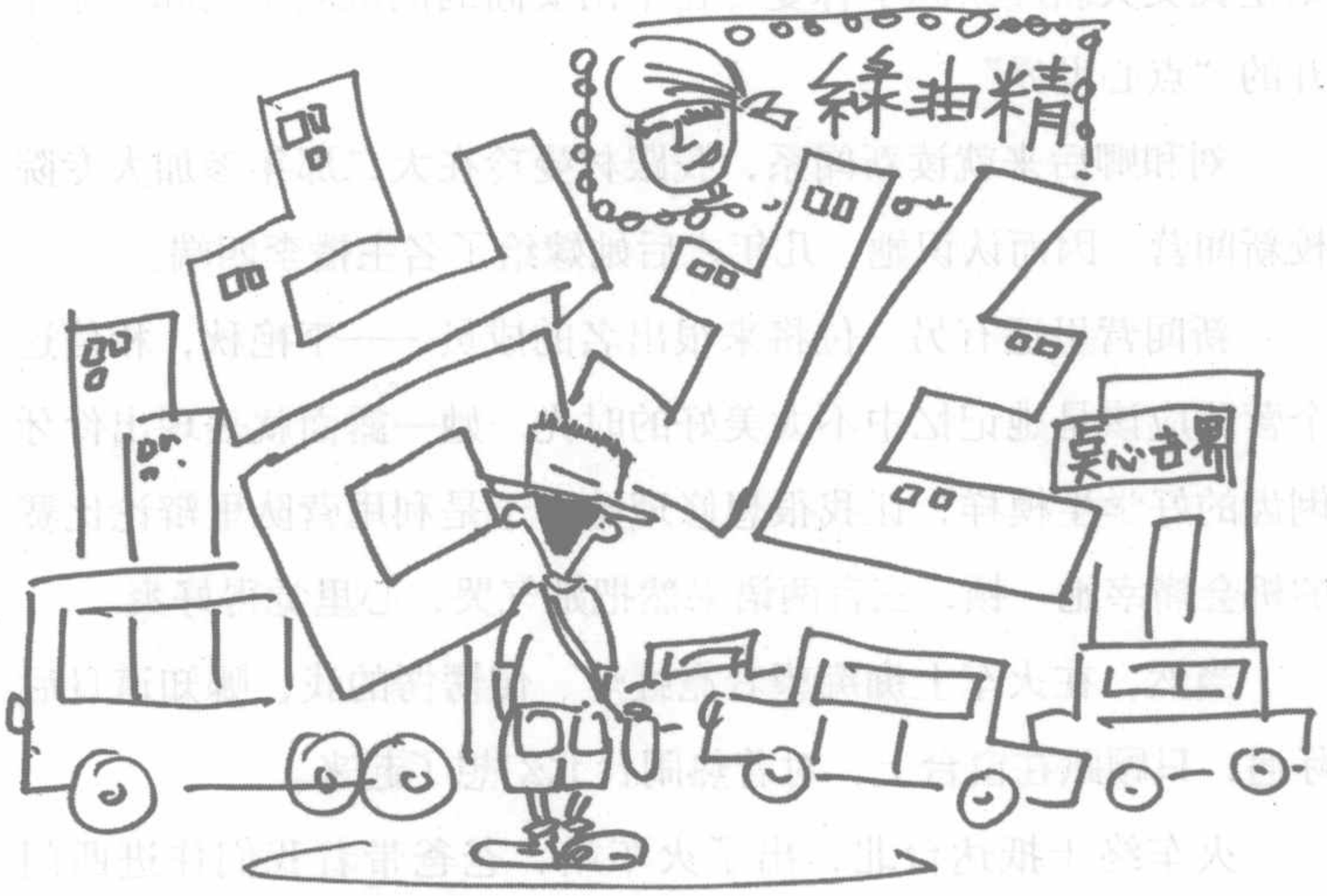
扔下这个杯盖，到底是象征“王伟忠到此一游”？还是想效法凯撒大帝“我来、我看、我征服”的气魄？或是像罗马许愿池一样，扔个硬币下去，就能再来拜访台北一次？

40年后的我仍理不清当时的心境，只是当初陌生的世界，已然成了我、我的妻、我的女的家。

火车在过去与未来穿梭

过了河，轰隆轰隆的火车进入台北。

在旅程中早已喝光了水壶里的酸梅汤，我背着空水壶，迎着风，趴在车窗上，饥渴地往外看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城市，恨不得



我小学第一次来台北，坚持戴帽子，斜背水壶，为什么？一直不得其解。后来发现，应该是西部牛仔电影看多了，想……“出征”！

把所有的画面都画下来。眼前的房子似乎都特别华丽，有住家、店面跟闪闪发光的招牌，看得出这是个繁华的区域，路上好多人，旁边的店里挤满了吃饭的食客。多年之后才知道，火车经过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华商场”，而生意特别兴隆的那家店铺，则是我文大新闻系同学林曼玲在中山女高的同班同学刘和卿家里开的“点心世界”。

刘和卿后来就读新闻系，我跟林曼玲在大二那年参加大专院校新闻营，因而认识她，几年之后她嫁给了名主播李四端。

新闻营里还有另一位将来很出名的成员——李艳秋，相信这个营队应该是她记忆中不太美好的时光。她一露面就表现出伶牙俐齿的好学生模样，让我很想修理她，于是利用营队里辩论比赛的机会痛宰她一顿，三言两语果然把她气哭，心里觉得好爽。

当然，在火车上痴痴望着霓虹灯、傻愣愣的我，哪知道日后际遇，只顾趴在窗台上，对着热闹台北幻想了起来。

火车终于抵达台北，出了火车站，爸爸带着我们住进西门町的小旅馆。在短短5天4夜的行程中，我们跑遍了台北的风景名胜，从中山北路往北，到当年还在圆山的动物园、儿童乐园，接着上阳明山看花钟。

还记得第一眼看到中山北路那又宽敞又空旷的马路时，心里直想：“这里应该就是国外吧！”花草缤纷的路上，汽车数量不多，但每辆看起来都好气派，实在太美了。

接下来我们到景美拜访唯一住在台北的亲戚张奶奶，张奶奶领着我们到碧潭划船、走吊桥。

爱打架的张爷爷、张奶奶

张奶奶何许人也？其实我们不是血亲，爸妈刚到台湾地区

时，隔壁就住着张奶奶一家人。当年爸妈年纪小，张奶奶喊我奶奶“二婶”——因为爷爷排行老二，所以奶奶也跟着成了二婶。所以爸妈喊他们张叔叔、张婶婶，于是我们出生之后就接着叫张爷爷、张奶奶。

张爷爷年轻时非常帅，貌似“电懋时期”的小生张扬，眉眼有神、气质高雅。张奶奶虽不是个大美女，却是河北市郊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因战乱而跟张爷爷成亲，两人婚后来到台湾地区，胼手胝足地生儿养女。

张爷爷“帅名”远播，帅到整个空军单位都听说过我们村里有个帅哥，甚至还有许多飞官太太慕名而来，专程跑到眷村里看看张爷爷到底有多帅！尽管如此，张爷爷洁身自爱，并没因长得帅而处处留情。

只是张奶奶的脾气不好，夫妻俩经常吵架，还会动手打架。听妈说，那时两家中间只隔道矮矮的竹篱笆，常听到隔壁大喊一声：“二婶！”奶奶或我妈就赶紧到篱笆旁，接住张奶奶从另一端扔过来的宝宝，然后两夫妻一阵混战，打完了，张奶奶再把小娃娃接回去。

这样三天两头打来打去，张爷爷终于受不了，离开台湾地区，独自到了香港，就这么一去不回。张奶奶一气之下也收拾行李，带着小孩们离开眷村，找台北朋友安排一个差事，就住进台北贫民窟里，一手带大几个小孩。

于是，张奶奶一家就成了我们在台北唯一的亲人，往后我们到台北都一定会上她家看看，两家成了比亲戚还亲的家人。

他们家的小儿子叫张果庄，论辈分我该喊他“小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后来果庄成了我的好朋友，赴美发展，事业愈做愈大，成了Nu Bra的创办人，而我老婆则成了他台湾地区的代理。

上一代互丢“孩子”，这一代互丢“奶子”，人生真是太有趣了。不过，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一圆搭飞机的梦想

在台北玩了5天4夜之后，回程爸爸再度安排好军机，我们从松山机场搭运输机飞回嘉义水上机场。总算一圆搭飞机的梦想，心里当然超级兴奋。运输机内部跟现在的客机截然不同，没有椅子，只有沿着机舱两壁设置帆布带编成的简便座椅，我们像跳伞员一样坐着。而且，同行的乘客中还有一位病得快死的病人。

怎么知道他快病死了呢？因为他的担架就放在我们身边，脸上的神情就像快死了一样。

我从小到大都在欢乐气氛中长大，从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也没机会靠近气若游丝的病人，但这回要跟一位快死的病人关在同一个机舱内，让我“处女航”的喜悦掺杂了首度遭遇死亡威胁的恐惧，混合成巨大、无可匹敌的兴奋。

起飞之后我在飞机上东张西望，忽然发现窗外的机身冒出个大火球，吓得赶紧拉爸爸：“爸爸你看，飞机失火了！”

我爸转头一看，表情也随之一变，但立即镇静地告诉我：“没关系，这是正常的，等一下飞机飞到云里去，嘶——再出来时火就灭了！”

原来是飞机漏了些油，又遇上引擎过热的高温，才突然冒火，爸爸处变不惊的态度及渊博的知识，让我对他更加崇拜。天啊！我爸爸连飞机什么时候起火、什么时候灭火都知道，根本就是“神”。其实，有一天我自己做了爸爸，才知道爸爸对“未知世界”的紧张，孩子怎么看得出来！

从嘉义到台北，我们足足搭了8小时火车，但从台北回嘉

义，则只飞50分钟，快到我难以想象，也让这趟旅行留下完美的句号。

罩着光环的大城市

首次台北行实在太丰富，丰富到接下来一整年我所有绘画主题都是“台北”，打从心底觉得这些台北人真高贵，恨不得天天都在台北，对台北更是充满了幻想。

而且不光如此，没去过台北的人普遍觉得台北是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像我后来考上文化大学，不久之后妈妈跟爸爸的结拜兄弟一同上台北看我，我特别叮咛他们台北的地下道要收费，结果两个长辈在地下道左找右找就是找不到卖票的窗口，问了路人才知道是上了我的当。

反正，任何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台北，对眷村的老老小小来说都很合理，因为台北就是个罩着光环的大城市。

打从第一次上台北开始，我就觉得台北的小孩真是说不出的时髦，小小心灵相信任何人不管做什么行业、是什么身份，只要住在台北就好厉害，台北人简直像火星人一样神秘高雅，值得向往敬拜。

后来真上台北读书、工作，心情也像是进入了外星人居住的城市，任何事情都要做好万全准备才敢出手。因为南部上来的小孩都很怕丢脸，总要从头到尾都想清楚了，才敢放手一搏。

接下来，在台北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还真闯出了小小的名气，心中的圣地却从这个亮着光环的宝地，转回我那破眷村里的小房子了。

当大家都长大了

昔日眷村的哥哥姐姐们，
早就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家园，
不管他们口中如何批评台湾地区的现况，
心中始终思念着老眷村。

★ ★ ★

原本眷村就像个热闹的大家庭，彼此声息相闻，每个人都是熟人。但当村里的小孩愈来愈大，举步跨入青春期之后，眷村开始浮躁。

首先，外来的陌生面孔像狼群一样在村子附近打转，这些人多半来追我们的姐姐们。有人单枪匹马，刚进巷子立刻被哥哥这一辈的年轻人盯上，不客气地问对方来干吗，如果发现是想要约我家的妹妹或你家的姐姐，就会觉得“领土被侵犯”，怎么看对方怎么不顺眼，立刻开扁，见一个揍一个，不准对方越雷池一步。

眷村里，每个人都是狗仔队

而我是眷村小孩里出生较晚、算是精华尾巴的一批，不像大

哥那么凶狠。有些情“狼”懂得略施小惠，先跟哥哥们混熟，然后发点零用钱收买我们这些弟弟们，要我们帮忙传递情报、送情书，我们在几毛钱的诱惑下都会完成任务。

不管是哪家女儿，只要交了男朋友，都会变成眷村里议论的话题。在我们那个年代，想背着所有人偷偷谈恋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在市区里走在一起，随后就有人向家里通报，消息网络比现在的狗仔队还厉害。

即使哥哥不阻止，我们愿意帮忙，村子里的爸爸妈妈们普遍不希望女儿太早谈恋爱，即使是我爸妈这种年轻又自由恋爱结婚的父母也不例外。像我爸从不体罚小孩，但发现姐姐收到情书，却让他勃然大怒，跟妈妈连手教训了姐姐一顿，这是他唯一一次动手打孩子。在惊讶中，我发觉姐姐身上背负的期望及责任确实很重，是成天到处玩的我无法体会的压力。

姐姐这一批第一代小孩的压力尤其大，像大姐1949年出生，是父母来台之后出生的第一代，物资极度匮乏，而大人与第一代小孩之间的界线也不太明确，姐姐的年龄跟妈妈实际上只差17岁，从小长姐如母，妈妈管我们，姐姐也管我们。

虽然爸妈感情好，我们的家庭也和乐融融，但刚到台湾地区的几年，妈妈不太快乐。因为她自己年纪小，特别思乡，却因为大环境而跟母亲断了联络，一边挂念高堂，一边养孩子，食指浩繁而丈夫的薪水又少，种种压力加在一起，几乎让每家妈妈都罹患严重的“产后忧郁症”。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老大必须负起更大的责任。当年大姐等于妈妈的左右手，跟妈妈最亲，但青春期与妈妈发生的冲突也最大。

为家庭牺牲的眷村大姐

眷村大姐们大多从小必须为了家庭牺牲，小时候不能玩，要照顾弟弟妹妹、做菜带孩子。长大后书读得好也没用，除非考上公费大学，不然家里还要养一大堆弟弟妹妹，没钱供学费，只能读免费的政工干校或师专。

如果大姐们不想读书，便直接就业，但也没有太好的工作，多半在军队里当雇员或到加工厂当女工，赚钱贴补家用，刚好资助弟弟妹妹的学费。

牺牲了事业的她们，也找不到太好的结婚对象，多半受限于环境，就近嫁给军人或出租车司机。

还有一批大姐选择了更牺牲的路——离乡背井到台中当吧女。当时美军在台中清泉冈还有基地，有兵就有酒吧。眷村大姐们下海，也未必成为飘零世间一落花，有人在酒吧认识老外，谈起恋爱，还真嫁到美国去，我就知道有个眷村大姐嫁去美国，后来成为空运公司老板娘，目前住在拉斯韦加斯，每天晒得黑黑的，当起“欲望师奶”。

我的大姐少女时期非常美丽，好多人追，谈恋爱应该是她最自由的时光。我觉得每个贿赂我、希望我转交情书或带句话给大姐的男生都挺不错，但爸妈看每个小伙子都不顺眼。后来姐姐嫁给担任连长的姐夫，姐夫婚后退役，改行开出租车。

姐夫军人生活过久了，难免视野狭窄，毕竟军中环境与社会有落差，他一直不太适应退役后的生活。当时我周末常往姐姐家跑，有一天姐夫看我不顺眼，忽然发狂把我的行李通通扔到门外。我难受，大姐心里也不好受。

后来姐姐与姐夫离异，将小孩送到嘉义让我妈妈照顾，她则

留在台北工作，跟我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下来，大姐像我家的柱子，继续照顾我们全家，以前妈妈管她最严厉，现在跟她情同姐妹。

心永远向着家里的二姐

俗话说“老大必傻、老二必精”，但我家的二姐完全不精，她的功课最烂，人也最皮，但爸爸最疼她，常笑她考7科有8科不及格，每次月考不必看成绩单，反正班上有几个人，她就考第几名。

当年爸爸忧心姐姐每一科都不好，还帮姐姐请了英文家教。这家教说着山东腔的英文，腔调很逗，但二姐还是看不懂英文，气得老师猛拍桌，没想到桌灯接触不良，一拍就灭了。姐姐在黑暗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于是也拍了一下桌，灯果然亮了。但老师可气炸了，认为姐姐胆敢对着老师拍桌，简直是目无师长！气得跟我爸说：“你的孩子入门了！可以了！”就一去不回头。

其实二姐心地最善良，才不敢对老师拍桌。她是个很容易感动的女孩子，走在路上看到小学生排队过马路，竟然都能让她感动得掉眼泪，边哭边说：“这些小孩，真是太可爱、太动人了！”

尽管书读不好，二姐跟大姐一样都很顾家，工作从不忘帮家人“谋福利”。当她进铁路局担任小姐时，我南下北上都当火车“黄鱼”，由她带着过票口，坐在“服务人员”小房间里，跟着她到处跑。没钱还可以跟她要点零用钱花，甚至连私立学校的学费都是姐姐们帮忙凑齐。

二姐还精通“窃占公物”，自从她在铁路局工作，家里的报纸是铁路局拿回来的，甚至连卫生纸上也写着“铁路局公物”，

不管人在哪里，心都向着家里。

二姐在火车上认识未来的二姐夫，二姐夫虽然只是剧校毕业的随车倒茶小弟，但二姐心疼他年纪小小就父母双亡，对他特别好。两人交往之后，二姐夫也把爸妈当成自己的父母孝敬，对我们全家人都很好。后来两夫妻还有我大哥都到美国闯天下，二姐跟姐夫做点小吃生意，很受欢迎，在美国拥有自己的餐饮事业。

对眷村永远的思念

想想过去连句英文都说不出口、对老师拍桌子的二姐，现在英文说得最好，是环境激发出她的潜力，让她克服了所有障碍。

而眷村小孩基本上都拥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力量，因为大家在台湾地区都没有家产，没有亲戚人脉，出社会之后更是要靠自己，没法靠关系。所以不管在哪里，遇到的挑战都很类似。

能够突破困境，打入陌生圈子，就有机会站稳脚步，开枝散叶。但也有些人过度眷恋眷村的一切，就算竹篱笆拆了、砖墙倒了，心中还是围着高高的藩篱，不肯加入新的小区，这让同样眷村长大的我颇为惋惜。

人哪有什么“不会”、“没办法”，那都是还有后路时的撒娇借口。等真遇到绝境，便会激发出“非如此不可”的决心，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就像这些眷村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家园，不管他们口中如何批评台湾地区现况，心中始终思念着老眷村。

想我眷村的兄弟姐妹们，海生、小莉、FG、杨文俊、大老美……

不良好人好事

廖文生是我这辈子极为重要的朋友，
但可不是因为他让我成为“好人好事”代表，
才占有重要地位，
而是我们可以合作无间，一起做“坏”事……

★ ★ ★

高中是我读书开窍的时期。我本来以为一直念书会很累，后来发现只要成绩好，其实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且要让成绩好并不难，这才心甘情愿地应付考试，找出得高分的技巧，让成绩好看些。

高中时期我功课不错，也爱参加各种比赛，演讲、美术、辩论、篮球都要表现表现，是校内众所瞩目的学生，但骨子里挺不良，整天都跟我最好的朋友廖文生一起做些自己觉得好玩的事。

陪我做坏事的好同学

廖文生的妈妈年轻漂亮，是新竹眷村第二代，嫁进我们眷村。我在二区，他们在四区，两区小孩虽然住得近，但很少玩在一起。

文生跟我同一届，小时候感染了小儿麻痹，行动不便。在我们空小毕业，要进入兰潭初中就读的那年，廖妈妈特别来拜托我妈妈，希望文生能跟我一同上下学，因为学校太远，上下学都要坐交通车，希望我能照顾他上下车。

妈妈当然一口答应，我也一口答应，就这样展开我跟廖文生6年形影不离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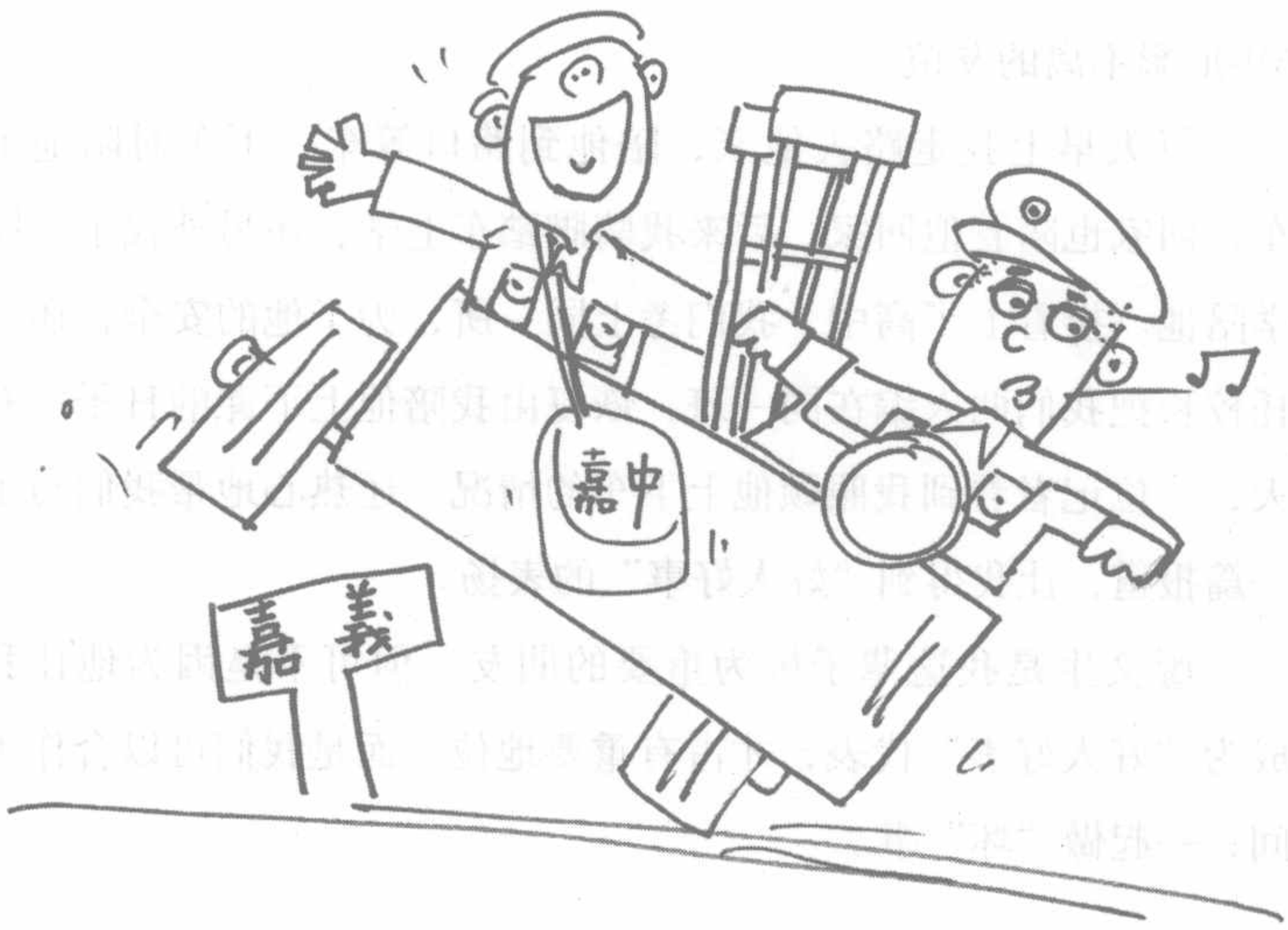
每天早上我走路去他家，陪他到路口等车，下车时陪他下车，回家也陪着他回家。后来我骑脚踏车上学，还另外找了个同学陪他。接着上了高中，我们考上同一所，为了他的安全，还拜托校长把我们两人编在同一班，恢复由我陪他上下课的日子。有天，一位记者看到我照顾他上下车的情况，还热心地帮我们写了一篇报道，让我得到“好人好事”的表扬。

廖文生是我这辈子极为重要的朋友，但可不是因为他让我成为“好人好事”代表，才占有重要地位，而是我们可以合作无间，一起做“坏”事。

合作无间做坏事

尽管小儿麻痹让廖文生行动不便，但他有个外号叫“野猫”，由此可知此人行动有多敏捷、个性有多皮。我们的“路数”很像，都喜欢画漫画、写武侠小说，在高中都编校刊、制作毕业纪念册。他喜欢演讲，我喜欢辩论，彼此还会检查对方作品中的漏洞，像我帮他修稿，他帮我打架。

很难想象吧！看起来双腿细瘦、不堪一击的野猫其实很猛，他的臂力还是帮我们赚钱的好工具。我在学校安排赌局，找人跟他比腕力，全校几乎所有人都跟他拗过手臂，但野猫每次都赢！遇到要打群架，只要扛着野猫往对方主将身上一扔，他抓到人就



我和“野猫”廖文生，在高中时候驾着他那辆“残障战车”，度过太多快乐时光。

猛K，一定会打到对方讨饶。

我跟野猫每天凑在一起想些奇怪的计划，那时虽然禁止学校使用参考书（我们叫做“自修”），但每个人都怕学校课本不够，非要买本自修才安心。每本自修都大同小异，一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的习题根本做不完，而且还都很贵。我记得其中最畅销的是《侯西泉数学》，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靠着侯西泉，让我跟野猫多了很多零用钱可花。

零用钱的来源就是偷自修，我们两人共同设计出完美的犯罪计划。野猫撑着两支拐杖，看起来无害，店员根本不会注意他的行为，更不会察觉他的衣服是不是忽然鼓起来，因此很容易成功。但每次都由他偷书风险太高，有时候也会改由我下手，他负责掩护。只要一听到他在书店某处跌倒，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我就可以顺利得手。高中三年我们不知偷了多少本自修，从没失手过。

后来，不光偷《侯西泉数学》，其他英文、理化参考书也都在我们搜猎的范围内。这些书的下场除了少部分自己留下来读，通常都立刻转卖给同学。

大街小巷都是我们的地盘

除了这些不良举动，野猫还是我们逃学的最佳借口。他下肢无力，所以下盘筋很软，可以劈腿，每次只要我们两个不想上课，野猫就把“脚”高举到耳朵边说：“老师，我身体不舒服！”听他说得好像很严重，让老师颇为难，我总会自告奋勇说：“老师，我陪他去保健室！”接着就大大方方地逃学，跑到校外去野了。

高三那年，廖文生有了专用的摩托车，车子经过改装，旁边

多了个载人的位子，以保持车身平稳。我就坐在他旁边的座位，跟着他穿梭嘉义的大街小巷，更加玩得不亦乐乎。

这段日子的疯狂，如今回想起来确实很好玩。后来我们都很乐意继续当好朋友，但随着我上台北读书，也就自然而然渐渐分开了。后来听说廖文生到北京发展，几次去北京想找他，总没见着。

也许，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朋友，但我还是经常想起他和这段好玩的日子。

首度北京行

这一刻，我似乎更理解我的父亲、母亲，
以及他们心中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的乡愁。

★ ★ ★

我家有口手提猪皮皮箱，是1988年首度去北京探亲时带回来的纪念品。我当时看上了箱子古朴的陈旧感，一时迷惑，把使用方便的带轮行李箱送给北京亲戚，改用这口箱子装着随身衣物继续行程。本来想体会父母来台湾地区的情境，结果一路上吃足了苦头，真把自己搞得像逃难般狼狈。

这口箱子本身重量太沉，加上我四处奔波，回程由北京飞上海访友，进入广州停留两天，再转到香港找朋友，偏偏老箱子没有轮子，不符合人体工学，跑来跑去都靠手提，提得我腰酸背痛。我记得从广州进香港的罗湖关卡前有一座桥，当时我提着箱子走在桥上，沉重到心里一火，想把箱子直接扔到河里。

现在这口箱子当然已经成了摆饰，看着它，经常让我想起第一次回老家的点点滴滴。

真实人生比戏更像戏

1988年，我从台北飞新加坡，转上海接北京，首度进入陌生的对岸。还记得那班新加坡航空的班机上，有不少人都要转机到大陆。我跟身旁一对老夫妻攀谈起来，他们要回位于北京和石家庄的老家，想着40年没见的家人，一路上都很紧张。

我遗传了爸爸乐于助人的性格，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总想扶一把。于是问起他们到机场时是否有人接送，老先生说给家人发了电报，通知班机时间，但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来接，他猜想对方应该会来接，不过言语中还是有点忐忑。我马上表示如果没人来接，我负责帮他们找车子，要他们安心。

他们口中虽说安心，但表情还是很紧张，毕竟分离40年，如今要重逢了，心情的激动很难平复。我跟他们边聊天，边看着北京上空，透蓝的天空中，飞机像天使一样张着翅膀，载着许多近乡情怯的游子接近毕生梦想的地方，那是娘胎一样的老家啊！

当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工作人员上机来查看证件的那一刻，老太太立刻从包里拿出降血压药给老先生吃，因为两人都太紧张了。我在旁边看了，忍不住又好笑又感动，真实人生确实比戏剧更加出乎意料，谁会想到光检查个台胞证，需要出动降血压药呢！

第一次见面的亲人

那年北京还是个朴素的古都，行李转盘用的是木头材质，我跑了很多地方，还真没见过这种设备，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拿了

行李，机上结识的老夫妻说找到来接他们的家人了，于是我目送他们离开，远远看到有个陌生人拿着写了“王伟中”的牌子，一字之差，但应该是找我的没错。

我站在他面前说：“我是王伟忠！”

这男子立刻笑了开来，用戏剧性十足的声音说：“伟忠！我是你小舅！”那股我从小听到大、跟我妈一模一样的北京腔，立刻缩短了彼此的距离，我笑着看他，他也笑着看我。

当时我的造型是大眼镜加上过肩长卷发，很怪，后来在颐和园还曾被两个北京大婶误认为长得很丑的外国妞。不过我想，就算眼前站的是名叫“王伟忠”的外星人，小舅一定也会开心地说：“我是你小舅！”所谓“亲情”还真是个奇妙的系统。

我妈已经先到北京，住进姥姥家，此行我的任务是拜见姥姥，陪我妈逛逛她长大的老北京城，当晚小舅带着我直奔姥姥家。

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个国际大都会，环城的高架道路都盖了六七环，但当年完全不是这样。

那年我们走17里国道进城，看到北京的三环高架还在动工，都市景观与台北差异极大，道路两旁是笔直的杨树，飘着炊烟的矮房，有些矮房上还放些靠太阳晒热水的简易装置，古老的烧柴大灶与新兴的太阳能利用，竟发生在同一间小房里，还真是新鲜。

一路听着车轮滚在石板路上“扣扣、扣扣”的声响，我终于到了姥姥家。

那是一栋公寓建筑，我爬着楼梯上楼，发现他们的楼虽然不新，却装了节约能源的感应式电灯，又是个旧中有新的设计。就在电灯一亮一灭、一亮一灭之间，我上到姥姥家门口，按了门铃，里面传来我妈的声音：“谁啊？”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儿子耶！"

随即听到了我妈的哭声，门一开，就看见姥姥跟妈坐在里间。

长这么大，我可没体验过这种从内心涌出的激动，双腿自动一软，情不自禁跪着爬进房间，喊着："姥姥，我来看您了！"

想想亲情真是奇妙，从没见过的亲人，见了面却能立刻辨认出彼此，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口音，又或者从小听着妈妈说了几百次姥姥的故事，已经创造出我对她经年累月的记忆及想象，感觉就像好久不见的熟人，而不是初次会面的陌生人。

对我来说，北京也是亲切但未曾谋面的都市，打小听妈妈说老北京的故事，听了几千回，总算真陪妈回来了。跟着妈妈上市场购物，狠狠地逛个够。

在前门大街，妈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食物"切糕"，开心地买来，吃了却安静不语。问她："怎么了？"她说："一直想吃这个味儿，可吃在嘴里，怎么不对了？"说着说着眼睛泛红。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15岁匆匆离开北京的妈，也许人的年龄影响了味觉，15岁与60岁的味蕾敏感度当然不同。但我猜，她在切糕里找寻的，应该不只是切糕，还想回味当年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只是那幻想中的美好滋味，都随着真落入口里的切糕消失了。

不知从何说起的乡愁

晚上，舅舅帮我就近订了"台湾宾馆"。小旅馆是专门为愈来愈多返乡探亲的台湾同胞而盖，故而起名"台湾宾馆"。办理入住手续时，我顺手送了包洋烟给旅馆的柜台，这小伙子开心得不得了。当时他们最时髦的打扮，就是往衬衫口袋里摆包洋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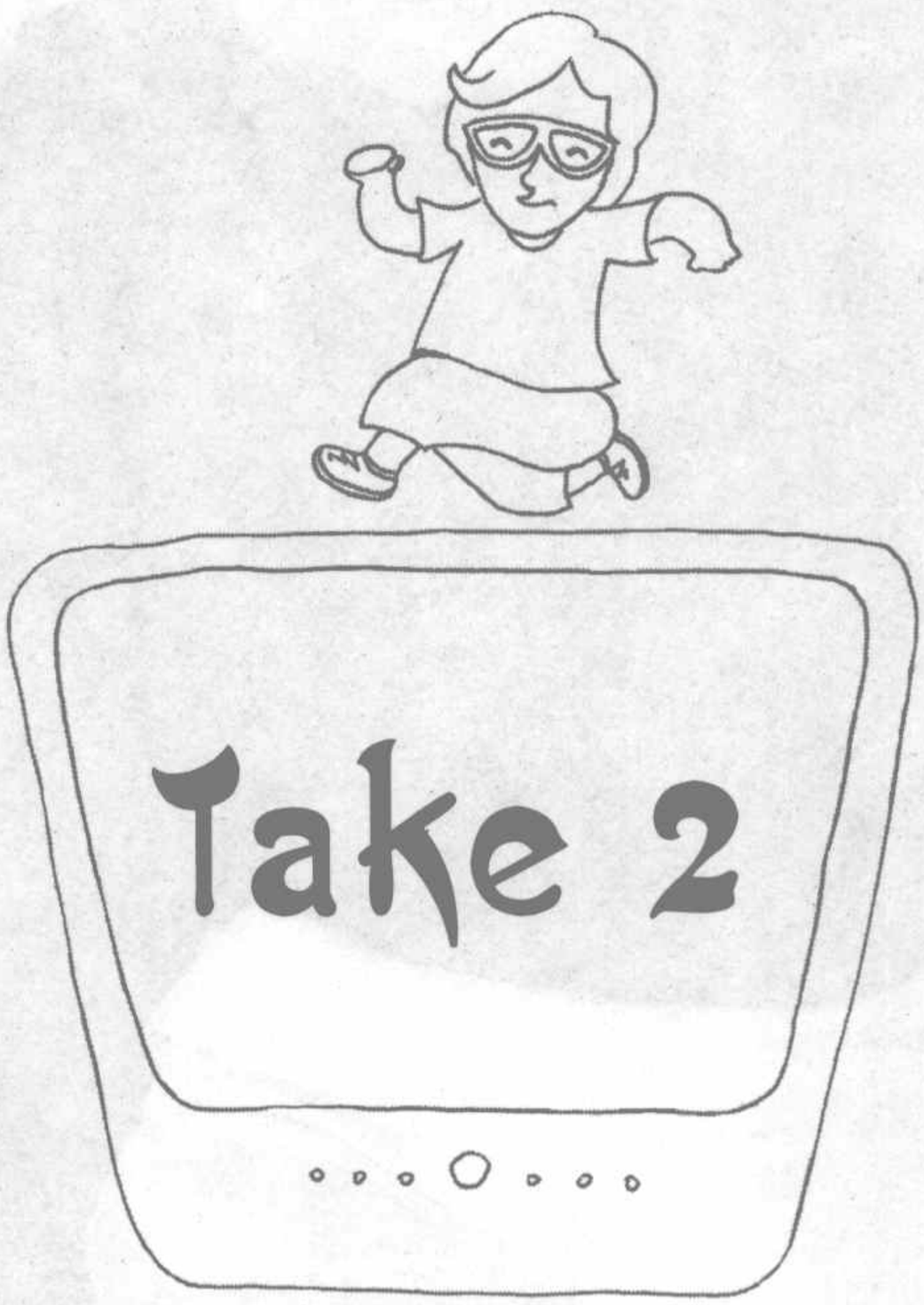
远远可以隔着薄薄的上衣口袋，看到洋烟上的555字样，顿时人都光彩了起来，台湾地区也曾经历这样的年代。

晚上大家都离开之后，我独自在房间的窗台边，看着天上的月亮，远远有只狗吠了起来，引发远远近近、近近远远的狗叫声，忽然心里涌起了复杂的情绪。

工作这么多年，本来以为跑遍了天涯海角，看尽了天下事，实际上很多事情看了，并不代表懂了。

就像我们一家人相隔千里，数十年见不到面，而直到这一刻，我在小旅馆的房间看着天上的月亮，才深刻体会“千里共婵娟”的意义。不管身在北京，还是在台湾嘉义东门町的眷村，月亮都是一样的，思念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这一刻，我似乎更理解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心中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的乡愁。


Take 2

打开伟忠电视史

旁人看我在电视工作似乎一帆风顺，
没多久就名利双收。
实际上，
也是经过一番寒彻骨，
才能在圈子里愈挫愈勇。

我就是要
電視教父王偉忠

一定要让万家灯火认识我

18岁的我非但不胆怯，
还在心中立下志向，
未来一定要在台北打天下。
我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 ★ ★

我从小就爱画图，每天在纸上、眷村的墙壁上涂涂画画，想什么，就画什么。

一开始我最爱在纸上画着仰角观察的军刀机，很想当飞行员。后来想当杂货店老板，因为老三家开杂货店，每年过年我们眷村跟对面八区眷村进行冲天炮大战，都仰赖他免费供应弹药，那种姿态好神气！我也很想当这么有钱、这么豪爽的杂货店老板。

接着金龙少棒得威廉波特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图画主角立刻改成棒球健儿，整天都想着打球。

总之，各种志愿换来换去，没个准儿。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做什么，谁好玩、谁风光、谁耀眼，就想当谁，也就画谁。

电视里的女神

在各种职业当中，新闻主播也曾是我向往的目标。因为眷村里有个杨文华杨姐姐，对年幼的我来说，她是像女神一样耀眼的姐姐。当年中视开播后，她担任新闻主播，成了眷村大大小小的偶像。

杨家是我们在眷村的好邻居，他家是杨门女将的后代，杨妈妈是我妈的好姐妹，杨伯伯则曾经赴美受训，学习怎么帮飞机涂装，虽说看起来像是帮飞机刷油漆，但其中有很多专业知识。杨伯伯的英文很溜，但有浓浓的河南腔，小时候经常逼儿子杨文杰和我学英文，帮我打下不错的英文基础。

1962年台视开播，在此之后，家家户户都很想装台电视机。那个年代，家里有台电视机，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后来中视开播，杨妈妈的女儿、杨文杰的姐姐杨文华，竟然就坐在电视里面播报新闻！顿时轰动了整个嘉义。

杨文华的功课一直很好，还在嘉女念书时，就被校长内定为媳妇人选。毕业后考上大学，当上中视的主播，后来果然嫁给在华航上班的校长儿子张大哥。

每回杨文华跟张大哥回眷村娘家，都会造成万人空巷的吸引力，大家抢着看他们夫妻俩，觉得男的帅透了、女的美呆了！真是一对金童玉女。

杨姐姐还会到我家来看看我妈，这时候所有人都挤在我家门外，脸死命贴近纱窗，好看清楚点。我心里当然很得意，还想着如果能卖门票那该有多好！因此更向往电视圈的工作。

杨文杰则是陪我献出许多“第一次”的好朋友。我们整天玩在一块儿，每个周末一起看遍邵氏武侠片，我第一次抽烟也是跟

他一起。虽然他功课烂透了，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考完高中那年，我跟他一起上台北玩，住在杨文华夫家、一间位于新店的独栋洋房里。记得她工作结束回家时，我们已经睡着了，其实我只是装睡，她很小心地进了房间，帮杨文杰盖被子，也帮我盖被子。

那一瞬间，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女神竟然温柔地帮我盖被子，真是太妙了！

18岁那年的志向

高中毕业后，我考取台北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私立学校学费很贵，但家人咬了牙支持，让我成为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当时爸爸拿出2万元，说这是姐姐们努力凑出的大学4年生活费跟学费，若能读完，很好，如果读不完，那家里也没钱了。

妈妈担心我在路上搞丢这么大笔钱，把钱藏在牙膏盒里让我带着，还做了一大罐炸酱，饿了只要拌饭拌面，够吃上一个月，省钱又能吃到妈妈味。

背着行囊走出家门，离开眷村的心情很复杂，有点兴奋、有点惶恐，从小梦想着上台北，觉得台北的一切都太棒了，现在美梦要成真了。我带着全家的期望出发，希望能够闯出点名号，别让爸妈丢脸。

1975年10月7日，我的包里装着珍贵的2万元，搭着夜车从嘉义来到台北。

看着与记忆中首度台北行同样的街景，经过闪亮的大商场及早晨人声鼎沸的“点心世界”，台北，我又来了！而且这次将在此长住。

同行的还有两位眷村同伴，下火车之后，我们依照方向指

示，寻找开往“山仔后”的公交车。好不容易找到站牌，上了车才知道自己错搭上往西门町方向的车，糗得耳根都红了，赶紧下车找到对面正确的站牌。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坐上往阳明山的公交车。

那年我的地理观念还是以嘉义为中心，由嘉义搭车到台南也只要一个多小时。但这回从台北车站上车，在车上坐了起码两个小时，居然还没到学校。当时不懂得台北公交车绕大圈的行进路线，只觉得台北好大，居然比嘉义到台南的距离还要远。

当天晚上抵达文化大学，我们三个眷村小子，傻不愣登地在注册前一天到校，当晚无处栖身，只好枕着行李，在校园里熬上一晚。

时序秋天，山上气温低，半夜有点冷。站在山上的大仁馆，看着山下闪烁缤纷的夜景，好美，在嘉义绝对没有这种奢华的美丽，眼前尽是想象不到的奇景。

18岁的我非但不胆怯，还在心中立下志向，未来一定要在台北打天下。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当年只瞎想，许下了看似不可能的梦想，无法深究到底是什么刺激造成这念头，什么都有可能，也可能只是胡想。但这小小的、一毫米大的念头就此生根，渐渐滋长。

踏进电视圈

夜色褪尽，天渐渐亮了，学校来来往往的人也多了。各社团的学长、学姐开始在校园里摆设招募新社员的广告牌。

办好注册手续、交了学费，我四处闲晃，心想读大学当然要加入社团，忽然发现这里竟然有西洋剑社。

西洋剑对我来说，是007电影里外国人专属的贵族运动，真没想到不需要远渡重洋，只要读大学就可以顺便学西洋剑。我看着那闪闪发光的锐利剑锋，立刻臣服于这股贵族气氛，毫不迟疑地当起败家子，掏出爸爸给我的血汗钱，交了500元当入会费，入社后又花了一笔钱买西洋剑服。结果没去几次，我就嫌这个运动太无聊，再也不去了。

不多久，大学梦也随着沾上灰尘的西洋剑服而冷却。大学，没有想象中精彩，幸好认识了几个死党，还在学校上课时遇到带我踏入电视圈的贵人江吉雄老师。

江吉雄江制作是台湾地区第一代电视人，他在日本接受电视节目的训练，执导过第一出连续剧《晶晶》，也是台湾地区第一代外制单位的老板，开设了专做综艺节目的丽群制作公司。当时台湾地区只有两家外制单位，一是专做戏剧的今是公司，另一家就是丽群。

他当年在我们大学开了门“电视制作”课程，要我们交个广告片剧本出来。

标准广告片剧本格式是左边放画面，右边放对话框，我画好交给他，他看了之后觉得我的画面颇有味道，立刻问：“你做过电视吗？”

“只有打工做助理的经验。”

“好！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公司上班？”

就这样，我进入传播圈，在老师、第一个老板，也是此生唯一老板的江吉雄手下打工当助理。

进入他的公司打工，一方面可以贴补生活费，另一方面可以接近热爱的电视制作工作。我发现电视工作太迷人了，一分一秒都想抓住机会多学、多问，心想，如果能像杨姐姐一样出人头地、扬名立万，那就更美了！

终于在26岁那年，我还真成了电视制作人，通过作品小有名气，实现在阳明山许下的心愿，让家家户户都认识我。每逢过年回到眷村，我家也像当年杨姐姐返乡一样热闹，好多人都想看看我，听我说说电视圈的事情。

难以推测的人生剧本

至于杨家，后来移民到美国，渐渐与老邻居断了联络。几年过去，定居美国的杨文华经营房地产事业有成，退休之后静极思动，又回台湾地区，在广电基金会上班，负责处理专业课程的行政事务。

而我在学校的老师刚巧主持广电基金，要我开设一门电视实务课程，将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传给对广电工作有兴趣的年轻人。

无巧不成书，负责开课事宜的行政人员就是杨姐姐。多年之后，杨姐姐与我居然在工作上有了交错，只是这次我是台上的电视人，她则成了幕后工作人员。

岁月很微妙地保留了些记忆，改变了些状况。当我们再度见面，杨姐姐依旧是我心目中那个女神，更加温柔和气。见到她，种种往事涌上心头，包括当年眷村里的我怎么跟她弟弟一同调皮捣蛋，还有小时候亲眼见着“电视机里的人”那股久违的兴奋之情。

杨文华可说是我童年偶像及奋斗的目标，因为她，我这个土土的南部眷村小孩才会对电视工作一往情深、奋不顾身、乐此不疲、始终不悔。

想想杨家姐弟与我的缘分，思索其中种种时光移转与世事变化，更验证了人生真是个难以推测的剧本。

实习惊魂记

那时候摄影设备稀少又珍贵，
弄坏机器就像在高中被记大过一样严重，
我当然不敢承认错误是我造成的。
所有记者跟实习生都僵在现场，
听着摄影记者骂声连连……

★ ★ ★

有些事情看似举手之劳，却让旁人没齿难忘。我就曾有这样的经验，到现在还是非常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恩人。

那年我在文大新闻系读书，大二有个实习课程，可以进入华视新闻部当实习记者。我一听到消息好高兴，这可是进军新闻界的大好机会，如果实习顺利、表现亮眼，也许毕业后我可以直接进入新闻部工作。还不满20岁的我，满脑子都想着如何成为跟杨姐姐一样成功的新闻工作者，对实习充满了幻想。

但真当上实习记者，才发现所谓“实习记者”在那个年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在旁边看记者怎么工作。

以前，采访新闻使用的是装电影底片的电影摄影机，拍好一则新闻之后，要冲洗、剪接才能播出，作业程序很麻烦。在我实

习的阶段，台湾地区刚引进全新的ENG系统，使用大的2厘米规格录像带，用电子模式录像，采访完毕可以直接剪接，改变了所有新闻采访的制作流程，也加快了新闻后制处理的速度。但因为新机器极度珍贵，所以不要说碰摄影机，实习生只能够在旁边当灯光助理的助理，背沉重的弹带电池，陪他们跑来跑去。

实际参与了新闻工作，才知道“沉闷”二字怎么写。那个年代所谓“新闻”，就是记者们按照上级指示，到现场固定拍个远景、中景、近景，然后剪接成一则新闻，配上制式旁白稿，不允许记者发表任何赞美或评论，只能够按照稿单的要求走。

太爱表现闯了祸

经过两天实习之后，我就发现电视新闻这行真是超级无聊，但是“电视台”这三个字却又极度诱人，于是打定主意，不论多无聊，我都要想办法表现。

其他实习生一早跟着开会，中午吃完便当后，记者就会说：“接下来没事，你可以回去了！”想偷懒的同学可以大方地离开，但我要多学一些，所以摄影大哥们忙碌的时候，我都会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学他们帮机器充电，抢着帮忙打灯。

那时候，他们以为我会用蓄电池灯，我也以为我会用，看起来很简单，不就是把开关打开，灯就亮了！可是，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怪，平常看他们随便就打亮了，但我手中这盏灯的开关怎么按就是按不下去，因为不好意思开口问，我大力往下按，灯亮了，但开关的拨片竟然当场断在我手上。

原来这个机器有防误碰装置，要把开关微微往上拉，才可以向下按，但我没问，也没人说明过。

“这……”知道自己弄坏机器，当场五雷轰顶，吓得我头皮

发麻。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装镇定地打光，等工作结束，默默把坏掉的灯放回原位，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但不久摄影记者就发现灯的开关坏了，大声怒骂："是谁弄坏了？赔钱！"

那时候摄影设备稀少又珍贵，弄坏机器就像在高中被记大过一样严重，我当然不敢挺身而出，承认错误是我造成的。于是，所有记者跟实习生都僵在现场，听着摄影记者骂声连连。

意外的贵人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如今在我心目中极度重要的人物，就是当时担任记者的陈月卿大姐，她看到摄影记者火冒三丈，心中应该有底，跑过来探探头说："啊！机器坏了？可能不小心摔坏，没关系啦！算了算了！"

对她来说，只是随口一句缓和气氛的话，却解救我于万丈深渊，她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人，此后我把她当成恩人，在心中默默祝福着她，永远感谢她，许愿将来一定要加倍报答。

2002年，我在中广主持《中广男人》，月卿姐从华视退休，也在中广开了个节目，她非常客气地打电话问我该怎么主持广播节目。我接到大姐电话，顿时很不好意思，毕竟她是前辈又有恩于我，于是立刻把这些年的心得仔细跟她分享，但还是没好意思在电话里告诉她，当年我有多么谢谢她。

2006年，我有幸跟月卿姐一同领取"经典华视人奖"。我一看到她，立刻上前一鞠躬，对她说："大姐，谢谢你，你一直很照顾我。"当下我还是没说明其中原委，她可能以为我只是客套，但我始终记得那台被我扳断开关的蓄电池灯，还有她和气的笑颜。

长官偷懒就是接班机会

坐在属于自己的第一间房子里，
我体会到“社会大学”第一课——
当长官开始懒惰，
就要更努力，抓住机会趁势而起，
这样才可能成为接班人。

★ ★ ★

退伍之前，我跟大学同学相约考托福，说好一起去美国念书。当时女友的父亲知道我家财力有限，无法负担去美国的花费，原本说好要赞助学费。但不久之后，我跟女友感情出现裂痕，人家对我再好，我也不好意思以别人女儿“前男友”身份受惠，所以，“美国梦”彻底幻灭。

退伍之后，好朋友一一上飞机走了，只有我孤独地留在台湾地区，前途无“亮”又寂寞，只能抓住手中的机会力求表现。这个阶段我的危机意识特别强，知道自己如果不好好把握机会，下一刻就会被生存的浪潮给冲到海底，再也无法浮出水面。

综艺一百事件

1981年7月7日退伍，7月9日，我就回到打工时任职的丽群制作公司，参与广告拍摄工作。

那时公司制作的电视节目是张小燕主持的《综艺一百》，在华视播出以来，口碑好、收视率也好，红遍全台，当年9月还热热闹闹庆祝播出一百集。没想到过年之后，状况丕变。因为江吉雄制作的节目受欢迎，台视也想找他开节目，他答应后展开筹备工作，同时向华视报备，告知当时的林登飞副总经理，未来将在台视另辟节目。

当年“三台”有种不成文的默契，某演员在甲台演戏，就不能去乙台唱歌，当然也不准制作公司“劈腿”。所以，华视严重警告江吉雄不可轻举妄动，但他还是打算跨台。结果，林副总经理约谈主持人张小燕，谈完之后决定班底不变，但由张小燕接任制作人，等于把江吉雄踢出《综艺一百》，不让他在华视继续制作，以示惩罚。

这个“综艺一百事件”在台湾地区电视史上是个重要的案例，可以看出当年三台的权力结构，以及台与台之间的壁垒分明。

当晚江吉雄带着我去喝酒，他喝了个烂醉，痛心于自己遭受背叛。我认识的江吉雄是个性格火暴、骂人不必换气的制作人，因为受日式训练，他就像个严厉的父亲，绝对不说笑话，但对工作伙伴极为看重。这么严肃认真的人，在一夜之间忽然遭到集体背叛，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

为什么在这个关头，我没离开江吉雄？因为我是个来自嘉义眷村的士官长小孩，既没有强力的人事背景，也没有显赫的学历

或工作经验，根本无从进入三台，尤其华视内部，所有员工都有超强的“关系”。想在台内开节目，也要看关系够不够强。我能入行，完全是靠江吉雄的带领，所以我很单纯地认为愈在危急时刻，愈不能背弃他。

闭着眼睛都知道开关在哪儿

隔天我回到公司，发现全公司只剩下小猫三只，但江吉雄决定背水一战，带着我、张丽华、范瑞珠三个人，展开台视新节目《电视街》的前期筹备及制作工作。人少，工作自然很辛苦，但也是我收获最多、业内训练最完整的时期。

《电视街》由江吉雄制作，游国谦策划，我则担任道具助理、执行制作兼小弟。话虽这么说，但基本上，每个工作位置都可以看到我。一早到摄影棚里整理电缆，准备道具；裤子口袋里塞着录像的流程表，一边想可以在剧本里加些什么料；江制作导戏，我也跟着对台词、加点子，整天都在摄影棚里进进出出、东摸西摸。

很多人以为这一行要的是热忱跟吃苦，但我觉得有这两样还不足。像当年一同工作的江吉雄、游国谦跟主持人凌峰都大我十几岁，以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不可能听我这个23岁的小鬼任何意见，就像老鸟看到菜鸟的表现，一定觉得不入流，只会频频摇头。

但我不在乎，表达热忱之后，我不断透过行动告诉他们我很行、我很认真、我很细心。

一回，整个电视台跳电，必须派人到漆黑的摄影棚内，重新开启保险丝与电源，一时之间找不到手电筒，我说我闭着眼睛都知道灯光开关在哪，于是对着方位直直走进黑暗的摄影棚，打开开关。这样一来，制作人就知道这个小子有多么进入状况了。

失败根本不是问题

有人觉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我是个超级热心的助理，游国谦写剧本，我守在旁边帮忙出点子；江制作排戏，我挤在一旁帮忙想点子。就算所有点子都被推翻，搔搔头、笑一笑就算了，接下来还是不停地抛出各种点子，屡败屡战，希望总有一回他们会采纳。

而且，失败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电视制作这一行太好玩、太新鲜了！就算被骂、被泼冷水，心里可能有点不舒服，但只要想到“我在电视台工作”，满满的虚荣感激发出更大的热忱，让我继续做下去。

现实面上的考虑是，我已经无路可退——去不了美国，又没背景——当然要牢牢抓住手中仅有的机会！我下定决心非要在这行闯出一片天不可，因为，一定要显亲、一定要光宗耀祖。

就这样，好奇、虚荣、脸皮厚又不怕输，让我在这个圈子生存下来。每天抱着闹钟睡觉，不管前一天熬夜到几点，第二天我一定准时出现，甚至比大家都早进摄影棚准备录像。即使受到打击，或被众人嫌：“这点子太烂了！”我还是笑嘻嘻地想出更多点子。渐渐的，“烂点子”进步成为编剧口中勉强可用的小元素，在现场，导演也偶尔会采纳一点我的想法，这些小小的成就感就足以让我开心一整天。

穷孩子跟富孩子的差别在于：穷孩子拿到一点新奇的小玩具，会高兴一个月，富孩子则玩十分钟就腻了。只是小小的点子被采用，就是我心中大大的成功。每天靠着这一小点、一小点的幸福与快乐，让我做得更投入、更卖力。

“社会大学”第一课

节目一旦走红，一线主力战将便开始放松。原本游国谦负责剧本，江吉雄出点子和进棚看录像。过了一阵子，游国谦开始带着我写剧本，再过一阵子，干脆放手让我来写。而江制作也减少进棚的频率，经常让我盯棚，有事再向他报告。于是我接手的工作愈来愈多，每天都在《联合报》大楼后面、租来的小套房里卖力写着剧本，在摄影棚里导戏，还要分神安排各种执行制作该处理的事情，忙得很乐。

努力就有收获，在影剧圈尤其明显，在这个阶段我的薪水大幅调涨。刚刚入行的打工时期，一个月拿8千元新台币的助理费，接下来调成1万、1万2，开始写剧本之后成了3万多。很快的，23岁的我已经拿到6万多新台币的月薪，以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是高薪阶层。

那时候，我妈觉得一家人在台北，没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处也不是办法，所以标了个会，要我们兄弟姐妹一同买间台北的房子，由我出面贷款，完成这个筑巢梦。能靠自己的力量，为家里尽点力，是出外游子最大的喜悦。

坐在属于自己的第一间房子里，我体会到“社会大学”第一课——当长官开始懒惰，就要更努力，抓住机会趁势而起，这样才可能成为接班人。

电视街大震撼

如果当年江吉雄不挺我，
那现在的我会在做什么？
也许在其他行业也能做出兴趣与成绩，
但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信任旁人……

★ ★ ★

旁人看我在电视工作上似乎一帆风顺，没多久就名利双收。实际上，也是经过一番寒彻骨，才能在圈子里愈挫愈勇。有段往事我很少挂在嘴上，却是一段影响深远的历程，差点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要被换掉了！

事件的主角是《电视街》主持人凌峰，当年他主持《凌风高歌》时，虽然表现不俗，但还没走红。江吉雄要在台视开全新节目《电视街》时，便找他主持。

我对凌峰的第一印象是：他很丑，但很有才华。新节目播出之后反应很好，让凌峰的声势扶摇直上。电视圈是个人捧人的世

界，不受欢迎的艺人乏人问津，但只要抓到一次机会成功了，随之而来的工作或待遇都会加倍成长。

没想到，凌峰要的不只是这些。他对制作节目也很有兴趣，节目稳定后，他打算在制作团队里加入自己的人马。就在某一天，摄影棚内有股冷飕飕的气氛，因为我要被换掉了！

乍听到消息，当然极度错愕，当时没人认识“王伟忠”，我只不过是个电视小兵丁，没有名气，也威胁不到任何人，唯一的长处就是勤快。

编剧没空写本子的时候，我写；导演没空导戏的时候，我导。节目制作总共也就只有三个人，任何空缺当然都由我出面顶着。为了节目，努力写剧本、设计节目的道具布景，做好份内工作不说，还帮整体节目加分，居然换来如此际遇？

江制作也知道我对节目的贡献与用心，又是带我入行的老师，所以当下拒绝了“有关单位”换人的要求。

然而，随着情势发展，虽然江制作是个脾气不太好的大制作人，面对要挟也无法不从，最后决定让我离开这个节目，允诺将来再开其他节目，让我继续工作下去。

这一行还能做吗？

我茫然地看着地板，新节目还没着落，旧节目已经将我扫地出门，原本的成就感全数落空。瞬间，再忙碌的录像行程都跟我无关，我眼睁睁看着摄影棚关上大门准备录像，但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似乎连人生路上的灯都熄了。

我无路可去，一个人默默爬上台视楼顶，看着八德路四周的万家灯火。同样是闪烁的台北夜景，在我考上大学那年，激发了我出人头地的企图心；也是同样的万家灯火，陪伴着极度失意的我。

全世界还是一样闪亮，但接下来怎么办？

这是第一次感觉心被挖空，我才刚尝到电视节目极度刺激的滋味，体会到不眠不休制作节目的兴奋及疲惫，奉献心力，几天几夜关在棚内，不见天日地陪郎叔熬夜做道具，享受到节目播出后佳评如潮的成就感。但，现在却为了不成理由的理由，否定了我的努力。

这一行还能做吗？但如果不做，我还能做什么呢？

带我写剧本的游国谦知道消息之后，说："你就认了吧！人生就是这样！"

第一个不需要录像的晚上，我在台北市里游荡，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失去了舞台，才懂得在舞台上的快乐。无路可去的我，居然回到台视摄影棚，像个游魂似的飘进副控室，找棚内的黄国治导播。

在楼上的副控室，眼看楼下摄影棚里众人忙着准备录像的神情，心里好惨，那曾经是我的乐园，而如今我已被放逐。

过去的经验是未来的范本

暂停工作还不到一个星期，江制作说："我不能因为一些理由，而让工作人员受委屈。"所以他反复思量，决定要请我回去工作。真不敢相信他竟然甘愿为了我这个无名小卒出面斡旋！

不久之后，凌峰请辞《电视街》，立刻递补新任主持人胡冠珍，也是我跟这位台大校花长久友谊的开端。

重回战场，我充满冲劲，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使出全力做手上的节目。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做着电视幕后工作，一做30年。

在这行待愈久，愈觉得世界是圆的，许多过去的经验都是未

来的模板。在我当老板之后，还真遇到了类似的难关。

当时公司在中视制作的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很受欢迎，节目主持人有个女朋友，两人感情生变之后，制作人詹仁雄跟该美女秘密谈起恋爱。这种事他们两人不说，全世界也没人知道。（此段全用“主持人”、“该美女”交代，名字不提，大家也知道！至少接下来这几十年当中，诸位看官皆能心领神会。）

小詹是个客家穷小孩，没事喜欢画图、花钱买好家具，又爱谈感情，而且藏不住恋爱中的喜悦。还记得那天，小詹开着车来找我，喜滋滋地说：“我交女朋友了！”

“很好！”

“说出来你会吓一跳！”

一听到名字，我瞬间清醒，头痛了起来，说：“你把车停在旁边！我走路回去。”

他默默停好车，我下了车，从敦化南路走到敦化北路，满脑子想着：“怎么办？”

我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很难处理，尤其三角关系中的旧爱与新欢，竟然都在同一个节目里，而这节目还是我的节目！但手心手背都是肉，挖掉任何一块都会喷血，怎么办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维持当红节目对公司营运非常重要，主持人是节目的命脉，为了保住节目，我应该开除危害节目顺利运作的制作人。

但我随即想到当年江吉雄在《电视街》的处理态度，当年他怎么挺我，现在我也该怎么帮自己的工作人员。虽然这件事情总括来说，对那位主持人有些不公平。

小詹的路线跟我很像，打从他入行当美术，我就站在他身边看他画布景，觉得他很不错，是个执行力好又不会轻易被挫折打败的创意人，经过几年的磨炼，他已经成为很优秀的幕后人员。于是

我决定，处理这个事件的底线在于："不能牺牲了工作人员。"

当年新闻闹得很大，媒体记者搅了进来，连续刊了好几天头条。我本来预定要到嘎纳参加电视展，顺便带太太小慧去法国玩，眼看出发日期要到了，却状况连连，决定先派小詹去参加影展，让他离开台湾地区，顺便休个假，免得烽火连天愈烧愈旺。

接着我去找主持人谈，希望他能谅解。这部分很难处理，因为感情这种事，不是外人能够评论的，我只能就工作的部分表示抱歉。

衷心感激此生唯一的老板

危机处理完毕之后，我上飞机抵达坎城，只在法国待了一天，就跟小慧飞了回来，结束了她期待已久的嘎纳之旅。随后我安排小詹制作全新的节目，请另一位制作人叶心如接手《我猜》，减少对节目与工作的影响。

处理这件事情时，常常想起自己当年的遭遇。如果当年江吉雄不挺我，那现在的我会在做什么？也许在其他行业也能产生兴趣做出成绩，但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信任旁人，任何际遇都可能发生。

我非常感谢，也庆幸遇到一位"有肩膀"的老板，他用行动让我知道"识才"的重要，还有栽培幕后人才的重要性。

近年江制作早就把事业重心从台北转到上海，离开台北时，还想把公司无条件转给我，但我想想自己不合适，只好谢谢他的美意。

他真的很凶，却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与好老板，圈内难得一见的正人君子，也是我入行30年当中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老板。

电视圈里，什么人都有

在电视圈里，
我看到许多有趣的人，
更确知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

★ ★ ★

很多人都想进入传播圈，不管是在幕前、幕后，“传播圈”似乎就代表了知名度、财富，以及后续而来的许多“好东西”。

浸淫其中30多年，对于以上金光闪闪的“幻梦”，我觉得对，但也不对。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中，我发现，有目的的创作一定做不好，像“我要写本畅销书”、“我要做个收视率冠军的戏”这类想法，只会让自己绑手绑脚，怎么都做不顺。反倒是单纯抱着“这题目值得一做”的心情，执行有趣的创意，成果往往会让自己感到惊讶。

寇世勋，好样的！

娱乐圈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来来去去，不管是唱片界、综艺界、电影圈、戏剧圈，彼此都认识，但未必熟悉。有人相处了

十年、八年，却说不上一句心里话，也有只见了一两次面，反而特别投缘。我比较肯定的“好东西”是，在过程中交了不少酒肉朋友。人不能只有正经八百的朋友，不停鼓励彼此上进，偶尔也需要好的酒肉朋友，可以吹牛打屁，跳脱日常规范。他们不会让你倾家荡产，却可以丰富人生。

当年我年轻气盛，工作压力又大，一周七天有两三个晚上，一定会找朋友喝酒。有回在一个熟人开的酒吧里遇到寇世勋。当年他是当红戏剧小生，我是综艺圈制作人，本来两人根本搭不在一块儿，却莫名其妙为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在店里吵得剑拔弩张，我还对他狂吼：“有种到外面解决！”但实际上大家都没那个闲工夫打架，双方朋友劝劝拉拉，做做样子就散了。

这事，后来没人提起，也没解决，直到我回北京，见着我妈的妈妈、我的姥姥。

姥姥很棒，她能读《红楼梦》，也爱聊天，有回问她喜欢哪个演员，她说爱看寇世勋演的戏，我默默记在心里。

来年北京亚运会，那时台湾地区各大电视台都派了代表去北京播报赛事，我也跟着过去看看。为了赛前的表演节目“亚运之夜”，许多参与演出的台湾艺人都到了北京，走到哪儿都看得到圈内人。我听说寇世勋也在这里，虽然想到两人曾经有小冲突，也许他心里有点疙瘩，但为了姥姥，我还是打了电话，问他能否抽空来看看姥姥，他也爽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隔天，我跟寇世勋抵达姥姥家门口时，虽然大舅、小舅没刻意宣传，却已是万人空巷，内外挤满了消息灵通人士，许多人挨在姥姥家两边等着看巨星，一看到寇世勋就尖叫连连。

他风度翩翩，一路点头微笑。进了门，见着姥姥，半跪在姥姥床前，握着她的手，跟她聊天。

那一刻我在心底发誓，寇世勋实实在在太、太、太伟大了，

将来无论他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能够让姥姥见着心中的巨星，可说是身在传播圈，我所得到最大、最幸福的回馈。

迷糊走红的阳帆

在电视圈里，我还看到许多有趣的人，更确知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

刚认识阳帆时，我觉得这个男歌手挺可爱，应该也适合担任主持人，于是就请他主持《环球大进击》，结果意外发现他的特质——完全不具备常识。

像我们介绍“低地国”荷兰，要讲述勇敢的小孩子用手指头按住堤防缝隙，救了全国的老故事，但阳帆完全无法把禚宏顺（现在另一位知名制作人）写的剧本表达出来。我们只好从头到尾，一次又一次说故事给他听，不管说了几次，他就是无法组织，也没法顺利转述。好不容易录好了这个段落，接下来要介绍荷兰的奶酪市场，不吃奶酪的他，还是无法理解剧本写的状况。

我这才发现，问题症结在于阳帆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缺乏想象力，只好自我安慰他本来是报考华视训练班准备当歌星的，并不打算走主持路线。

虽然制作过程波折很多，但《环球大进击》一播出就有不错的收视率。因为这是第一个到台湾地区以外的地方出外景的旅游节目，对当年的观众而言，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主持人也跟着红起来。这时候，我发现阳帆还有另一个麻烦的毛病，他很会赖床。

有时候已经开棚很久，但阳帆就是没到现场，我要执行制作催他，执行制作回复：“阳帆妈妈说他早就出门了！”

我一眼就看穿了实情，那时还没有手机，不能随时追踪艺

人，于是我到摄影棚外打公用电话到他家，接电话的是阿谅妈妈（我们都喊阳帆“阿谅”，他妈妈就是“阿谅妈妈”）。

“阿谅妈妈，我是伟忠。”

“喔——伟忠伟忠，你好。”

“阿谅呢？”

“他出门了！”

“阿谅妈妈，请你把电话给他！”

“喔——好！”

后来阳帆果然接了电话，他根本就没出门，甚至还没起床。我一听到阳帆的声音，立刻狂吼：“阿谅！快点啦！大家都在等你！”后来阳帆经过《环球大进击》的训练，在主持及临场反应上都有进步，随后接下《周末派》主持棒，奠定了观众基础。他那有点迷糊的模样，搭配精明的张小燕，那种大姐姐“罩”小弟弟的效果出奇地好。此后张小燕的搭档逐渐固定由较年轻的男性艺人担任，而阳帆也把工作重心从歌手转向主持，这些都是我一开始料想不到的发展。

敢“糊弄”我的曹启泰

曹启泰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但也让人完全无法预测的人。

他念书期间就到漫画家敖幼祥的工作室画漫画，有人向我推荐他，说他懂漫画，也有点子，可以帮忙编剧本，跟我所学很像。于是我带着他做《连环泡》幕后，心想他应该会跟我一样，成为独当一面的制作人。

《连环泡》一开始有个“两个女人”单元，由夏玲玲与张小燕担任主角，这个单元让曹启泰有机会认识夏玲玲，他常帮夏玲玲拿东西回家，两人就这么瞒着所有人开始交往。

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做皮偶戏《嘎嘎呜啦啦》，那年头没人懂得怎么表演皮偶，所以我跟他硬上，他演大呆，我演二呆，两人操着皮偶，展开有点无聊但好笑的对话。

“二呆，我们上学去！”

“去哪里？”

“去学校！”

“可以否？”

就这样扯不完的对话，受到观众欢迎，他的路数跟我很合，我也就把他当做弟弟一样照顾。

当时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有天急着跟我借钱，说要十万缴学费。我很赏识他，心想这种紧急关头一定要帮忙，但管理公司的老板葛小姐一开始说什么也不肯借，后来我几乎要为这十万跟她翻脸了，才点头答应。

没想到这小子隔天竟然开了辆车来，看着车，我才知道这十万不是学费，根本是他的买车基金！没想到一生“糊弄”别人的我，竟然有一天也被“糊弄”了！

不久之后，他在华视地下室鼓起勇气问我：“大哥，有件事情希望你帮我！”

“什么事？”我心想难道他又要借钱买新车？

“我不想做幕后了，希望你能帮我转幕前。”

“你决定了？”

“决定了！”

“好吧！”我跟他相处了一阵子，大概知道他的能力，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成全他吧！

随后我忍不住补了一句：“但我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帮了你，还是害了你！”

我眼中的启泰并不是表演型的艺人，所谓“表演型的艺人”

像费玉清、张菲，启泰只是“能说善道”而已。我既然答应让他到幕前当艺人，可不能送他去当炮灰，所以想着该怎么帮他设计角色。这个角色不能太花哨，而且必须与人搭档。我想小燕姐跟他应该可以搭在一起，刚好让小燕姐的表演搭配他的单纯，两人一搭一唱、一攻一守，由启泰来接小燕姐丢出来的话，配上他脸部独特的歪阔嘴，效果应该不错。

后来我在《连环泡》推出“每日一字”单元，让小燕姐和他搭档主持。为了写这“一字”，我要翻看几十本书才写得出剧本，果然让这个单元大红，而他也一飞冲天。

接下来他发展得很不错，虽曾遭遇生意上的挫折，但也重新爬了起来。我想，不管这一路上是好是坏，体验过这么多经历之后，他一定都有能力面对。

“怪脚”一箩筐——许效舜、郭子乾

有“歪嘴男”曹启泰打头阵，随着《连环泡》愈来愈红，许多长相不太帅，但对表演充满想法的人，都找上门来毛遂自荐，福隆制作俨然成了表演爱好者梦想的天堂。换个比较直接的说法，许多“怪脚”都找上门了，许效舜就是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

许效舜本来是个法警，很想演戏，但没人脉也没经验。连续两天我都看到他在公司门口徘徊，不时往内张望。几次跟我对上眼，好像想要说什么，但又退缩了。我看他其貌不扬，行为却让人不得不注意到他，于是开口问他：

“你想干吗？”

“我想演戏！”

“你会什么？”

只见许效舜把他的鼻孔撑得老大，我还真没看过这么大的鼻孔，当场心中一惊！只是，这能算才艺吗？

不过，亲眼见着一个人热爱表演到这种地步，简直可以说“爱到无怨尤、爱到不要脸”，这股诚意还真感动了我，不得不点头让他进公司试试看。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是郭子乾。《连环泡》时期，我对演员要求非常高，只要没达到标准，绝对当场臭骂、不留情面。“小郭”郭子乾热爱表演，但他刚开始演戏时，我常骂他演出太烂，要他别再进棚，他被骂昏头还是舍不得离开，有次被逼急了，怯生生地告诉我：“可是——我是好人！”

我——我也是好人啊！听到他这么卑微的心声，我忍不住笑场，再也凶不下去。后来他就以这种委屈中装可爱的姿态，演红很多角色，到现在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好演员了。

当年，一个麦克风，几个好演员，演出了台湾地区的“电视史”。

一偶一世界、一树一天堂
——我最得意的作品

当张帝说谎、老实树忽然倒下的那一刻，
我在现场看到张帝
急着伸手想要扶住树的紧张模样，
心里响起："中了！"
连大牌都会紧张失措到真情流露，
这个单元一定红。

★ ★ ★

没有人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做，人的才能都是透过学习而来。

我大学开始在电视台打工，曾经在叶天健制作的《小人物狂想曲》担任电视台助理，主持人包括孙越、陶大伟、夏玲玲。

孙叔叔的太太住在我们隔壁眷村，我从小就认识他，跟他一起工作之后，忍不住学他说话，以他为偶像。

后来有机会制作陶大伟的暑假特别节目《夏日假期》，这是个很有特色的节目，每集邀请不同来宾用短剧、歌舞等说说唱唱的方式说故事。来宾包括孙越、张艾嘉、张小燕、恬妞等等，而故事则取材自《小红帽》之类的童话。

当年一个节目通常只用一个景，半年不换。但这个节目不一样，一周一集、一季13集，布景陈设会依照每一集的内容重新设计，集集不同，我当然忙得不可开交，可想而知做得很累，但看到节目里呈现出各式各样的想象世界，真好看，累得也开心。

认识了孙越、陶大伟、夏玲玲之后，我这后生晚辈希望继续与他们合作更多节目，老绕着他们打转，也就因此认识了小陶喆，我们都喊他“小胖”。

台湾地区第一个以“偶”为主角的节目

不久后，刚刚创立飞碟唱片的彭国华（他另一个身份是小燕姐的先生）跟导演朱延平合作，为电影《迷你特攻队》发行一张《生龙活虎打冲锋》专辑，这张专辑还是飞碟唱片的创业之作，精准的企划角度让电影跟唱片都卖出好成绩。

其中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有句歌词是“嘎嘎嘎呜啦啦”，让人琅琅上口。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好玩，集思广益之后，发展出“系列商品”，包括陶大伟主唱的儿童专辑及电视节目，这节目不仅是个儿童节目，还是台湾地区第一个以“偶”为主角的节目，就是《嘎嘎呜啦啦》。

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表现生龙活虎、秀场正热，许多艺人都在舞台上模仿孙越说话，效果很好。福隆公司为了这个儿童节目，大手笔投资十万元新台币，到日本订做布偶，用卡通思维编剧，由我模仿孙越的声音，推出有个大鼻子的“孙小毛”。

别人不做的，我来做

当年我的想法很单纯，国外有《芝麻街》利用布偶跟小朋友互动，但台湾地区当时没有这类有意思的儿童节目，既然人家不做，那我来做。

那年头没人懂布偶的操作，等孙小毛运到台湾，我就自己操纵、配音，或由其他人操偶、我配音。日本偶很细致，只是操控开口在头部，要放入一只手控制头，另一只手控制身体跟手脚，“演”起来不是太方便，好在多练习也就适应了。

那个时期的儿童节目都正经八百，以老师或父母的角度“教育”儿童。但我们节目不一样，爱乱说话的孙小毛到处犯错闯祸，从错误中学习。深入生活又好笑的剧情，让他成了无数儿童的好朋友。

“偶”没有生命，但幕后操偶的人可以赋予他生命，偶的演技好不好，当然要看幕后操偶的人有没有演技。

在日积月累的磨炼下，当时我的制作班底几乎全都会操偶。日后我的节目也经常设计由“偶”演出的角色，像《连环泡》的“大呆、二呆”、“魔法ABC”，甚至还订制了一批政治人物的偶，也参与了公共电视播出的偶剧《坷垃传奇》制作。“偶”，成了我作品中很特殊的一条线。

后来有人说，我想控制的不只是没有生命的戏偶，有生命的演员也要在我的操控下演戏。这一点，我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

这种习惯跟其他制作人不同，很多制作人伺候主持人，生怕主持人不高兴。但我请演员做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从写剧本、导戏，全都由我操盘、由我定夺。

但演员终究不是没生命的戏偶，他们会有状况、有瓶颈，有

有些跟“孙小毛”一起长大的小朋友，都已经长到200多公分了，小毛依然“长不大”。

时候一句台词可以NG高达37次，气得我七窍生烟，从头骂到尾，以致后来许多艺人或媒体记者都把我当成摄影棚里的暴君。其实，我生气也是有原因的，大家请原谅。

当上制作人时，我不过26岁，摄影棚里最年轻的摄影师恐怕都30岁以上了，这样的我拿什么来镇压全场？尤其当年三台弥漫着一种老大心态，不只导播大牌，电视台体制内的服装、道具、摄影师……一个比一个大牌，如果我不抢先骂表演不好的演员，而由其他人开骂，场面将更难收拾。

所以，每当表演不好，我都会跳起来大骂一顿，实际上也是帮演员挡住了更多责难，不然NG连连，没有一个导播或摄影师受得了。

我最得意的作品——老实树

这么多年下来，在我制作的近百个节目当中，真正最得意的作品，应该是20多年前《连环泡》的“老实树”单元。

“老实树”的成功，除了技术，也带了点运气，甚至有些误打误撞、因“错”得福的妙趣。

在主持“老实树”之前，胡瓜是个跑秀场的小主持人，他当兵时跟阳帆同样隶属艺工队，阳帆所属的唱片公司也制作电视节目，于是我辗转知道了这个人。

有次我进摄影棚找朋友，刚好看到胡瓜在录一个小单元，发现他竟然可以一脸严肃地胡说八道，乍听之下言之有理，仔细一想才发现全是瞎扯，当场对他的“骗术”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环球大进击》这个旅游节目中，我找胡瓜担任棚内主持人，他的表现也很灵活、有特色。我想，有朝一日应该可以帮他设计节目。

有一天，有感于圈内艺人追求完美形象，已经到达“表里不一”的假面状态，我忽然有个点子，立刻约了胡瓜在公司旁边名为“下午茶”的小咖啡店谈新单元。

我跟胡瓜说，目前的状况是小牌主持人访问大牌，通常小牌都很尊敬大牌，大牌说什么，小牌都要说“是是是”，但如果大牌说谎的时候，布景忽然跟着天崩地裂，应该会很好笑。

胡瓜立刻懂了，简单讨论了一下细节，我便着手安排前置作业，请美工做了棵大树当布景，这棵树上还要设机关，让树可以倒下来，另外再准备一张来宾桌。

以前的道具桌一定会钉块板，遮住来宾下半身，以免他们坐下之后双脚乱放，不雅观的动作一旦入镜，会破坏画面。但这次，我非要美工弄个没有遮板的桌子，艺人最注重形象，一坐下来看到现场监视器中的自己全身入镜，就开始调整坐姿，紧张地想要维护形象，而他们愈紧张，节目效果就愈好，这是用心理战营造出的“受审台”气氛。

老实树成了摇钱树

可惜，败就败在我没有亲自盯着这棵后来名闻遐迩的树。首录现场，我一看到这棵“老实树”，马上大为光火。我脑海中想象的画面，是一棵会倒的“大”树，美工却做出一棵桌上型小树，只是时间急迫，来不及重做，我发了顿火之后，开始录像。

第一集的特别来宾是张帝，他是当红大牌，胡瓜则人气不高。录像前胡瓜问我：“那棵树是由我来控制，还是由你来控制？”我想了一下说：“我来控制！”

节目进行得很顺利，当张帝说谎、老实树忽然倒下的那一刻，我在现场看到张帝急着伸手想要扶住树的紧张模样，心里响

起："中了！"连大牌都会紧张失措到真情流露，这个单元一定红。

而且我们还辅以私底下拍摄的亲友证词，来证明他真的在说谎，张帝只好尴尬地说出真相。他愈尴尬，观众就愈乐，让我更加肯定这个单元一定会成功。第一集录完之后，我就把老实树交给胡瓜控制，让他更能掌握现场访谈的节奏。

接下来，老实树俨然成为胡瓜的分身，他控制老实树倒的速度、倒的幅度。有时候来宾谎话太扯了，树就立刻倒下；若来宾还有点诚意，就慢慢倒下；也可以倒一半，等来宾情急之下说出真话后慢慢回正。观众看得过瘾，这个单元做出好口碑，胡瓜也跟着出名。

"老实树"成了《连环泡》非常叫座的单元，单靠一棵树就撑了两年，帮制作人葛小姐赚了不少钱。

《连环泡》结束后，胡瓜到了"钻石舞台"，靠着这棵树的庇荫，造就他"一皮天下无难事"的特殊主持方式，继续赚了金山、银山。而"亲友作证VCR"这招一直很受欢迎，打开电视，类似的手法盛行不衰，沿用至今。

看来这棵树不只老实，还是棵货真价实的摇钱树。

我的眷村精神

有记者说眷村出身的我，
想在影剧圈打造自己的眷村，
这形容挺精准。
眷村里，人情味特别浓，
起起落落的影剧圈特别需要这样的情感。

★ ★ ★

电视圈电视圈，我觉得这行还真是个圆形的圈子，特色在于某个节目成功，不代表会永远成功，某个艺人成功，也不保证明年此时还一样红。而且这次失败，不代表下次会失败，跌倒了还是有爬起来的空间。

就像我刚进电视圈时面临的电视大战，华视《综艺一百》收视率好，负责制作的江吉雄想到台视开新节目，结果被华视逼退。而由小燕姐接手制作的《综艺一百》后来被邱复生引进的港剧《楚留香》打败，她跟华视副总林登飞一同到中影，改当企划师。

接下来《楚留香》被倪敏然、张菲等人主持、俞凯尔制作的《黄金拍档》打败，这个节目轰动一时，在电视与秀场都红了4年之久，后来被一个节目打败，叫做《周末派》，而这个节目主持人是

在中影当了一年半企划师的小燕姐，制作人是葛福鸿，我是策划。

张小燕输给楚留香，楚留香输给黄金五宝，黄金五宝又输给张小燕，正应验了电视圈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今天的赢家，可能明天输了，眼前的输家，未来也可能回到卫冕者宝座。

制作人有两种

胜胜败败，来来去去，自然而然出现了两类制作人。

一种是行政制作人，专长在“成局”，不懂节目制作没关系，重点是他找来的人懂就好。他的工作在找到当红幕后制作人员、当红主持人、金主、电视台资源，然后观察目前流行的节目类型，复制出“新”节目。如果节目不成功，那就换掉不适合的人，再试试看另一类型，乱枪打鸟，总有机会成功。

另一种类型则是执行制作人，自己带着合作团队研究节目，自己有想法，也有执行能力，希望做出有原创性的节目。如果点子不成功，要研究出是哪里出错，继续亲自带着工作团队解决问题，直到成功。

一进入传播圈，老板江吉雄就是执行型的制作人，他很凶，跟他工作压力很大，却是学习最快的阶段。更重要的是他识才，懂得珍惜人才，也懂得运用人才。

自己当上制作人之后，理所当然也成为执行型制作人。我很喜欢做事，面对困难非但不气馁，反而会想要带着军队冲锋陷阵、攻城略地，愈困难，愈要带着工作同仁开创自己的路，培养出一批很优秀的人才。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不挖角、不用大牌，而且节目也从不跳槽。

在影剧圈打造自己的眷村

有记者说眷村出身的我，想在影剧圈打造自己的眷村，这形容挺精准，因为军人讲究忠贞，一旦认定了这是我的选择，从头到尾都不生贰心。

而且眷村里，人情味特别浓，不分你我，互相帮助，起起落落的影剧圈特别需要这样的情感。

像我们小时候爸妈如果真没钱了，妈妈们会把“煤代金”拿到开杂货店的李伯伯家、也就是我的玩伴“老三”他家换现金。煤代金等于“煤票”，可以凭票换煤，但如果需要周转，一张煤代金可以跟李伯换50元现金，不无小补。

话虽这么说，只见人们上门兑现，任谁也没看过李伯伯跟谁交易了这些煤代金。多年之后李伯伯过世，打开他的抽屉，才发现里面塞了满满的煤代金。原来眷村外根本没人收煤代金，这么多年下来，李伯伯从没说破这个秘密，默默地做善事，在大家缺钱时帮点小忙，真是个大好人。

而他儿子老三也是这样。小时候过年，照例要跟八区举行冲天炮大战，大家穿新衣、戴新帽，手上拿着脸盆外加鞭炮，朝对街猛攻。对方如果丢来鞭炮，就眼捷手快地用脸盆盖住，让鞭炮在里面“轰”地炸开。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拼了命想要炸平“敌方”。

但很快就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窘境，这时候老三会冲回家，把杂货店里所有的鞭炮搬出来，满腔热血地大喊：“免费供应！”大家马上补充满满的弹药，把对街轰个落花流水。

我觉得这样的老三真是太神气了！所以从小就立志要当杂货店老板，一方面因为开杂货店是我们左邻右舍当中最有前途的工

作，另一方面是开了杂货店之后，我也可以很大方。

长大之后的我做事情也有点像杂货店老板，也可以说还是带着眷村的味道。任何人来找机会，我都会想方设法帮他一把。

当然帮人也不是乱帮，还得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人，能怎么用，怎么才帮得上忙。我看人从不看外表俊不俊、美不美，而是从他身上找可爱的特色。好奇，就容易看到人可爱的那一面。

跟我合作的演员都不是帅哥美女，澎恰恰、许效舜、郭子乾、邰智源……没有一个好看的，但是，每一个都很可爱。我的工作就是放大他们的可爱，挑出人底层的善良跟美好。这种可爱的特性，会让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亮起来，往往愈平凡，愈有特色。

而且有些人很难找到位子，像阿Ken、纳豆、澎恰恰、许效舜，旁人未必愿意给他们机会，但这些人都表现出对表演的热爱，我舍不得让他们不战而败，不得不帮他们设计适合发挥的角色。而且不客气地说一声，这个圈子里面除了我，还真没人知道该怎么用这批奇形怪状的艺人呢！

一直以来，我也乐意给资深艺人舞台，像倪敏然跟高凌风，就靠着在《搞笑very much》的两个角色回春。此外，像乾德门，我也在某个节目里帮他设计了一个单元。只要有合适的演出机会，每个艺人都能够再度发光。

在帮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因为各种牵连而受过伤，有时候甚至还被人反咬一口，痛得我有口难言。尽管如此，我对人性始终不曾失望，还是愿意用不带成见的心来面对每个人。我宁愿看到人有趣的那一面，唯有如此，才有力量继续做出新节目来。

这种习惯也来自眷村，眷村孩子习惯跟旁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东西，从不担心因为分享而减少。

我们最怕的不是“缺少”，这次我分你一口，下次你也拉我一把。上书法课，全班只需要一根墨条，传出去大家用，回来

剩下半条，没有人会GGYY抱怨，就连从小吃的奶都不是一个妈的，谁家妈妈奶少、小孩吃不饱，就由别家妈妈抱过去奶一奶，你奶我的小孩，我照顾你家的小孩，什么都是大家一起分享，哪还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但是，我们怕背叛。眷村小孩掏心挖肺地对待朋友，虽然在一起也打架，开口闭口互骂："你他妈放什么屁！"但这都代表我们对朋友的真心真意。

我们最怕对方明明知道我们对他这么好，却背叛了我们。每次遭受朋友背叛，我的心都会严重受伤，但还是会给对方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很清楚，谁都会犯错，不能因为一次错误而割袍断义。

但如果遭受同一个人背叛三次，我就决定彼此再也不是朋友了，此后也不须跟对方合作，见面顶多笑笑点点头，大家各凭本事吧！

不是妖魔不出活

另一方面，虽然眷村出身，我却很反权威，不认为公司里人人都要像军人一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过去传过不少我在摄影棚里暴跳如雷的暴君故事，因为对细节的要求很高，生气往往是达成目的最快的道路。当大家都知道棚里有只老虎，就没人敢在工作时打打闹闹，全体小心谨慎，准备充分才上场。态度一认真，进度就变快，现场会有一股向上的"气"，此气不是生气的气，而是让事情做得更好、更有味道的专注。

随着年龄逐渐增加，我对事情的看法也开始转变。以前大家要听我的，现在发现听听旁人的意见也不错，所以学会敞开耳

朵，耐心听人说话。我承认有些年轻人的意见确实有些道理，现在也懂得放手让别人做主。现在我的制作公司有一百多人，每天做很多节目，规模已经大了，更要懂得授权与分工，让大家都得到成长。

我觉得中小企业文化跟老板的个性很像，我的公司是个中型公司，内部气氛就跟我很像，简单地说就是“不是妖魔不出活”，能在这一行有成就，一定要有些特色。幕后工作人员是节目的血脉，人员灵活，节目也灵活。

有些制作人采用高压政策，把所有的手下调教成自己的翻版，我倒希望自己公司里的员工都能够百花齐放、怒放、乱放。如果公司里有十个制作人，我希望他们有十种样子，有的乖、有的巧、有的冲、有的皮，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花，每种姿态都是好的。

我唯一要求的是纪律，能在这一行出头的人都有些本领，也通常都有艺术家的个性。但只有天分还不够，必须具备落实创意的执行力与纪律。玩票与专业的差别，不在才气、见识，其实是在纪律。业余玩家可以三天捕鱼、两天晒网，专业人士则要随时像军人一样就作战位置，才能持续战斗。

人家说个性决定命运，命运则决定一生，幸好我的个性是艺术家的思想，伴随着军人的行为，可以浪漫地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也拥有让想法落实的能力。万一改成艺术家的行为跟军人的思想，那可能就是天大的悲剧了。

大哥倪敏然

回想倪哥这一生，也像是艺人的宿命，
红的时候人人捧，稍有失败就人人躲。
他永远都期待着未来的创作，
最后孑然一身。
他一辈子都是个好人，也想做好人，
但就因为想做好人而一辈子不快乐……

★ ★ ★

在这么多艺人当中，我想要聊聊极具代表性的倪敏然。他是不折不扣的前辈，从他身上可以深刻感受到明星心路历程的起起伏伏。

“倪疯子”发疯，我奉陪

小时候就看过倪哥的节目，入行之后很期待跟他合作。198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跟他一起在江吉雄制作的《欢乐大满档》中共事，他是主持人，我是执行制作。

那年他38岁，精力旺盛，而我刚入行，喊他“哥”。倪哥讲

话很会喷口水，习惯称呼制作人“长官”，说话总是长官长、长官短，很注重礼节。后来我当制作人，他也称我“长官”。但我们都知道，在摄影棚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长官”。

一同工作，很快就了解何以圈内称他为“倪疯子”，因为他对节目非常投入，录像可以录到天荒地老，稍有不慎就当场抓狂发飙，所以很少人斗胆找他演出。

而我能够得到他的信任，跟几块“猪肉”有关。

倪哥很欣赏日本综艺节目《志村大爆笑》，觉得人家的道具、化妆做得太好了，期许自己的节目也能有那样的水平。

有天已是深夜，但录像还没结束的迹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正在拍摄的那场戏，场景是公厕前的菜摊、肉摊，剧情说黄西田想上厕所，但还没来得及进入厕所，就尿失禁了，窘态百出。但录像不顺，NG连连，就在大家都快累昏的时候，倪哥看着道具说：“这个摊子不行！”

我们用泡棉做了几块道具肉，他看着肉，连珠炮般地问：

“这是肉吗？”

“观众看到这个会觉得它是肉吗？”

“菜摊上才几根葱，这样是菜摊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来个真正的摊子，最好上面还有几条鱼、几块猪肉什么的，这样才对！”

江制作极度敬业，于是他说：“好！”

道具头是郎祖筠的父亲，我们都喊他郎叔，郎叔的听力不太好，特征是遇到他不想接受的要求，听力“自动”归零，所以这“小摊……鱼……肉……”，他全都听不见，一律以“啊？”“啊？”来回应。

这时候我说：“好！我来想办法！”

但半夜哪里有小摊呢？我到附近的中仑市场碰碰运气，幸运

地遇到晚收摊的老板，真借到了猪肉摊，赶紧气喘吁吁地推着小摊子回到摄影棚，让倪哥完成他的异想世界。

他看着猪肉，开心地说："好！伟忠！我教你做节目！"

某次又是马拉松录像，录了一天一夜，终于收工，众人皆倒，唯我们两人独醒。于是倪哥说："去吃早餐吧！"

他开着凯迪拉克载我到永康街吃早点，吃完后坚持送我回家。我说，快天亮了，还是回公司去看看，于是他送我去位于华视旁边的公司。

车子在复兴南路与忠孝东路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数秒内我先睡着，没想到体力异于常人的他，竟然也随后进入睡眠状态。我们两人就在大马路上睡到毫无知觉，直到有人看不下去，敲窗户叫醒我们，才知道忠孝东路已经大塞车，身边喇叭声震天，只有我们正昏昏然地享受竭力工作后的极度放松。

老虎？去哪儿生老虎？

这些都不是最困难的挑战。后来《欢乐大满档》变成圈内有名的"广告大补档"，因为收视率太差，广告也很差，江制作跟倪哥苦思提升收视率的猛招。

倪哥想到可以从视觉效果吸引观众，打算拍老虎从电视屏幕里奔出的镜头，还很开心地说："这点子好！"

江制作说："你的意思是？"

"得要只老虎！"

"好！"

一旁列席会议的我听了都快吓傻了，老虎？去哪儿生老虎？

后来我们在中坜桃园一带，找了影剧圈最常上镜头的老虎阿福到台视摄影棚，阿福拍过电影、演过广告，想象中它是一只明

星虎，对演出应该不陌生。

老虎进棚果然是个大噱头，那天许多记者都来了，但所有人都躲在摄影棚上方的猫道上。现场只有主持人倪敏然、黄西田、三位摄影师和身兼现场指导（FD）的我。

正在喂老虎吃肉的山东大叔是个退伍老兵，把老虎当宠物养。录像之前，我忍不住问他：

“大叔，这老虎咬不咬人？”

“吃饱了就不咬！”

看着老虎正吃着肉，我有点放心：“那它吃饱了没？”

老兵抬起头、斜斜看了我一眼，用浓浓的山东腔说：“这俺哪知道捏？”

就这样，平常喊“录像了！”非要声震影棚的我，这会儿却像个大姑娘，小小声地说：“录像。”接着默默躲在一旁，大气不敢吭一声。

现场主持人买了300万保险，摄影师保险100万，我的保险额度只有区区10万。摄影师们都有摄影机挡虎爪，我可什么都没有，只能抱个流程表当盾牌。好在，最后大家都没用到这笔保险金。

虽然当年的合成技术很逊，但这老虎绝招果然很轰动。只是不能每一集都叫老虎进棚，后来节目还是腰斩。

暂时的颓势不是永久的失败，不久倪哥进入人生辉煌的时期，由他主持、中华制作的《黄金拍档》，成了台湾地区最红的节目，每个小朋友都爱他演的“七先生”。一红4年，收视集集称冠，他也带着节目到处作秀，台湾地区没有人比他更“亨”！

但，人生有起，总有落，《黄金拍档》后来被小燕姐的《周末派》打败，《周末派》是我在福隆公司的作品。首战赢了，接下来第二集、第三集也赢了，到第四集，《黄金拍档》才夺回冠军。

我一直相信《黄金拍档》还有机会，因为台湾地区没有这种超大型豪华综艺类的节目，只要适当操作还是有救的。但那时气势溃散，节目不久之后喊停，接着倪哥陷入焦虑，在他的书《其实你看到的是我的背影》当中，描述长达10年没有工作的艰辛历程。他后来在台北开日本料理店也没成功，于是南进高雄，在妹妹倪蓓蓓的电台主持广播节目。

倪疯子不为表演痴狂了

倪哥后来在“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舞台剧当中演出精彩，把老贯口背得滚瓜烂熟，这是他精通的才艺，眼看他就要进入演艺生涯的第二个春天。

这种情况之下，任何机会他都不想错过，想做的事情愈来愈多，而他找到了一个似乎能和他一起实践梦想的帮手，一位我在《搞笑Very much》中发掘的新人。

当时，我为了找人与大炳搭配演出，需要一位会说上海话、还懂得唱歌的艺人，辗转找上当时在艺校担任戏曲老师的上海姑娘夏祎。一见之下发现她的才艺出众，也懂得台语歌的小调风情，把台语歌改成上海腔的效果非常好，这单元让大炳与夏祎两人一炮而红。也因此，夏祎认识了在同一个节目中的倪敏然，后面的发展大家应该犹有记忆。

倪敏然是个惜才的人，自己说学逗唱样样精通，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夏祎，忍不住想要一起做些表演。倪哥到我的办公室，希望把夏祎的经纪约转移到他手上，夏祎也愿意如此，于是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但也私下提醒夏祎：“跟倪哥合作，很辛苦！”因为他对表演的主导性太强，像个浑身长刺的大将军，跟他合作需要更多包容。她听了表示没关系，她觉得可以从倪哥身上学到东西。

后来陆续知道他们有些演出计划，也偶尔听倪哥发发牢骚，那时，我还帮他设计了另一个角色，但我发现他对表演的热情不再，与其他演员的互动愈来愈少，甚至忍不住在表演当中偷瞥手表。

这一瞥让我好心酸，原本对表演痴狂的倪疯子，现在竟然看表等收工！他在乎的已经不是在节目中演出“味儿”，而只是想要一个持续曝光走红的工作机会。过去那个要小摊子、要老虎，谈到点子就猛喷口水的倪哥，真的老了。

人到老，要玩，得玩“魔术”，不能玩“技术”。只是，他自有盘算。

在艺人的宿命里长眠

接下来，众多演出计划随着他的仓促辞世画下句点。他自缢的消息传来时，我人在《住左边住右边》的摄影棚里，惊诧之余非常难过。

一路下来看着很多事情发生，我曾经力劝他做人忘恩负义一次没有关系，劝他回美国去，但他一辈子都要做好大哥、要做好艺人，什么都要扛，灵魂与表现太不协调，所以过得太辛苦。

只是，我没想到他的身后事引起媒体24小时不眠不休地报导，夏祎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身为夏祎经纪人的我，则无可避免地卷入这场风暴。

一旦牵涉到感情，外界无法明白其中曲直，但我希望让事情转往众人都能接受的方向发展。所谓“众人”，最主要的当然是遗孀。后来倪大嫂李丽华亲自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对夏祎“没什么”。知道对方的态度之后，我以为事情明朗了，亲自拟了双方的声明书，希望能够共同发表，就此平息种种风波。无奈中间

人各有盘算，和解不成，甚至愈演愈烈。

我的个性不爱辩白，对倪哥的感情仍在，他永远是我敬重的大哥，但在风暴中不方便直接到灵堂为他拈香，心头总挂记着这回事。

某天一大早送了小孩上学之后，我决定直接驱车到他长眠处所，讽刺的是，门口还是挤满了日夜守候的记者，只是时间还早，大家都在睡梦中。

我悄悄上楼，拈香，在心中默祷：

“倪哥，尘归尘、土归土，我什么都不难过，你这样走，留给大家强烈的记忆也不是完全不对，我比较难过的是你走的方式。但愿你好好去表演，未来会有更辽阔的天空。”

祝祷完毕，下楼。记者发现我还“真敢”来上香，纷纷围上来要求说几句话，但我的目的不在此，脚步不停地离开。

回想倪哥这一生，也像是艺人的宿命，红的时候人人捧，稍有失败就人人躲。他永远都期待着未来的创作，最后孑然一身。他一辈子都是个好人，也想做好人，但就因为想做好人而一辈子不快乐。想到他，忍不住声声叹息！

还想当明星吗？希望你能够表里一致地自娱娱人，别被寂寞打败了。

Take 3

创意看门道

我一直都希望作品能掌握时代脉动与流行、
不失童心、跨越年龄隔阂，
不仅有好的表演，
还要有高度，
更重要的是能与社会对话。

创意打哪儿来？

创意不在小说家的香烟
或嬉皮时代的迷幻药里，
创意就在你我身边的生活里。

★ ★ ★

有人说“字如其人”，我则相信“节目如其人”，每个人擅长做的节目有固定的长相。

综艺节目的属性跟戏剧节目不同，戏剧节目是线性的，前后互相呼应。但综艺可以是非线性的，天马行空自在遨游，上一分钟的内容跟下一分钟可以分属两个单元，透过拼贴让节目多彩多姿。所以才叫做“综艺”，是一种综合的艺术。

每个制作人都在一年又一年的经验累积下，找到自己喜欢、也受观众欢迎的路线，就此形成独特风格。像我，一直都希望作品能掌握时代脉动与流行，不失童心，跨越年龄隔阂，不仅有好的表演，还要有高度，更重要的是能与社会对话。

方法1：找到创意起点

任何创意都不是在家里躺着想一想就想出来的，节目筹备初期的思考有一定的流程，必须从外而内地发想。

我在发想新节目之前，会考虑一些因素。首先，注意到市场要什么。

现在的媒体市场已经呈现“分众化”的趋势，爸爸看的跟青少年看的节目内容不同，家庭不再只有一台电视机，男女关心的议题也不一样。锁定一个收视族群之后，要开始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归纳出他们想看的节目类型。

接着，要观察社会上呈现什么新的流行文化。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哪些部分是电视节目还没注意到的？这个空缺就是机会，也是创意起点。

然后把自己放在这个起点，扪心自问，这样的我，会需要什么？

首先，“个人经历”当然是创作者很重要的素材。像我20多岁时做的《连环泡》，里面有个“爸！我回来了！”的角色，基本上就是高中的我。

《住左边住右边》虽然说的是现代小区大楼的故事，实际上也带着我对眷村大家庭的记忆。

2007年，我做新节目《学校没教的事》，是因为两个孩子大了，自然想要做个给孩子看的节目。假使我爱骑马，一定会想方设法做个骑马的节目，因为愈熟悉的事情愈能做出味道。

这些从自己出发的想法，不仅在电视制作上可以采用，许多做广告、做设计的人也都是从自身出发，想着在类似的情境下，“我”会需要什么？接下来想出的点子较能契合特定族群的需要。

这样的思考模式，不只反映了自己的内在，也是触发旁人深有同感的关键。所以节目不只是“我的”，也要让观众“认为”节目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方法2：找出与观众共同的体验

像筹备中的案子“老王的同学会”描写更年期男子的心声，这个题目让外界太容易对号入座，当然也成为另一种趣味。

主角老王是个已婚的副总经理，生活上的困扰包括：躺着睡不着，坐着却睡着了；尿半天尿不出来，收到裤里就尿了；想哭哭不出来，一笑竟流出眼泪；家里上有老母，整天穿得很整齐，但哪儿也不去；女儿胸部愈来愈大；从美国回来，打算进演艺圈当明星的外甥女，每天都想认识王伟忠；工作上合作的厂商纷纷外移，公司也正考虑该不该走……这些都让他很伤脑筋。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大学老友脑溢血过世的消息，让他想开个同学会，跟认识30年的老朋友叙旧。

这些老同学各有各的故事与典型，有老实的上班族，有离婚、开设模特儿经纪公司的花花公子，有人变性了，还有个人死了变成鬼，也想参加同学会。

另一方面，他的太太也想开同学会，正考虑要不要进行抽脂手术，顺便垫个鼻子、拉个皮，好以“最佳状态”面对老同学。

这个故事基本上取材自我的大学生活，几乎每个角色都有真人当背景，只是朋友里还没人去变性。但这也不只是我的故事，还代表了面临更年期的男男女女共同的过往。

企划案写好没多久，我的大学同学还真开了同学会，起因也如同剧本大纲设定，因为一位女同学过世了，大家很想见见面，一起怀念这位同学。

只是会面过程跟剧本相去甚远，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2007年过年期间，我准时抵达会场，发现里面一共有三批人马。第一批都是些老头，没一个认识；第二批是一堆欧巴桑，不像；第三批更不像。奇怪，是我记错时间了？还是大家都没来？

想了想，又回到第一批老头堆里仔细看，这才发现我找错人了，因为记忆中的同学都是20多岁的精壮小伙子，但这次见面，已经全变成老头了。

感觉就像打开了蒲岛太郎的宝盒，大家都变老了。唉！也难怪，毕竟都50岁了。

方法3：根据艺人特色发展

除了自己本身的经验，也有节目是根据艺人特色发展而成。

像《康熙来了》，小S与蔡康永的搭档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组合。我一直认为女人需要一个很要好的中性朋友，因为女人跟女人的友谊实在太复杂了！

比方说，不论多要好的女性朋友，彼此之间还是会有些不能说的秘密，却愿意毫不保留地跟“同志”好友分享。像是名模往往喜欢找有艺术天分的“同志”帮自己化妆、做造型，理由很简单，因为名模怀疑女性化妆师会留一手，不想让名模比自己美。但“同志”不一样，“同志”可以毫无私心地让女人更美丽，当女生最好的朋友而不会心存忌妒。

蔡康永跟小S这对搭档就是这样的状态，两人想法与反应都很独特，但又不会有搭档常见的心结，合作起来很自在，搭在一起自然迸出了节目的火花。

最近筹备中的一出戏，也是根据艺人孙鹏的特色加以发挥。一开始我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孙鹏牵着一个小孩，这对单亲父

子在路上走着，继续想象下去，这出戏的画面感就自动浮现了。

小孩走着走着，仰起头问："妈妈不会回来了吗？"

孙鹏看着手中牵的稚子，沉重地回答："不会回来了。"

"那她在天上会跟我说话吗？"

"如果天堂的人天天跟我们说话，那这个世界就太吵了！"

孙鹏这样一个帅气又带点痞味的男人，无助地带着小孩，本身就很有趣、很惹人怜惜，而他的两个朋友，一个已婚男人拼命帮他安排相亲，一个未婚男人拼命帮他介绍女朋友，加上不时从天堂现身的亡妻，就构成了笑中有泪的热闹好戏。

方法4：从社会结构发想

另一种方向是依照社会变动中的大结构发想，像《两个门牌一个家》。

起点是现今社会男女对待感情的态度不同，女人专情而不长久，面对外遇往往劝离不劝合；男人则长久而不专情，劝合不劝离。

有冲突就有戏，于是我把场景安排成一家由夫妻共同经营的侦探社。两人离婚之后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分别有两个门牌；各自开了自己的侦探社，但每个案子还是共同合作。老婆接到抓奸案，会劝对方快离婚；老公接到抓奸案，则会劝对方别离婚。就这样，顺着剧情，我想探讨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

案子成形之后，我会再三讨论方向与细节，每次开会都要反复地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为什么要用这个主角？"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段？"

"为什么观众不看别的节目，要看这个节目？"

节目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在问答当中大家都会更厘清想法，更清楚焦点在哪里，也更知道这个节目的“长相”。

方法5：取个好名字

而“命名”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艺术，节目的名称就像是一座桥梁的拱石。桥梁建造之前，原本只是一堆散石，但排成桥形、敲入拱石之后，会产生极大的均衡力量，让桥的两端安稳紧抓住岸边。“拱”，这个中国非常高明的工艺技术，曾经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桥有了拱就不会垮？

成功的节目名，就有这种凝聚浓缩的力量，像《嘎嘎呜啦啦》《周末派》《综艺一百》《康熙来了》《国光帮帮忙》，这些名字都有独特的个性，甚至可以说，名字取好了，节目也就成形了。

但是，取名字的过程很麻烦。

首先，旁人用过的名字我们不用，因此有大半名词出局。

没有创意的名字我们也不用，像《康熙来了》本来叫做《不一样的10点钟之康熙来了》，后来只留下后半部。“康熙”除了嵌入蔡康永、徐熙娣的名字，让人一望可知主持人是谁，同时“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意涵丰富。

好的名字念起来还要好听，像《国光帮帮忙》，“帮帮忙”这三字带点痞味，告诉观众：晚上11点了，不需要正襟危坐看电视，可以放轻松。

不仅做节目要发挥创意，取名字要发挥创意，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创意，让生活过得更有味道。任何地方也都隐藏着创意，等着你我去发现。

创意不在小说家的香烟或嬉皮时代的迷幻药里，创意就在你我身边的生活里。

写作密技

创意难免遇到抄袭，但无所谓，
有些“绝活”是旁人学不到的，
历经长久的痛苦折磨，
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才打通的任督二脉，
也是旁人拿不走的。

★ ★ ★

打从一入行，我就爱上了电视制作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所有的细节，不懂就到处学、到处问，多年下来也摸索出一套写作技巧。

写剧本跟专业的写作不太一样，而写短剧的剧本又跟戏剧的剧本不同。短剧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铺陈、转折与收场，如何在短短篇幅当中，让观众拍案叫绝，是这一行最大的挑战。

关键1：严谨的自律

很多人认为写作靠灵感，但我觉得任何创意都需要严谨的

自律。好比我经营6年的《连环泡》，每周都有固定的行事历，衍生出一套配合工作的生活模式，好让一切顺利运转。

《连环泡》从1986年开始播出，到1994年停播，大部分都由我制作、撰写剧本。这是个从周一到周五每晚播出的节目，必须准备很多单元，以保持观众的好奇心与新鲜感。一旦单元受欢迎，则要想出更多好点子来延续生命，而每个单元都要有完整的剧本，演员也要做足功课，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才能确保录像顺利。

当年《连环泡》周二、周四进棚录像，所以我的行事历都绕着节目打转。周一晚上写剧本，周二整天录像，录像结束之后呼朋引伴去吃宵夜、喝酒。周三早上休息，晚上再开始写剧本，周四录像，录完之后再带着大伙去pub喝酒。周五有另外的节目要做，周六再去disco喝酒。（如此狂喝，喝到医生不准我喝了，惨吧！）

简单地说，一周七天，我都在工作，跟农夫一样守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周期，只是我在短短三天之内完成一次循环，周一晚间跟周三晚间是压力高峰，没有“今天没灵感”这样的借口，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交出剧本，不然节目就开天窗了。

为了写这些剧本，我读了许多书。像“每日一字”要说许多典故，我将内容粗分为“古”“今”“中”“外”“现在流行的”“未来要创造的”六个方面。

“名字”为例，中国人命名有几种流派，像“植物类”，如玫瑰、松柏都可命名；“道德类”，忠孝仁爱都有人用；“宗教类”，如约翰、玛丽都是取材自《圣经》的名字；“庆典类”，如国庆、光复；“动物类”，如小虎、飞龙。这个范畴之内都是六个方面当中的“中”，代表中国的状况。

至于“外”，则简单地整理外国人命名的习惯，像英文名字往往跟职业有关，铁匠叫做史密斯；或与地方有关，在水边居住就姓“Water”；或跟肤色有关，像“White”。

节目内容当然不能全抄书，必须想个出人意表的转折作为高潮。于是，趁着介绍印第安人命名的习俗，我编了个故事。

印第安人的命名模式是，爸爸在小孩诞生那一刻看到什么，就命名为什么。像爸爸看到天空，小孩命名为“蓝天”；爸爸转头看到一只老鹰，就喊小孩“苍鹰”。

但有个印第安人的名字很怪，他叫“子弹”。因为他出生时，爸爸听到娃娃哭声，探头到帐篷外，看看有什么威猛的东西，好帮儿子取个强壮的名字。没想到，外面来了一批拓荒的西部牛仔，竟然看到帐篷里的黑影就开枪，爸爸只来得及喊一声：“啊！子弹！”就一命呜呼了。

诸如此类的数据先全部读过一回，在纸上记下重点，然后将数据收起来，就自己记下的重点开始写稿。这样的过程很花脑力，也很花时间，但像这样经过脑内反刍出来的作品才有连贯性。

关键2：写出别人说不出来的心情

取材也有技巧，这么多年下来，有些小秘诀可以遵循。

简单来说，别人知道的，写一点点，代表我是专家。别人不知道的，写一点点，代表我有学问。而别人知道但讲不出来、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尽量去写，让对方一看就打从心底觉得“深得我心”，带来搔到痒处的舒畅。

搔痒要搔得够劲又止痒，确实不简单。通常在动手写作的周一跟周三，我会陷入焦虑，一回家就开始想今天有什么事

情好写，有时候从晚上一路想到凌晨三点，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就会陷入更大的焦虑中。

记忆中曾有一次真没灵感，熬了一整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脑筋一片空白，心想今天录像可能真要开天窗了！正苦恼到极点，忽然发生大地震，这下可把感觉全救了回来，立刻埋首狂写。

从“地震”切入，谈面临地震时可以看出的本性，因为人会在危难中保护自己最珍贵、最脆弱的东西。有些人往桌下藏，代表他其实最爱惜自己的身体；有些人急着扶稳可能会倒塌的陈设，像喜欢古董的人一定抱住最珍贵的古董，爱鱼的人一定扶鱼缸，爸妈一定找小孩。诸如此类的描述，细腻又生动。

观众在地震过后看到这一集，就会被节目领着回想自己或伴侣在地震那一刹那搜寻的对象，如果对方关心自己，足以让爱火重燃；如果对方抱着冰箱，忘了家里还有个老婆，可能看完这集节目，就会引爆一场家庭战争。

关键3：不断开发新点子

写稿时最恨天亮，天一亮就让我心情大坏。即使整晚没睡，在大白天我还是睡不着，所以无法补眠，非熬到晚间录像结束才能呼朋引伴大醉一场，然后筋疲力尽地入睡。

在这些惊涛骇浪当中，我写完一集又一集的剧本，但过程中压力太大，甚至引发自律神经失调。所谓“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体力还没耗完，但脑力已经耗尽；脑筋想休息，但身体还没放电完毕；感觉就像身体在地球，但心灵已经飘到月球去了。

看了如此痛苦的写作过程，可想而知出现“老实树”这种好做、受欢迎又省事的单元，我会有多么开心，起码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轻松写剧本，不必思考到底是“焦虑”比较严重，还是“自律神经失调”比较严重。

只是我不习惯让相同单元持续太久，不久之后又开始发想该创造哪种新单元来“折磨”自己。

当然，创意难免遇到抄袭，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很多制作单位习惯“沿用”我们开发的旧点子，其中当然有道德与法律的问题。但无所谓，旁人在模仿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开发另一个新点子了。

而且有些“绝活”是旁人学不到的，历经长久的痛苦折磨，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才打通的任督二脉，也是旁人拿不走的。

30岁的中年危机

30岁的我身上长了很多眼睛，
觉得世界围绕着“我”，
大家都在看“我”，
凡事以“我”为中心，开口闭口就是
“我”、“我”、“我”。
我一直很担心有朝一日没有新点子，
这个“我”就挂了……

★ ★ ★

一般“中年危机”大都在40岁到50岁发作，人奋斗了一辈子，总算事业有成，反而开始怀疑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以及生存在这个宇宙中的意义。

但在我身上，不管什么经历都比较早发生——23岁出道，30岁不到就面临了中年危机。

人生还能追求什么？

靠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成为众人眼中有才华的人，交了

很多朋友，可以自在地去世界各处旅行，小有名声，许多人邀请我演讲，年轻人把我当成榜样。要房子有房子，要车子有车子，要事业有事业，要名誉有名誉，虚荣得快要爆了！

什么都有了之后，“人生到底还能追求什么”这样的问题经常浮现在脑海中。

一做6年、每周5天的《连环泡》，把我的脑筋磨得愈来愈薄。常常想着自己的青春会不会就这样被《连环泡》绑架，每天如此周而复始，连续“泡”个几十年。虽然站在成就的顶端，但一思及未来人生将重复同样的步调，生命就这样循环下去，令人不寒而栗。

以现在的位置回想30岁的际遇，表面看来功成名就，事业有成，实际上太早入行，从小到大只做过传播工作，唯一精通的只有“做节目”这件事。我的世界也局限在传播圈，比外界想象的窄。

别人看我一帆风顺，但其实我社会历练太少，跟我那做过业务的太太比起来，我根本没见过世间险恶，所以找不到下一个努力的目标。

《连环泡》让我身心俱疲

骨子里的我一直是个南部小孩，很怕在陌生人面前丢脸，做事情总要有万全的准备才敢出手，不轻易涉足不熟悉的领域。通常制作人做久了会自己开公司，但我不懂“公司”、不懂经营管理、不懂当老板有什么好，更不知道老板的任务不只发薪水，还必须照顾员工，也不懂得找旁人合作，来完成更大的理想。因为不懂，所以抗拒着自组公司的可能，不想碰行政，也不想跟旁人合作把饼做大，我觉得那些事情都好庞杂。

因为不懂，所以也不想追求，能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称王，似乎也不错。旁人觉得我的人生已经达到“夫复何求”的地步，但我其实很想遍访名师，请人告诉我接下来到底还能做些什么？

原地踏步久了，刚进电视圈那种东碰碰、西摸摸、什么都很吸引人的乐趣荡然无存，工作过程中再也找不到快乐，原本好玩的事情都变得不好玩。

所以某一天，我走到老板葛福鸿小姐面前，告诉她我要休息三个月，理由是做了整整6年“带状”的《连环泡》让我身心俱疲。

葛姐惊讶地看着我，我们的合作一直不是长官和下属的关系，比较像姐弟的伙伴关系，向来都是她负责行政，而我负责制作。万一我休假，就得找个人来做《连环泡》，如果出状况，她还要自己跳下去解决。而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一定会有状况。

葛姐考虑了一阵子，说：“你只是需要休个假，一个月就够了！”

“不，一定要三个月，我需要充电！”

“……”

最后我拿到三个月的假，葛姐则脸很黑地想办法接下后面的工作，毕竟每天都要播出的《连环泡》，可不能停。

我需要“放松”，不是“放空”

这三个月不能虚度，我安排了一连串的世界之旅，先到日本，接着去帛琉潜水，回台北休息片刻，又出发到美国，然后去英国BBC参访一个星期，还安排了希腊的游轮之旅，行程丰富而写意。

但这难得的长假，最后却成了莫大的折磨。

真的开始休假之后，感觉异常失落。工作虽然辛苦，但每天一起床就动脑筋，想着今天要做什么，有很多计划等着实践。而度假有什么好计划的?!我试图照样帮自己安排满满的旅游行程，但心情不对，玩，很累。

而且旅行不可能全都按照计划进行，想要风好、水好，老天偏偏下了大雨，自然骂声连连，更闷！到最后，所谓“放松之旅”，只让自己更加疲乏。

这趟单身旅行，心情在希腊游轮之旅达到了最低点。

希腊，是多少人向往的度假天堂，太多人都梦想在希腊的蓝天白墙旁，无所事事地晒太阳。可我边晒太阳，却忽然悲从中来，到底招谁惹谁，让我来到这个整天没事可做的地方受苦受难?!本来一直向往的希腊，在我眼中却成了寂寞之岛，每天一个人在豪华游轮上，看着旁人俪影双双，而我一个人在甲板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寂寞让人吐真言，我忍不住用手中的小型录音机自问：“他妈的！神经病！王八蛋！我到底来这里干吗？谁也不认识我！”

那趟旅行也不算白过，因为在寂寞无聊当中更认识了自己，原来我就是个喜欢工作、必须随时随地做些什么的人。我需要的，其实只是片刻的“放松”，而不是“放空”。

● 心灵自由，在哪里都是休假

多年之后，又历经了更多高、低潮，见识过更多山山水水，才体会到所谓“快乐的休假”，是在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获得成果之后的休息，那是艰困任务结束之后的畅快放松。

而这莫名其妙的三个月，则是为了休假而休假，想要一刀切

豆腐似的，把自己跟工作彻底切割。这下休息成了逃难，见山不是山，看海不是海，处处是寂寞，最后变狗屎。我为了满足想象中“流浪”“任性”的浪漫情怀，最后反而狼狈不堪。

现在回头看过去，30岁的我身上长了很多眼睛，觉得世界围绕着“我”，大家都在看“我”，凡事以“我”为中心，开口闭口就是“我”“我”“我”。我一直很担心有朝一日没有新点子，这个“我”就挂了。这种危机意识让我相信自己一定要休满三个月的假，不然无法补充创作的泉源，更无法填满六年下来掏空的脑力。

实际上，休假到第十天，我就已经知道“够了”，我的黑洞需要的不是三个月休假，而是让心灵自由。心灵能够自由自在，就是最大的福气。

所谓“自由”，与身在何处无关，只要不受他人想法捆绑，就很自由。

影剧圈内的人比普通人享受更多掌声，但也有更多的束缚。一下子担心旁人觉得自己表现不好，一下子担心别人觉得自己太狂妄，这些困扰都会“作祟”。成败、工作、休息，都是一念之间，在旁人眼里都属于过目即忘的枝微末节，偏偏自己还以为大家都在盯着、看着，实际上是被自己的心魔监视。

不光艺人摆脱不了这种戒慎恐惧，普通人也被各种束缚牢牢捆住，于是许多人受失眠所苦。

现代人用脑太多，用心太少。很多人晚上睡不好，想换个床垫、换个枕头、换个枕边人、换份工作，甚至换个城市，其实，“良心”是最好的枕头。

睡不着，是把自己看得太大，满脑子想着周遭的人都应该关心自己，埋怨社会无情。许多人罹患忧郁症，也是因为自己变成“自己的名人”，觉得自己生了病，需要外界帮助，期盼旁人多

多注意自己、关心自己。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最关心的其实都是自己。

只有释放心灵，闭上紧盯着自己的眼睛，才能找回自由的心。

数年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在旅行中“没有目的”的美好。遇到不好的事情，需要的不是生气，而是随遇而安的心。有了开放的心情，即使踩到牛粪，不会忙着咒骂牛，而会发现牛粪当中的青草香。

50岁之后，更觉得自己随时都在旅行。冥想是心灵的旅行，看画展是在画家的世界里旅行，跟孩子玩是在笑声中旅行……只要心灵自由，随时随地就是放松，就是充电，就是旅行。

谁还需要三个月的休假？我有好多精彩的计划等着推动呢！

刚在电视圈争到些名利的时候，如同全身长满了眼睛，好像街上每个人都在看你，虚荣，不自在透了！

顺着天赋做事，逆着个性做人

顺着天赋做事，让自己回复自在的状态，
生活得很有能量。
至于个性，则不可任性妄为，
若任由个性掌控局面，
会让人习惯走在老路上，
没办法突破，开创新局……

★ ★ ★

人到了某个年龄，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好奇。我听了各种专家做的各种解析，发现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若想要成功，就要“顺着天赋做事，逆着个性做人”。

既谨慎又浪漫

所谓“天赋”，就是自己最擅长、表现最好的事情。像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视制作，也发现自己还真适合这个行业，可说是如鱼得水，很幸运就做到“顺着天赋做事”。

至于“逆着个性做人”，难度就有点高了。

据说我命中注定做事比较大立大破，年轻时任性而为、风花雪月，不容易累积成就。但年纪愈大，不论在事业或感情方面都会愈来愈稳定。

说来也真准，我从小就懂得自律，可以玩，但功课一定要做，绝对不能留级；可以疯狂，但一定要考上大学。如果在功课上拿不到奖状，那一定要在别的地方出风头，不管是美术、演讲、体育，都很投入，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名字响亮，总喜欢在边缘冒险，在与众不同处找寻荣誉。

这样的我具有谨慎与谋略，又带着些任性，看起来很浪漫，但没有大开大阖的爱情故事。不管嘴上多么风花雪月，行为却很保守，对交朋友、事业或爱情皆如此。

这种个性的缺点在于冒进，如果成功，就是大成功，功劳全在己身。但如果失败，就会是一败涂地，旁人想救也救不得。当然我也知道自己的状况，也想着该怎么改，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更上层楼。

尝试新领域

1995年，我打算借由尝试新的工作领域，来探测未来更多的发展。

那个阶段的我，正淡出电视制作、转进广播经营的领域。当时台北之音广告业务收入及收听率都直线上升，但我心中还是想要有所突破，交出点成绩单来。刚巧接到猎头公司来电，对方说有间跨国音乐公司想找我当总经理，经过洽谈，我决定参加面试，争取在MCA台湾地区分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机会。

这个工作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实验”——像我这样一个没喝过洋墨水的眷村子弟，到底能不能在跨国公司内部生存？

经过生平第一次面试，而且还全程以英文问答，我顺利拿下这个职务，并且跟总公司报备我将会两头兼顾，在跨国公司担任总经理的同时，也接下台北之音总经理的职务。

先说结果好了，实验结果是大失败，我不适合跨国公司，但整体收获丰富。

实验失败的收获

收获一是更认识自己，证明我头上不能有盖子，只适合做自己的主人。

在跨国公司当分公司总经理，代表的意义除了有数百万年薪，还包括顶头有许多上司。

分公司的预算要请示亚洲总部，而亚洲总部的预算，则操控在全球预算的某个百分比当中。当我早上开会构思一个计划，提出报告之后，上层会用各种角度考虑是否答应，也许明知对业绩有帮助的方案，但总公司暂时不想让亚洲部门发展太迅速，经过几天越洋联系之后，决定暂时搁置。

跨国集团当中，许多思考是“政治思考”，与公司内部的派系利益有关。但每天早上我的脑子都塞着“想做想做”的冲劲，不能做主就不能执行。对习惯执行的人来说，等待是莫大折磨。不能做主，怎么开疆辟土？

收获二是知道何时该喊停。

教育总鼓励学生，面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时，应该主动学习。但很少提醒大家，如果真有某种天分，那就不一定要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像蔡志忠有漫画天分，是天才漫画家，何必跟着大家一起考联考、读博士？

对我来说，知道自己懂得做节目，所以对于“媒体经营与管

理”这个媒体界中的管理学领域感到好奇，想要试试自己是否能从“制作人”的角色转变成“经理人”。不试，怎么知道合不合适？

以前的我很喜欢“打天下”，享受完成任务的过程。至于节目收视率好不好，根本不是考虑的重点，因为性格上不喜欢“治天下”。在这段实验期间，我从中体会了该怎么与人合作，慢慢修正自己的沟通技巧。

过去担任制作人，习惯要大家听我的，很霸气地要求手下服从。但经理人要管财务、管营销，不可能通通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必须听听旁人的专业意见。我要不停地开会、协商，不只跟台湾地区分公司开会，还要开亚洲电话会议、全球电话会议。

为了学习成长，我“按捺”住过去火暴的脾气，尝试不同的思维模式。

但，无法改变的是，我的基本体质仍是个创作者，不做事手会痒，一早起来若没目标，心会慌。但公司需要的不是创作者，而是乖乖听老板话的管理者。尽管薪水很高，我做得也可以，但就是不开心，打从心底觉得自己与这样的工作内容格格不入。

经过这次亲身实验，终于清楚什么适合我，什么不适合我。我不适合有了好想法，必须隐忍不发；我不适合凡事请示上级；我不适合光做人不做事；我不适合空着一双手无事可做。

在这段“逆着个性做人”的实验过程中，反而再三确认了“这不适合我”。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子，是重大的人生课题。知道这个位子不适合我之后，也要懂得优雅下台。于是，我在合约期满之后，挂冠求去。不经过这段历练，不会知道找到正确位置的喜悦。

后来福隆公司的葛姐知道我又空下来，希望我将重心移回电视圈，而且将原本的福隆公司转为两人共同持有股份的新公司。于是我又回到跑道上，投入最喜爱的电视工作。

知道不适合，是一大进步

很多人谈起恋爱就一头栽进去，明明很痛苦、明明窒碍难行，但死也不肯退出，也许是惋惜投入的青春岁月，也许是难舍付出过的情感，但不退出，也等于未来没有机会认识更好的对象。

无论感情、工作、交友，都会面临这种进退不得的困境。面对未知领域，当然要努力，但努力之后还是徒劳无功，这时候就该畅快地说出："这不适合我！"知道不适合，是人生的一大进步。

像男女朋友交往，一开始总难免注重外表，但久了之后，外表的刺激会愈降愈低，相处起来是否愉快、价值观是否一致、观念能否沟通，反而更为重要。

求职也是如此，一开始难免会追求名声响亮的公司，最好是名字一长串的公司，感觉比较有面子。但久了之后这些名字也像公司的茶水间，没有人会因为漂亮的办公室或装潢华丽的茶水间，而决定到某家公司上班。最后关键还是在公司的文化底蕴，以及公司目标与自己的目标是否一致，能否一同成长。

但也有人不予理会，坚定地选择"别人认为正确的选择"，于是有很多人放弃天赋，选择看起来有面子的位子，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每个人都有上天赠予的礼物，有人天生会画画，有人天生会做菜，有人天生对数字很敏感，有人天生擅长学武……这些都是每个人的特性，应该善加发挥，所以要"顺着天赋做事"。

逆着个性，人生更多可能性

至于个性，则不可任性妄为。若任由个性掌控局面，会让人习惯走在老路上，没办法突破，开创新局。

习惯慢半拍的人，最好勉强自己动作快一点；脾气火暴的人，最好在生气前勉强自己深呼吸三五次。人的个性需要一段时间来养成，也需要一段时间来修正，慢慢的，会让人生的路有更多可能性。

我觉得自己一直都能顺着天赋做事，所以不仅事情做得很顺手，我也乐在其中。但在“逆着个性做人”这方面，则始终还在努力，像这次外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其实也是我“逆着个性”的尝试，虽然试过之后确认自己不合适，但经过这次努力，心里也就没有遗憾。

离开了跨国企业的高官厚禄之后，我回到电视，感觉就像回到了家。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有能力，所以顺着我的天赋做事，感觉特别顺畅，也让自己回复自在的状态，生活得很有能量。

失败学

做过电视制作的人都知道，
失败的节目永远比成功的节目多，
一次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败吓坏了，
此后再也不敢尝试新点子……

★ ★ ★

这年头讲究成功，“成功学”成了显学，许多人都大方谈论自己成功的历程。当然，这些历程多半已经搽脂抹粉、精雕细琢，大半可以当成神话欣赏。

很少人愿意畅谈失败经验，其实不光成功需要智慧与机运，失败也需要智慧，能吞下失败，消化成新养分，才有重新出发的动力。

2006年底，公司推出新的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在企划阶段就已经锁定节目不只要选出优秀新人，更重要的是，要让“草莓族”之称的这一代懂得接受“失败”，进而学会如何在失败中学习、成长。所以节目的重点不只在发现冠军，更要告诉没得到冠军的人弱点在哪里，让他们了解“失败”不算什么，只要准备好，永远都有机会成功。

从高尔夫球学会面对输

懂得接受失败，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课，这是我打高尔夫球之后才有的体会。

高尔夫球是一种磨人个性的运动，每个选手的条件都一样——同样面临自然界不停变换的风向、风速、湿度，眼前的草地与果岭弧度一样，在相同位置有着一样的沙坑与杂草，球杆材质可能不同，但球都一样大小、一样重量。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每个参赛者都是选手，但竞争对象却不是一同打球的球友，而是自己。

打球、打球，其实高尔夫球讲究的不只是击球技术，还是一种韵律与心胸。大家努力追求技术上的突破，如何在开球时将球巧妙地黏在杆头上，让球顺着风向飞得远、落点好，不只要计算力学，还要估算风速、球场坡度等等，这些都跟技术有关。

但高球选手挑战的不只是技术，还要能够收敛心神，面对每一杆都保持内心平静，不会因为上一杆打得好而骄傲忘形，也不能因为上一杆“博忌”（失手）就心浮气躁。

刚开始学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吃尽了苦头。首先面对的难题是性急，学打练习场不过一个多月，我就急着进球场打球。因为技术不到家，一球打坏了，会立刻把球杆摔在地上，暴跳如雷，怪东怪西怪球童，骂声连连。到后来，球童们一听到我去打球，全都愁眉苦脸，生怕接到我这个“奥客”（难伺候的主）。

打了一阵子，渐渐球技有点起色，我才意识到自己面对失误的情绪反应有多可笑。

像篮球、足球、排球这种捉对厮杀的运动，都可以怪罪对手手段肮脏或实力太强，怪自己队员没默契，所以落败。唯独高尔

夫球是无法怪罪任何人的运动，方向是自己选的，力量是自己操控的，球是自己放的……什么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与其他球友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打不好，就只能怪自己，怪任何人都不合理。

有了这层体验，我渐渐领悟到，球要打得好，除了学会控制球的方向，也得学会控制情绪——这杆失误，想办法在下一杆补回来，这洞打不好，下一洞还可以重新来过。就算手气背到怎么补都补不回来，也要当个可敬的对手，认真比到同一组的球友打完，不能气得半路落跑，贻笑大方。

不敢尝试，比失败可怕

高尔夫球让我学着控制脾气，也让我必须面对“输”。

我的个性非常好强，看到竞争就兴奋，爱上战场当大将军，上场打仗一定要赢！但就连排名世界第一的老虎伍兹都会输球，球场上哪有永远的赢家?!我开始期望自己努力打场好球，万一不能赢，也要成为一个有风度的输家，拥有输得起的胸怀。

但我们的教育体制无暇顾及这方面的成长，升学主义导致教育资源都放在成绩好的一端，考得好就是人中龙凤，考不好，似乎人生已经无望。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任何竞赛都一样，有赢必有输，而且输家一定比赢家多。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有太多人教赢家该如何赢得胜利，却少有人教输家处理失败的情绪，让下一代愈来愈输不起。

输不起的后果很恐怖，恋爱失败了，拿起刀就想把情人砍成两半；考试失败了，拿条绳子就想上吊；事业失败了，带着一家大小烧炭自杀……社会已经为“成功至上”付出太多代价。

我希望透过一个简单的选秀节目，告诉年轻人“失败没那

么可怕”，甚至从失败当中可以学到从成功中学不到的智慧。也许这次唱走音了，也许太紧张忘了歌词，但起码在比赛过程中吸收了经验，有专业的评审协助自己认清弱点在哪里，只要修正弱点，下次比赛还是有获胜机会。

做过电视制作的人都知道，失败的节目永远比成功的节目多，一次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败吓坏了，此后再也不敢尝试新点子。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多尝试，趁早知道失败的滋味，虽然很难受，但只要还能鼓起勇气继续下去，就能记取教训，想出更好的计划。

失败是最好的试金石

人生当然不会一帆风顺，有时会遇到极严重的挫折，可不只是打坏一场球、做垮一个节目这么单纯，有些事情的后座力太强，会把人撞到失去生命力，不仅颜面无光，甚至前途也一片漆黑。

这就是人生的低潮。

幸好低潮还有点好处，在困境中反而可以看清每个人的真面孔。

人生在世，多半时间都戴着面具，不会轻易表露真心，因此很难辨认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挫折与失败是最好的试金石，只要遭到挫败，真正的好朋友会急着奔走，提供协助；坏人则袖手旁观，看别人失败比自己成功还要高兴；更坏者落井下石，露出狰狞面孔，等着收割属于他的好处。

当然我曾经遇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但再不好的状况一一过关之后，我还是我。

现在环顾四周，以前伤害、利用、背叛、推我落入黑洞的

人，居然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圈子，只有我这个老将还在战场上高兴地开疆辟土。说是工作，实际上也是游戏，这种心情不是沙场老将的沧桑无奈，相反的，我打得很高兴，玩得很快乐，挥动手上的大刀，依然舞得虎虎生风。

静候“解闷”那一刻

人生跟高尔夫球很像，没有永远的输家，也没有永远的赢家。所以面临失败、挫折，千万不要心慌，也不要病急乱投医，更不能躲起来避开风暴。不管你经历的是生病、痛苦或被误解，都不能快转，也不需要闪躲，顶多不正面迎击。

因为，总有一天能够“解闷”。“解”是动词，“闷”是状态，在长期苦闷结束的那一刹那，你会听到“啪”的一声，随后整个人身心舒畅开来，云开雾散、否极泰来，这就是最棒的一刻。

接下来随时都能重回球场继续打球，再大的失败纪录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只要有耐心，就能等到天气晴朗、草地翠绿、风速刚刚好大展身手的好时机。

“好！开球了！”

球架好、上杆慢、有节奏、转腰、下杆、挥杆击球，“啪”的一声，球又高又远地飞了出去……咦？

“他妈的！打偏了！”

各位可别急着责备我出口成“脏”，因为这句“他妈的”，说的时候可是面带微笑的。

结婚比恋爱有意思

恋爱会有结果，但婚姻没有，
永远都在过程当中。
组织了家庭、有了小孩，
都让婚姻过程更有趣……

★ ★ ★

1986年5月19日，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天。当天我困在办公室附近无处可去，于是上面摊吃牛肉面。

没想到，这碗面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面摊上坐着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她身旁的朋友我正好认识，就这样，我跟未来的太太林慧晶意外同坐一桌吃面。当年她才21岁。

社会经验比我丰富的小女友

小慧小时候住在北投，以前还真是个千金小姐，只是后来她父亲被高利贷追账，家道中落，优渥生活一去不返，连妈妈都受不了打击而离家，她跟弟弟成了钥匙儿童，一家人过得很辛苦。后来父亲不幸过世，她年纪轻轻就开始赚钱养家。

因为无路可退，小慧做事有超乎年龄的认真，很肯努力。为了赚钱，她当过业务员，普通上班族的世界是以礼相待的文场，而业务员则要面对爱刁难的客户，是商场上的“武场”。经过这番历练，她已经从社会大学毕业。

我习惯把女朋友当妹妹照顾、当学生教导。小慧外表清秀、身材纤细，本来我以为自己年纪比她大、又是名制作人，可以保护她，教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哪想到我太早成名，很快当上使唤人的大哥，真实的社会经验反而比不上身经百战的她，她倒教了我许多人心险恶、不得不防的自保之道。

跟小慧交往八年，我一直很忙，除了忙事业，也忙着继续交女朋友，没少对女生放电，我觉得人生责任就是孝顺父母，此外什么都不在乎。交往的八年当中也曾谈过结婚，只是谈了半天还是不敢走入礼堂，别的女生应该早受不了我这种德行，但她始终对我很好。

父亲突然过世

1990年到1992年，这三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我过得很模糊，模糊当中逐渐意识到人生正在改变。

工作上，我正在做台视《欢乐急转弯》，里面叫座的单元包括刘德凯、方芳芳合作的“小妇人周记”，邓志鸿模仿名人的“记者会”，还有一个“肥皂剧”单元讽刺当时主流电视剧。

三个单元都大受好评，但后果不一。“小妇人周记”切入男女相处的关键，未婚的我还发行了两本谈论夫妻关系的书，妙吧！

“记者会”经常受到编审的“关爱”，屡屡录好了却不能播出，让我气到抓狂。

“肥皂剧”则被琼瑶小姐控告，说我们侵犯她的著作权，因为单元内的对白都与她的电视剧雷同云云。

“讽刺”与“抄袭”之间的差距，相信现阶段的观众很能够理解，但在当时没有这样的节目，也没有“谐趣”的观念。为此双方上了几次法庭，最后和解收场。

太多事情夹杂发生，忙碌中浑然不知大事发生了。

某天晚上收工之后，我在台视地下室餐厅跟工作伙伴聊天，好友赵舜忽然打电话到餐厅找我，我接起话筒，纳闷着他怎么找人找到餐厅来了……

赵舜紧张地说我爸爸病危，妈妈、姐姐急着找了我一个晚上，手机却都打不通，他猜我一定在信号不好的地下室，所以打到台视餐厅试试。

我脑中轰的一声，顿时慌了手脚，爸爸不是好好的？怎么会忽然病危？赶紧找到家人，才知道爸爸早在两个月前住院，家人生怕影响我的工作情绪，原本打算病好了再跟我说，哪知病情急转直下。

我的震惊可想而知。

不久之后父亲过世，我一路没掉过一滴泪，因为整个过程太不真实，我的脑子跟身体都与现实脱节。

直到回嘉义，在老家桌上执笔写着祭父文，想着他从小带我到处吃吃喝喝，想着他像大树一样，照顾我们全家，想着他肚子抱起来圆滚滚的感受，想着他怎么带我骗过收票员看免费电影、球赛、拳击赛，想着他跟我就在这张桌上喝着高粱，无论我怎么乱说话，他都不会管束我的思想，让我痛快放肆地自由长大。

写着写着，我终于体会到自己真的失去父亲，结结实实地大哭了一场，声震四邻。

婚前的不定性

父亲过世对我影响很大，有段时间无法做喜剧。半年之后，我决定要成家，像是肩负起“大人”的责任。我想跟小慧共组一个快乐家庭，把爸爸妈妈带给我的幸福与喜悦，传给下一代。

小慧婚后才发现，这个老公看起来好像很有名又很有钱，但却名过于实，简直家无恒产。所以在她的“劝导”之下，我也开始为家庭做长远的规划，心情上与单身时期差别很大。

结婚对我是好的，是对的。

我婚前没个定性，很喜欢追女孩子。当然一开始，每个人都是纯情少年少女，高中时认识了在大学读书的大姐姐，把她当成想象中的女朋友，猛写情书。考上大学，此后眼界大开，跟死党们到处泡妞。

在爱情上，我是个坏蛋，总觉得追女孩子过程比结果重要，没钱的时候谎称自己是阳明山富商的小开，实际上只是帮小开看别墅。出国到日本NHK进修，说自己是“日裔美国人”，照追日本妹。我很喜欢谈恋爱，每次恋爱都像帮自己的人生编剧，编个动人的情境，让对方爱上自己。

但追到手之后，就不太在乎对方，女孩子都觉得跟我谈恋爱很好玩，但真在一起相处，反而不好玩。我空有浪漫的形象，实际行为一点都不浪漫，把女朋友当妹妹对待，不停指导她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不久之后，女朋友就会告诉我，她们交了新男友，我也不在乎，笑笑地说：“很好啊！”反正，我已经有了下一个追求的目标。

婚姻永远在过程当中

这样的我在结婚之后，发现结婚比恋爱有意思，因为恋爱会有结果，但婚姻没有，永远都在过程当中。组织了家庭、有了小孩，都让婚姻过程更有趣。

而且我自私的个性很适合婚姻，因为家庭、太太、小孩都是“我的”，婚姻让人拥有了“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的小孩”，无论跟多么令人怦然心动的女朋友交往，都无法满足我这样的自私。

我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却不想负责任。虽然对工作责无旁贷，连细节都要求完美，在生活上却有点瞎混，一周七天有三天跟朋友在pub玩，回家也没有回家的感觉。

但婚后一家大小都成了我的责任，所以我开始全然地负责，规律地生活。

当大女儿出生，肩上的责任忽然重了数十倍、数百倍。我开始认真当起好爸爸，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学，把“到学校说故事”排入行程，每天一定找时间运动，中午开始工作，晚上如果不需要录像，便准时回家陪一家大小吃晚饭。

打从开始工作，我就把“吃晚饭”当做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仪式，晚上一定要吃顿好的，还要用美味的甜点当做完美的句点。成家之后，晚饭更是弥足珍贵的团聚时光。大家一整天都在外面奔波，也许过得好，也许遇到很多状况，消磨了志气，灵魂出现缺口，但一顿充满笑声的晚餐，就能够将心灵补满。

小时候我最期待的一顿晚餐，就是除夕夜的年夜饭。平常爸爸忙，晚餐通常都没空回家吃，但除夕夜一定会全家一起享用。

每年，从除夕一大早，我心情就特别好，早上睡得香香的，

起床之后吃顿早饭，下午等着跟全家一起大扫除。全眷村每家都把窗子拆下来刷洗，桌椅搬到狭窄的巷子，全家一同扫地、刷地，用水管到处冲，边冲边玩，非常开心。

整理干净之后，把桌椅归位，床上放着新衣服，妈妈开始准备年夜饭，大家轮流洗澡，换好新衣服，一同吃年夜饭。

餐桌上的主角是爸妈从北京带来的烧炭铜锅，这可是涮羊肉专用的锅子。那个年头，爸妈竟然不嫌麻烦地带上这个铜锅来到台湾地区，由此可知此锅在我们家的地位。

大家围炉吃着毛肚火锅、酸菜白肉锅，开开心心、和乐融融，等着放鞭炮、领红包。每次想到这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都让我从心头温暖起来。

现在我最大的乐趣是，边吃饭边看小女儿表演新发明的耍宝招数，听大女儿诉说学校的见闻，听太太谈论公司发生的事情，听着听着，老忘了我俩已经结婚，忍不住像婚前交女朋友一样，想要教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慧总会立刻点醒我："你别说那么多，女人要的不是听你说道理，你听我讲讲就好了！"

是啊，能聚在同一个桌上吃晚饭，就是彼此相互支持最大的力量。不管是一年一度的年夜饭，或每天的晚餐，只要一家人能围坐吃饭，就是莫大的幸福。

跟自己偷情

许多新人都在面试时说：

“伟忠哥，我很有热忱！”

我说：

“光有热忱不够，你真的喜欢这一行吗？

“能够从头到尾都自娱娱人吗？

“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能保持身心健康吗？”

★ ★ ★

台北真不是个“偷情城市”，人太多、私密空间太少，太多进行中的工程及狗仔队。即使如此，我还是鼓励人应该多多偷情。

所谓“偷情”是要能够偷偷找到一块让自己安心的秘密花园，在里面做想做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表达情绪。尤其对艺人来说，安心“跟自己偷情”，是很重要的仪式。

“异于常人”是艺人必然的结果

虽然身在贩卖快乐经验的娱乐圈，实际上艺人多半不快乐。

红了，苦，因为工作满档，累了不能睡，饿了不能吃，想笑不能笑，失恋了也不能哭。

不红，很苦，因为梦想没达成，机会不知在何方。

但不上不下，更苦。永远都以为明天自己会红，但机会一直没出现，像饿鬼一样，只能天天看着橱窗里的蛋糕吞口水，永远尝不到。

一般人心情不好可以哭，高兴可以看电影，失恋可以上KTV，拿起麦克风狂吼，发泄情绪。但旁人的休闲娱乐对艺人来说都是工作，唱歌、看电影、哭、笑都是表演的一环，即使离开摄影棚，还是要随时注意隐藏在身边的镜头。天天活在“楚门世界”里，压力自然很大，“异于常人”是艺人必然的结果。

有些谐星只喜欢对着镜头讲笑话，不愿与观众面对面。因为他早习惯内心筑起高墙，在确定别人喜欢自己之前，绝对不会先喜欢别人，好保护自己。

放对位置，新人就发光

许多明星成名之后，开始感受到登上高峰的寂寞。他们东怕西怕，哪里也不敢去，久而久之切断了与他人的连接管道，关进孤独寂寞的世界，养出各种奇怪的规矩与烦人的习性，因

此以前的我很不喜欢跟大牌合作。

不喜欢大牌的主要因素，在于我的个性。其实我也带着些许艺人的特质——自傲，认为自己能力比旁人都强。跟葛姐合作的时候，她在照顾大牌之余，甚至还得花时间哄我、捧我。这样的个性，当然没办法像其他制作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伺候明星，不停说好话给明星听，赞美他们是天才。我宁可走比较辛苦的路，自己找新人从头训练。而且我自认能力很强，相信只要新人成为节目的固定演员，就算是无名小卒，也可以变成家喻户晓的艺人，何必迷信大牌！

等自己成立经纪部门，签下大小S和她们的好友阿雅、黑人之后，发现伺候艺人跟对待女人很像，两者都是极度敏感的动物。女人只要感觉自己受到注意与关爱就好，不需要给予太多意见；艺人也一样，要让他们感到舒服，不必多言。

而艺人也像自己的孩子，如果不能打从心底喜欢他们，光当成摇钱树来操作，一定会被气死。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会在乎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意想不到的细节上闹别扭。幸好我懂得将心比心，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乎什么，反而从原本的反明星情结，转为经营出如今的“伟忠帮”。

我签下的艺人都有可爱的一面，也可以说都具备我没有的特质。像阿雅可以很自在地当女丑，小S对任何事都有非常特别的反应，大S的漫画及写作有令人惊艳的味道，对戏的诠释也与众不同等等。因为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需求，让我想把他们放在好的位子上发光。

但当艺人真的不容易，在所有艺人当中，我觉得状态最好的应该是吴宗宪，他能够做到艺人的最高指导原则：“表里一致，自娱娱人。”

这个“娱”字有很多种解释，可以是娱乐，也可以是快

乐，当然更可以是自嘲愚弄。不管哪种解释，对吴宗宪来说都游刃有余。他不论在电视上或私底下都一样可爱，喜欢说笑找乐子，喜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状态，可以故意耍白痴、搞笑，也有胆量在镜头面前板起脸，痛骂自己不喜欢的媒体与讨厌的人，在虚荣的娱乐圈中是少见的真性情。

要能够像吴宗宪一样，在这一行做得开心而且心甘情愿，才能做得长久。

学会“偷情”，身心才健康

每天都有许多人怀抱明星梦，想进入娱乐圈发展。我很喜欢看新人，跟他们聊天，从他们的身世背景，找出每个人的特色，勾勒出未来可能的发展。

当然其中有些人适合这一行，值得大力栽培。不过，也有些人条件不上不下，靠着各种资源硬做，虽然可以获得短暂的成功，但也要有心理准备，万一有一天后继无力，掉了下来，可能会面对持续一辈子的落寞。

通常我都不忍心拒绝这类条件的新人，因为给人希望的感觉实在太美好了！不过，我仍会把握机会，劝他们好好考虑，甚至建议他们，如果真喜欢表演工作，转做幕后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一个好的幕后人员，不仅可以一辈子从事喜欢的工作，还能舒服度日。若当明星，成败只一瞬间，却要投入一辈子来品尝落幕散场的滋味，我不知道这样的代价划不划得来。

许多新人都在面试时说：“伟忠哥，我很有热忱！”我说：“光有热忱不够，你真的喜欢这一行吗？能够从头到尾都自娱娱人吗？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能保持身心健康吗？”

在娱乐圈愈久，愈发现身心健康很重要。因为不快乐，就

不能长久做这一行，硬要勉强做下去，不是身体出问题，就是心灵出问题。

国外娱乐圈会宽容艺人做出放浪行为，艺人赚大钱之后，可以买下一座从门口到玄关要走五分钟的古堡来保护隐私。但台湾地区没有这种条件，是个相对保守的世界，大众想看艺人唱歌跳舞、说笑演戏，但又要求他们跟普通人一样，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稍有行为不慎就大加挞罚，艺人常要接受比一般人更加严苛的考验。

所以我说艺人需要懂得“跟自己偷情”，找到秘密花园宣泄情绪，才能够保持心灵的自由。

快乐来自漂亮的句点

要彻底开心之前，得习惯彻底的辛苦。
非得把事情做成、做得很漂亮，
才能在漂亮的句点里找到快乐。
也唯有随着辛苦而来的快乐，
才能直达心底，像干旱后的大雨一样凉透心房……

★ ★ ★

年纪愈大，愈难快乐。

说来有点讽刺，我是个以制作令人快乐的节目为业的人，但制造出来的快乐，远超过我所能感受的快乐。

但外人不容易察觉到这一点，观众看了我的节目哈哈大笑，常以为我时时刻刻都在捧腹大笑。实际上，喜剧演员通常都很严肃，唯有严肃认真，才能直指核心，精准地令人发笑。

完成任务之路

在我的想法里，快乐不会单独存在。小时候的我，看着蓝天就觉得好快乐。但年纪愈大，快乐的门槛愈来愈高，非要付出一

些心血、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的喜悦。

我的快乐在于“完成”。像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条路，就是期末考结束，从学校蹦蹦跳跳走回家的路，这时候我的好朋友们都刻意不搭校车，一起边走边玩，彻底感受考试压力终结的快乐。

这条路很美，两端种着垂柳，左边是嘉义农专的牧场，种满了绿油油的牧草，右边是一整片黄澄澄的稻田，看得到嘉南平原的风光。

小孩们走路从来不专心，手中拿根树枝当棍子，沿路走，沿路把棍子当军刀这边砍砍、那边敲敲。大家还比赛边走路边踢石头，看谁踢最远。走着玩着，远处小火车冒着烟开过来，我们立定站好，看着小火车离开，有机会的话，还会追着火车，从车上拉下几根甘蔗啃。

在大考结束后，这段一个小时脚程的路，走起来特别开心。原本因为考试而难过的心情，在这一刻云开雾散，天仿佛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美，空气特别香，甚至连路面也特别有弹性，有种群马齐奔、破云而出、云山出岫的情绪。因为等在前方的是长长的假期，接下来只要负责玩就好了！

这条我记忆中非常清晰的路，是“完成任务之路”。

伴随辛苦的快乐才能直达心底

我一直很喜欢“完成任务”那一刻的快乐，也可称之为“快感”。将想法落实，一一解决沿途的障碍，终于做出成绩来，整个人感受到脑啡分泌的快乐，这时的快乐是种全然的快乐，连灵魂都感受到了。

总之，要彻底开心之前，得习惯彻底的辛苦。非得把事情做成、做得很漂亮，才能在漂亮的句点里找到快乐。也唯有随着辛

苦而来的快乐，才能直达心底，像干旱后的大雨一样凉透心房。

工作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有些特质很明显，也可以说很傻气。假使桌上有两笔钱，一笔是做股票、签乐透或在路上捡到的两千万，另一笔则是辛苦做了好节目、赚到的两百万，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好节目跟两百万。这选择似乎很笨，却是最深刻的体会，我心里非常清楚，钱买不到快乐。

我是个爱做节目的人，不是职业的股票炒手，对金钱游戏没有太深的感情。如果平白拿到两千万，可能顺手就不痛不痒地花掉了，因为这笔钱对我没意义。太容易得来的钱，很容易让人落入追求金钱的陷阱，本来以为两千万就够多了，有了两千万就想要滚成两亿，数字愈来愈大，心愈来愈贪婪。欲望变大了，快乐却没有随之变大。

更不用说，观众不会因为一个人炒股票赚了两千万，而称赞他赚得好，甚至鼓励他继续赚更多钱，因为这些钱的意义只是数字，跟旁人无关。但做节目不一样，辛辛苦苦做出好节目，得到观众肯定、众人赞赏，这种无形的收获让灵魂快乐，鼓励着我继续做下一个好节目。

所以，我很确定自己要的不只是数钞票的快乐，而是完成任务的快乐。就算做节目赚不到太多钱，起码可以让一家大小过舒适的日子，又可以做自己热衷的事情，一一克服大大小小的挑战，享受完成任务后那宁静的片刻，比什么都踏实。

中学生的快餐快乐

现在我看到年轻人的快乐，总觉得那种“快乐”似乎经不起考验。他们随便就可以开心，快乐的幅度小小的、微弱的，都只是不完美的快乐、不够快乐的快乐。

不是极饿的时候吃饭，不是极渴的时候喝水，不是非常快乐的时候说“我很快乐”，所有感官体会都是快餐来、快餐去，吃得浅薄、喝得浅薄，甚至连快乐都来得快速而浅薄。太随意的生活态度，让快乐变得不那么快乐了。

在我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明确，因为成长过程中，有些鸿沟必须奋力跨过。跨得过去，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跨不过去，就只能够停在某个地方。

简单的差异像是“家里有没有电视”、“有没有去过台北”、“是不是处男”，对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每个差异都是巨大的不同，毕竟我到了高中才知道女性性器官在哪里。但这一代的孩子很早就知道了“生命的奥妙”，不再为这些差异感到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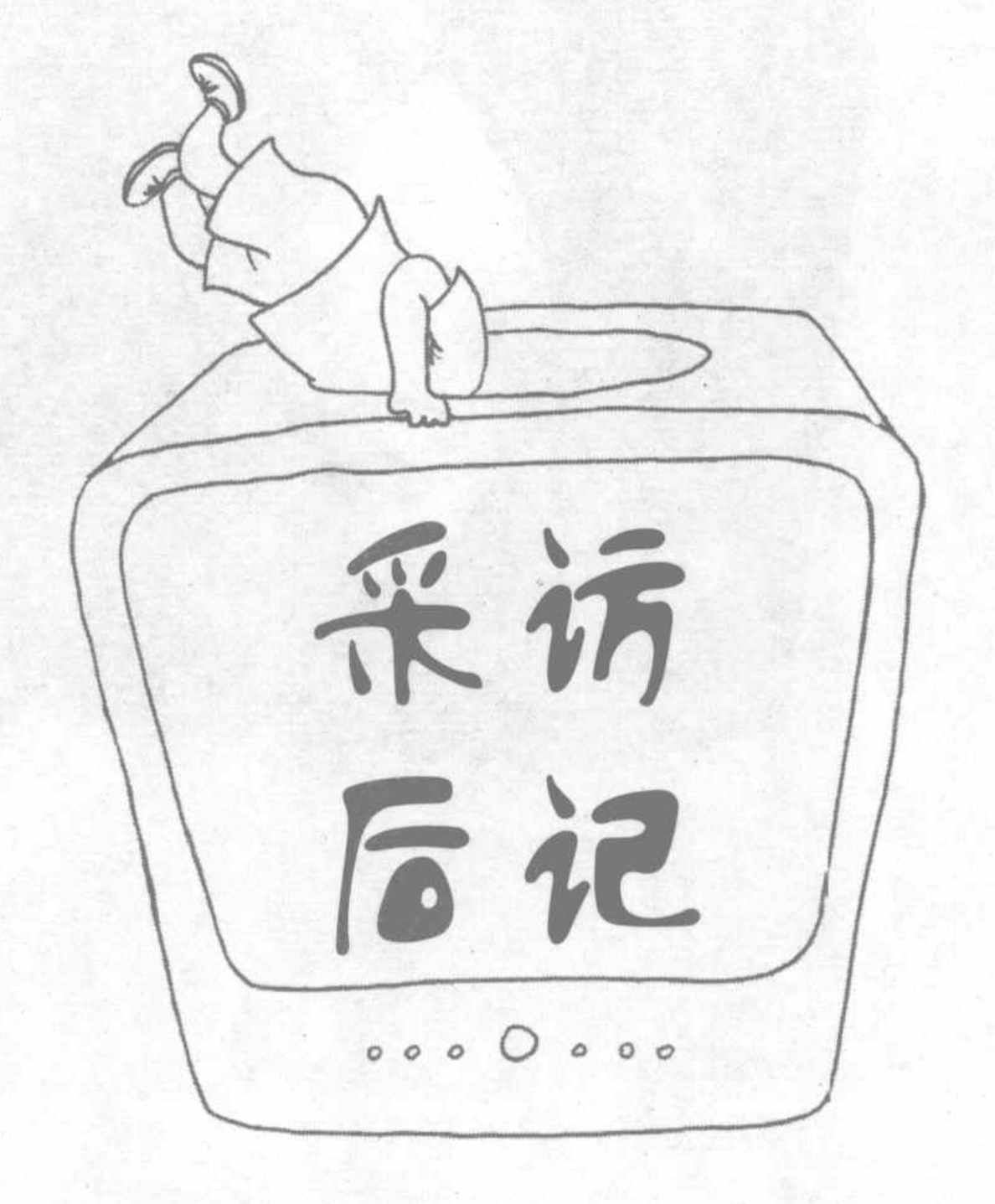
而更大的鸿沟，像是联考、出国、台湾地区南北差距，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道鸿沟都要咬紧牙根，用力跳过。

万一联考失利，想成功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当大家出国而我不能出国，工作时要更认真才争取得到机会。当台湾地区南部小孩北上发展，要更积极地克服地理上、文化上的陌生，才能跟北部的孩子在同一个天平上较量实力。

不过，现在这些鸿沟都浅浅的。以联考来说，如今很难考不上，因为许多学校都改成大学了。小学生的毕业旅行可以安排海外旅行，要不要出国读书不再是个难题，南部或北部的小孩基本上完全一样。所有鸿沟都缩成浅浅的小水沟，看起来社会公平，但却少了很多障碍，也少了很多跨越障碍的乐趣。

难怪这一代的快乐就像自动贩卖机，心情不好，到KTV吼一吼，或到百货公司买个名牌包，就能感到快乐。

看来对快乐的不同定义，成了我这时代的“小学生”与“中学生”之间最大的鸿沟。


采访
后记

「爸爸·我回來了」劇本角

原来他不只是个好玩的人

——王蓉

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喜欢看他制作的节目消灭无聊，顺便找找明天上班上课的聊天话题。

比寻常人幸运的是我挺早就借由采访认识他，跟着大家一同喊他“伟忠哥”，久了之后，还真觉得与我同宗的他像个哥哥，很亲切又有趣，每次记者会或是餐叙场合只要有他，总能让大家笑到嘴酸肚痛，绝无冷场。

在这些嘻嘻哈哈之外，我还曾随着他们夫妻俩造访他口中津津乐道的嘉义眷村，穿梭在巷弄间，停在一小屋前，原来就是他家。这屋有道小小的门，他的身材几乎比门还要高，真没想到就在这小屋里，养出了让全世界华人哈哈大笑的王伟忠。可惜眷村已经拆除，不然现在小屋门口应该会贴个牌子写着：“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在这里出生。”

21世纪开端，我退出新闻界后，鲜少机会与他碰面，还是习惯看《康熙来了》《国光帮帮忙》等去忧解闷。2006年8月，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个写作计划，热爱听故事的我简直乐坏了，立刻排出时间表，每周一次听他说着过去50年来的精彩。

每周四见面的两个小时当中，伟忠哥会挖出些心、剖出些肺来让我窥窥瞧瞧，这才发现过去我对他的认识还真“媒体”，浅浅地仅及于表面，原来他不只是个很好玩的人。

从他口中，我认识了相爱至深的王伯伯与王妈妈，看到了7岁上台北的他、18岁在阳明山上许下壮志豪情的他、刚开始表现却惨遭冷冻的他、怕老虎的他、爱妻爱子的他，还有爱骂脏话的他。

我像个旁观者，看着他如何从许下“让家家户户都认识我”心愿的大一新生，变成现在年产数千小时电视节目的知名人士，很难想象一切都是由一个小茶杯盖、一艘破船、一个猪肉摊开始，织成了这个巨大无比的王伟忠的世界。

我也透过他的眼睛，重新认识幕前的知名艺人及幕后的工作者，他形容人的个性极精准，像某位不宜指名道姓的人士在他眼中是位“请了满屋子客人，但每个客人都不知道自己眼前杯子里的水，到底是冷还是热”，真是淋漓尽致。

而我们访谈内容是书中收录篇章的数倍之多，许多往事已成云烟不想重提，更多事件是他考虑诸多因素，忍痛割舍，从中也让我认识到他火暴之下的细腻，难怪能够在这个机关算尽的行业中屹立三十余年。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访谈发生在某个令他元气大伤的新闻事件之后，以为他会气急败坏、怒急攻心，但他没有，只是抱尊石雕小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摸摸小佛脑袋，抹着小佛的嘴角说：“奇怪，怎么不会笑了？”甚至还有闲情模仿前几天在高球场上遇到的某人，把那小眉小眼等着看人出丑的怪样演得活灵活现。过去像个地雷一样、一踩就爆的伟忠哥，果然不太一样了。

在这长达九个月的写作过程中，我也亲眼见着他认真的一面，每天早上送小孩上学，晚上回家吃饭，工作有空档就运动，简直像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虽然已经身为制作界天王（他一定会要求我去掉“天王”二字、改成“制作人”），每天还是跟节目的制作班底开会，逐字推敲着当天的主题，不会因为节目已经

运作顺畅而放松要求。问他怎么还这么辛苦，他说：“没事可做才苦！”

虽然节目的光环都笼罩在他身上，但他不愿意如此，初稿中许多篇章我都写着：“于是我决定……”、“我不喜欢重复旁人做过的事情”等等“我”做的事情，他都希望改成“我们”，他觉得节目是团队成果，任何事情都是集体合作，虽然实际上由“我”主导，但要“我们”才能让节目完成。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生活哲学，也在拼拼凑凑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他口中的“快乐”，因为当书稿完成，代表这九个月的摸摸索索终于有了成果，我也能开开心心地拎着包去旅行，体会那努力之后，“云山出岫”“蜻蜓飞舞”“期末考结束”般的快乐了。